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四九冊目次

荀子二十卷（唐）楊倞註　宋刻本　〇〇一
孔叢子七卷　題（漢）孔鮒撰　（宋）宋咸註　釋文一卷　宋刻本　二二六
中說十卷　題（隋）王通撰　（宋）阮逸註　宋王氏取瑟堂刻本　二七四
帝學八卷（宋）范祖禹撰　清乾隆永瑢鈔本　三二三
安溪先生註解正蒙二卷（清）李光地撰　清初刻本　四六五

荀子二十卷

（唐）楊倞註

宋刻本

荀子二十卷、內府藏本

周荀況撰、況趙人。嘗仕楚、爲蘭陵令、亦曰荀卿。漢人或稱曰孫卿、則以宣帝諱詢、避嫌名也。漢志儒家載荀卿三十三篇。王應麟考證謂當作三十二篇。劉向校書序錄稱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複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爲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分易舊第、編爲二十卷、復爲之註、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劉向序錄、卿以齊宣王時來游稷下。後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廢。然史記六國年表載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記稱卿年五十始游齊、則春申君死之年、卿年當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爲年十五之譌、意其或然。宋濂荀子書後又以爲襄王時游稷下、亦未詳所本。總之戰國時人爾、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確考矣。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爲口實者、莫過於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爲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爲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爲惡、以善爲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其辨白偽字甚明。楊倞註亦曰、偽爲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偽。故偽字人旁加爲、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於訓詁、誤以爲眞偽之偽、遂譁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於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爲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楊倞所註、亦頗詳洽。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楊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歐陽修手、不知何以互異。意者倞或改名、如溫庭筠之一名岐歟。

荀子序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昔掎（音几）挈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倞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氏章句漢代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脱傳寫謬誤雖好事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脱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千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之方言加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

先賢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煩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第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第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第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第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第十一卷
强國篇第十六
天論篇第十七
第十一卷
正論篇第十八
第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第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第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矣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智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敎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荆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恒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直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以喻勸學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道故神莫大焉脩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檝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過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皆以喻脩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人同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蔑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本草藥名有射干一名烏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即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蓬生

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
然也蘭槐香草其根是爲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茝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茝別
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爲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故君子
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
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
其德肉腐生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
乃作强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强則以爲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

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若一火就燥而焚之矣平地若一
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
類也疇與儔同類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
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射侯的正鵠也樹成蔭而衆鳥
息焉醯酸而蜹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
行有招辱也君子愼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愼所立所立卽謂學也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

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
故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蹞蹞與跬同不積小流
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
駕言駑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
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
於不舍舍與捨同鍥刻也苦結反春秋傳曰陽虎借邑人之車鍥其軸蚯螾無爪牙之利
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螾與蚓同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

者用心躁也跪足也韓子以刖足爲刖跪螯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螯也是故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行衢道者不至
事兩君者不容爾雅云四達謂之衢孫炎云衢交道四出也或曰衢道兩道也不至不能有所至下
篇有揚朱哭衢涂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遺言歟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
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爾雅云螣螣蛇郭璞云龍類能興雲霧而
遊其中也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鼫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能雖多
而不能如螣蛇專一故窮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詩曰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 [illegible] 故曰心如結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 [illegible]）伯牙鼓琴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 [illegible]）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可見）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崖岸也 [illegible]）學惡乎始惡乎終（惡音烏）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數術也 [illegible]）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義謂學之意言在乎修身也）眞積力久則入（眞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學至乎沒而後止也（生則不可 [illegible]）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書所以紀政事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 [illegible]）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禮所以爲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言云齊謂法爲類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illegible]）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illegible]）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 [illegible]）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illegible]）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illegible]）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illegible]）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illegible]）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illegible]）故不問而告謂之傲（[illegible]）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也謂以言强讚助之 [illegible]）

囋古字口與言多通 傲囋非也君子如響矣（如響應聲）學莫便乎近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切近於人 [illegible]）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 [illegible] 而徧周於世事矣 [illegible]）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

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人經 [illegible] 好近賢人若 [illegible]）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爾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illegible]）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illegible]）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illegible]）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illegible]）猶

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illegible]）

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苦同 [illegible]）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illegible]）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illegible]）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illegible]）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illegible]）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illegible]）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illegible]）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

子219 009

善學[illegible]一入焉涂巷之人也[illegible]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illegible]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學必使全盡]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illegible]思索以通之[illegible]為其人以處之[illegible]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是謂此也[illegible]或曰是謂正道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illegible]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是其味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illegible]則物不能傾移矣]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既能定故能應物也]能定能應

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第二

見善脩然必有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其過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菑讀為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illegible]好善無猒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至忠反以為賊]詩曰噏噏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

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稱乎上。[illegible]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潝許急反，訿音紫。）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爲[illegible]辨善[illegible]禮[illegible]）

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illegible]）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illegible]）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illegible]）

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illegible]）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

荀子　第一

（先謂首唱也，和謂[illegible]）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illegible]）

是是非非謂之智，（[illegible]）非是是非謂之愚。（[illegible]）

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illegible]）少見曰陋，難進曰偍，（偍[illegible]）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illegible]）

荀子　第一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爾雅云[illegible]）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

抗之以高志（卑[illegible]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遂高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illegible]貪利見苟得故皆抗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不能運動也）庸眾駑散則刦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駑謂材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一曰以師友去其[illegible]）怠慢僄弃則炤之以禍災（僄輕也謂自輕[illegible]謂以禍災照燭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illegible]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illegible]好[illegible]）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illegible]）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亂君大國暴亂之君[illegible]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illegible]賈音古）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循理而行也困窮也[illegible]）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illegible]）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埶詐術順墨而精雜汙（[illegible]）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illegible]）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illegible]）辟違而不愨（[illegible]愨誠信[illegible]）程役而不錄（[illegible]）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illegible]行而俯項非擊戾也[illegible]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illegible]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此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illegible]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illegible]各有種類[illegible]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目鼻

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illegible]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illegible]偏倚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曰黃繚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illegible]學謂為學者傳此[illegible]遲待也直吏反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illegible]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illegible]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illegible]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者[illegible]士事也謂能[illegible]事也篤志而體君

子也（[illegible]大體者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illegible]）人無法則倀倀然（倀倀無所適貌[illegible]）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illegible]）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illegible]）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illegible]）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illegible]）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illegible]）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皇矣之篇[illegible]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illegible]）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既好學又有遜敏[illegible]可以爲君子矣[illegible]）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illegible]）加愓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illegible]）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壽敬之也）不窮窮而通者積焉（[illegible]）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illegible]）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illegible]）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賜也周禮八柄二曰予以馭其幸）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illegible]）富貴而體恭殺埶也（[illegible]）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揀同[illegible]擇其[illegible]）勞勧而容貌不枯好交也（[illegible]）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illegible]得中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illegible]）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察聰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當謂合禮義也當丁浪反）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河[illegible]）山淵平天地比（[illegible]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齊秦襲（[illegible]）入乎耳出乎口（未詳[illegible]山出口也言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聽而能言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雲霧是以有口）鉤有須（未詳[illegible]或曰鉤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是同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爲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卵有毛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illegible]其端曲說故曰難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爲政子產執而戮之按左氏傳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不云子產戮之未知孰是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禹舜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世說吟當作含盜跖貪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得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詩小雅魚麗之篇言物其有矣唯得其時以喻當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易懼而難脅不可脅也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周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辯足以明事不至於騁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與小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道與導同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也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分異也

君子寬而不僈僈與慢同怠惰也廉而不劌廉稜也說文云劌利傷也但有稜隅不至於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但明察而不激切也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強而不兇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文備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温温寬柔貌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疵病也或曰讀爲訾言己之光美擬於禹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爲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爲伸下同古字通用以義變

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裳者華之篇以能屈信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天而道謂合於天而法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愚則端慤而法愚謂無機知者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見閉則敬而齊閉謂塞道不行也敬而齊齊讀曰齋整而不放也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皆當其理通則文而明有文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約而詳明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流淫而傾以邪淫傾覆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止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賊而無畏忌之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徼幸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險詖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翾小飛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翾許緣反或曰與嬛同說文云嬛急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也窮則弃而儑弃自弃也儑當為濕方言云濕憂也字書無儑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謂據亂而治之也荀子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而修之為善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汙也治之名號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修整也辯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出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知音智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絜其身者懼外物之汙也猶賢者以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潐明察之貌謂窮其明以事易明理盡性掝當為惑掝掝惛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惛惛者乎惛于頒反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致誠則無它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致其誠在仁義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尊之如神能化育之矣化謂遷善也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不能欺故能變改其惡也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能變化則能同於天則致於善謂之化去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化終於變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此據天道不言陰陽運行則物化春生又落則爲變也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時所以有常如此者由極其誠所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也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之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獨至誠不二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不形見於外也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出令民猶如未從者雖彊使之從亦必疑之也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

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爲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也操而得之則輕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輕謂易舉也詩曰德輶如毛輕則獨行舉至誠而不難則慎獨之事自行矣獨行而不舍則濟矣至誠在乎不已濟而材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後王當今之王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端拱言君子審後王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醨難以爲治故荀卿明之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上分如字

（丁計反 分之使當理 [illegible]）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約少也 [illegible]其分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illegible]之器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illegible]）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illegible]）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illegible]）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illegible]）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illegible]）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illegible]）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自然而竭盡其情也）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 [illegible]常信行[illegible]）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 [illegible] 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愨士矣（[illegible]）言

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illegible]所在皆[illegible]意求之）若是則可謂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偽生塞（[illegible]塞也）誠信生神（[illegible]）夸誕生惑（[illegible]）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所以[illegible]）

欲惡取舍之權（[illegible]）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illegible]）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illegible]）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賢人[illegible]以異於衆人矣）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傲之也）夫貧賤者則求柔

之見貧賤者皆柔且乳之也 是非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險莫大焉 姦人欲富貴賤之名於昏闇之世 晻與暗同 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字子魚貴直也

榮辱篇第四

憍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媟同[illegible] 恭儉者偋五兵也 [illegible]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illegible] 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也凡在言也 [illegible]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 殆近也凡行前[illegible] 快快而亡者怒也 由於含怒也 察察而殘者忮也 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 博之而窮者訾也 [illegible]

而見窮愛者由於好毀訾也 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illegible]濁者在口說之過 豢之而俞瘠者交也 所交接非其道只以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illegible]不枯好交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 不說不為人所[illegible] 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 [illegible] 廉而不見貴者劌也 劌傷也刻己太[illegible]故不見貴也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 [illegible]故雖勇而不見憚 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 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 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 [illegible] 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為下忘其身誤為憂又憂轉[illegible] 內忘其親

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凡鬬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 [illegible]

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鬬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之 屬託也 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 [illegible]

人之有鬬何哉我甚醜之 人何但好鬬爲寃耳 其禍如此何爲鬬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 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 賈音古

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 君子勇於義[illegible]人有此數勇也 小人勇於暴士君

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者也 [illegible]

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 爲事及利也爲于偽反 振動也戾乖背

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 [illegible]

鯈鉢者浮陽之魚也 [illegible]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illegible]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

益矣（人所以損益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窮（[illegible]責於人不自修也則窮迫無所[illegible]）怨天者無志（有志之人
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失之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迂[illegible]也[illegible]責人也）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
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
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於人）
是榮辱之大分也（其中雖未必皆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常
安利蕩悍者常危害（材慤謂材性願慤也蕩[illegible]已解於[illegible]篇）安利者

荀子卷二

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歡樂平易[illegible]所謂[illegible]皆是也）樂易
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
常體也（[illegible]）
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illegible]）
（[illegible]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
子之所以取天下也（[illegible]如此是乃天子[illegible]之道也）政令
法舉措時聽斷公（[illegible]不[illegible]時也）上則能順天
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

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
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循
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也量斗斛刑辟刑法之書
[illegible]以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illegible]圖[illegible]地之形籍[illegible]書其戶口之數也）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
敢損益也（若[illegible]所知）父子相傳以持王公（[illegible]傳[illegible]則所以[illegible]持王公）
（言王公賴之以爲治者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
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弟原慤軥錄
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

荀子卷二

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
戮也（[illegible]）飾邪說文
姦言爲倚事（[illegible]）陶誕突盜（[illegible]）
（[illegible]）惕悍憍暴（[illegible]）以偷生反側於
亂世之閒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
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
是其所以危也（[illegible]）材性知
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

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慮之難知謂人雖不知其所行之難安一曰易須援也持之難一謂難扶持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illegible]）身死而名彌白（彌益也白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賢猶過也賢人謂賢過人）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illegible]）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猶措置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之雅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鸒斯雅烏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所習風俗節即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僈當爲慢慢亦汙也水冒物謂之突莊子云孔子人無擇曰盜以其辱行汙漫我僈莫半反莊子文曰心突兒爲熱崔云淫行也李云突欺也一曰突欺之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也（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荀以自比也）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理疾養當爲痒）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禹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

勢注錯習俗之所積爾 在所積習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 陋人不爲彼堯禹而爲小人者由於性之固陋也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一曰堯禹起於變患成於脩飾由於行其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是其所以[illegible]安榮爲于安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唯利之見爾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 此小人之心不可開內善也 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 口腹無所以隅一[illegible]噣謂礼入也積積習也 亦呥呥而嚼鄉鄉而飽已矣 呥呥噍貌鄉鄉飽貌[illegible]反唯圖也呥芋笑反鄉鄉飲食飽許亮反 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

腹也 人不學如口腹之欲也 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唯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而至者則瞲然視之曰此何怪也 [illegible] 彼臭之而無嗛於鼻 [illegible] 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 [illegible] 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爲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糠爾哉 [illegible] 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 [illegible] 人之大殃大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告之示之靡之儇之鈆之重之 [illegible] 則夫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 [illegible]

音俄且僩曰鄙陋之人俄且於善善僩也詩云瑟兮僩兮鄭云僩寬大也……反

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上曷損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積之富也皆人之所貪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不知不足當為不知足剩不字

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雞狗豬彘又畜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囷窌[illegible]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illegible]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於是又節用御欲[illegible]收斂畜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illegible]

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illegible]食太侈不顧其後俄則屈安窮矣屈竭也安語助[illegible]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illegible]況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illegible]彼固天下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也其汸長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illegible]非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illegible]故曰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illegible]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再也[illegible]有之而可久也[illegible]廣之而可通也[illegible]慮之而可安也[illegible]反鈆察之而俞可好也[illegible]以治情則利[illegible]

十〔[illegible]〕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illegible]〕樂意者其是邪〔[illegible]〕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illegible]〕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載行也任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illegible]謂賓其祿使富其[illegible]稱尺證反〕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illegible]〕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其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illegible]不同[illegible]〕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illegible]〕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監門主門也[illegible]擊柝擊木所以[illegible]不以爲寡也〕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illegible]〕

不以[illegible]一[illegible]謂[illegible]斬之使齊[illegible]之切者[illegible]不[illegible]而一[illegible]同歸也夫[illegible][illegible]也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此之謂也〔[illegible]頌長發之篇共執也駿大也蒙讀爲厖厚也今詩作[illegible]言[illegible]執大玉小玉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龍也〕

荀子卷第二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非相篇第五

[illegible]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illegible]古者有姑布子卿[illegible]今之世梁有唐舉[illegible]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illegible]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illegible]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illegible]

[illegible]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illegible]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illegible]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illegible]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葉公楚大夫沈尹戌之子食邑[illegible]]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illegible]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爾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士不揣長不揳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爾[揳與絜同約也][illegible]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illegible]

（[illegible]）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倛方相也[illegible]）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椔與菑同）皋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皮之瓜青綠色）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閎夭文王臣[illegible]）傅說之狀身如植鰭（植立也如魚之立也）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麋與眉同）禹跳湯偏（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illegible]）堯舜參牟子（牟與眸同參牟子謂有二瞳之相參也史記曰舜目重瞳[illegible]）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illegible]）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illegible]）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也[illegible]）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爾（亦非以容貌害身言美惡皆非所患但以聞見不廣論議不高故致禍耳）今世俗

之亂君鄉曲之儇子（[illegible]）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說文云姚美好貌冶妖奇衣珍異之衣婦飾謂如婦人之飾[illegible]擬於女子言柔弱便辟也）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illegible]）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illegible]）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犯刑法爲有司所束[illegible]）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illegible]）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而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illegible]）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也）人有三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

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謾讀爲向若如也　謾欺也謾莫干反）智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曲直猶能否也言智慮淺行至淺薄其能否與人又相懸遠不有相激明者之言不知也不及也知音智行下孟反縣音玄）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今詩作見睍曰消　瀌瀌雪盛之貌聿辭也睍日氣也言雖[illegible]雨雪瀌瀌然見日氣而自消釋喻爲惡則自消[illegible]王皆莫肯下隤小人用此居處無怍其驕慢之過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何已也（已與以同問何以謂之人而貴於禽獸也）曰以其有辨也（辨別也）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不待學而知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狌狌獸似人而能言出交阯形笑者笑言笑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胾臠也禽獸無辨故臠而食之側吏反）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獸有父子而無父子之親有牝牡而無男女之別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有上下親疏之分也）分莫大於禮（分生於禮也）禮莫大於聖王（聖王制禮者也）聖王有百吾孰法焉（問聖王甚多[illegible]可爲法也）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文禮文節制度也言禮文久則息制度久則絕也）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褫解也有司世世相承守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此皆以爲久遠雖詳不如近時興盛褫直吏反）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粲然明白之貌[illegible]近世明王之法[illegible]）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謂已[illegible]）

子219 029

之若也審其詳觀其道也 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眾人惑焉彼眾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 無說謂不能辨說度大各反下同 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 傳傳聞也 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 以己意度古人故人不能欺 [illegible] 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 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 [illegible] 以類度類 [illegible] 以說度功 [illegible] 以道觀盡 [illegible] 古今一度也 [illegible] 類不悖雖久同理 [illegible] 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 以此度之道明之故向於邪曲不正之道而不迷雜物 [illegible] 五帝之外無傳人 [illegible] 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 中謂 [illegible] 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 略謂舉其大綱詳謂周備也 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 唯聖賢乃能以略知詳以小知大也 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 公孫龍惠施鄧析之屬也 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 黨親比也 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 [illegible] 故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 [illegible]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 [illegible] 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 [illegible] 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 [illegible] 故君子之於言無厭 無厭倦也 鄙夫反是好其實不卹其文 但好其質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 是

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埤汙[illegible]謂鄙陋也埤與庳同[illegible]水庳謂之汙亦地之下者也庳音婢汙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腐儒如朽腐之物無所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說末世至卑至亂之君所以爲難也說音稅）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擧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擧近世之事則患傭鄙也）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嬴絀（嬴[illegible]也嬴絀猶言伸屈也）府然若渠匽檃栝之於己也（府與俯同就物之貌或讀爲附渠匽所以制水檃栝所以制木君子制人亦猶此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illegible]皆得其意之[illegible]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枻（枻牽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墨接人則牽引而致之言正己而引致人也或曰枻當爲楫楫所以輯舟船也度大各反枻以世反韓侍郎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枻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成事在衆）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罷謂不任事者音疲）知而能容愚

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粹專一也兼術兼容之法）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諭之譬稱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言談說之法如此人乃信之芬薌言至芬潔也神之謂自神異其說不敢[illegible]也[illegible]音稱稱尺證反薌與香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不說猶貴見其說之）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下使人賤之也）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所好也）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君子辯言仁也（[illegible]）言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吶也（吶與訥同[illegible]）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導於下政令

是也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illegible]）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illegible]）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illegible]）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illegible]）見端不如見本分（分上下貴賤之[illegible]）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illegible]）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illegible]）居錯遷徙應變不窮（[illegible]）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illegible]）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illegible]）聽其言則辭辨而無統（[illegible]）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於噡唯則節（[illegible]）

（[illegible]）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illegible]）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illegible]）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illegible]）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illegible]）矞宇嵬瑣（[illegible]）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illegible]）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illegible]）不足以合文通治（[illegible]）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illegible]）是它囂魏牟也（[illegible]）

[illegible]成[illegible]旨[illegible]經[illegible]篇[illegible]曰[illegible]莊子[illegible]今莊子本公子牟[illegible]忍情性綦谿利跂 忍謂違矯其[illegible]苟以分異人為高[illegible]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 既求分異則不足合大衆[illegible]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務也 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illegible]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illegible]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illegible]而[illegible]儉約[illegible]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illegible]其中不容[illegible]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 宋鈃[illegible]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 尚上也言所著書雖以[illegible]立為下而好作為[illegible]自相矛盾也 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illegible]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

所歸宿[illegible]不可以經國定分[illegible]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 田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學本黃老大歸名法慎到已解上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 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 甚察而不惠[illegible]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illegible]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案[illegible]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約結也[illegible]戾而不知[illegible]自[illegible]說[illegible]言[illegible]世而孟軻子思[illegible]所[illegible]當世之[illegible]西之所不[illegible]解[illegible]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 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 子思唱之孟軻和之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字子思孟軻鄒人字子輿皆著書七篇

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爲拘拘愚之也猶拘[illegible]不定也瞀闇也[illegible]五行志作區瞀與此義同嚾嚾喧噪之貌謂爭辯也嚾音喚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以至順總[illegible]也統謂綱紀類謂比類大謂之統分別謂之類之[illegible]窔音[illegible]也大讀曰太奧窔之閒簟席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illegible]則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illegible]者之位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illegible]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illegible]言諸侯[illegible]之名比況於人莫與爲偶故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況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illegible]未知其[illegible]或亦容也或曰況猶益也國語[illegible]曰衆況厚之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

財與裁同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化從化則是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由知言也[illegible]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illegible]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illegible]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illegible]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illegible]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illegible]此三姦

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用智於險賊害不測如神也）爲詐而巧（巧於爲詐）言無用而辯（言辯而無用也）辯不給惠而察（[illegible]）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行僻而堅）飾非而好（好飾非也）玩姦而澤（以姦邪爲習而使之光澤也）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古言非先王之常理）知而無法（恃其知而無法異見也）勇而無憚（敢死）察辯而操僻淫（察辯而操持僻淫之事）大而用之（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也）好姦而與衆（好姦而與衆人共之）利足而迷（[illegible]）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illegible]）是天下之所弃也

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在貴位不驕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必後爲聖賢之德也）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在鄉黨之中也）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

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如是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illegible]陸臣之屬也典刑常事故法也）

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士仕謂士之仕者合謂和合羣衆也）樂富貴者也（[illegible]）樂分施者也（施式豉反）遠罪過者也（遠于萬反）務事理者也（[illegible]）羞獨富者也（使家給人足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illegible]）恣睢者也（[illegible]）貪利者也觸抵者也（[illegible]）無禮義而唯權埶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處士不仕者也易曰或出或處能靜謂安時處順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明箸其時是之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

能而云能者也（亂也云能而實無能則亂也蓋戰國時[illegible]以言能爲云能當時之語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illegible]）行僞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爲俗（[illegible]）離縱而跂訾者也（[illegible]離縱謂離於俗而放縱跂訾謂跂足違俗自高之貌[illegible]設耳與縱同步也離縱謂離於俗而步去跂訾亦謂跂足自高而訾毀於人離力智反跂丘氏反縱所綺反）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爲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可貴謂道德也）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illegible]）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illegible]）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illegible]）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illegible]）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已解在不苟篇）

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illegible]）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illegible]昭昭明[illegible]）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illegible]）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卑謙之貌[illegible]尊長之貌爾雅曰恀恃也郭云江東呼母爲恀[illegible]禮記曰[illegible]不敢正[illegible]）

吾語汝學者之嵬容（[illegible]）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illegible]禁緩未[illegible]）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illegible]不言[illegible]）酒食聲色之中瞞瞞然瞑瞑然（瞞瞞閉目之貌瞑瞑視不審貌謂好悅之[illegible]）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illegible]）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

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是學者之嵬也（[illegible]）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illegible]）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illegible]）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偷儒已解上耆與嗜同此皆言先儒往有[illegible]）彼君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僈（[illegible]）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所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第七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言盛者猶如此况其下者乎伯讀為霸或曰伯長也為諸侯之長春秋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illegible]）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殺兄糾也）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般亦樂也汰侈也[illegible]）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illegible]）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illegible]）其事行也若是其險汙淫汰也如彼（事險而行汙[illegible]）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於乎讀為嗚呼歎美之聲大節謂大節義也）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illegible]）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猶外也言內[illegible]）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國齊[illegible]本朝之臣謂舊臣也春秋傳[illegible]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與之書社三百而富

人莫之敢距也（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與拒同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貴賤長少秩秩焉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秩秩順敘之貌）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其術數可霸非為幸遇也）然而仲尼之門人五尺之竪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illegible]）非服人之心也（非以義服之也）鄉方略審勞佚（[illegible]）畜積脩鬭而能顛倒其敵者也（[illegible]）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illegible]）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illegible]）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能而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鬭

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illegible]）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illegible]）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綦極也省少也所景反）文王誅四（[illegible]）武王誅二（史記云武王斬紂與妲己[illegible]）周公卒業（周公終王業亦[illegible]）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刑措[illegible]）故道豈不行矣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下事明之）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illegible]）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桀紂[illegible]）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illegible]）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埶是其所以危也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謂人臣處位可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

則謹慎而嗛（[illegible]）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守職事詳明法度）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illegible]）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illegible]）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illegible]）信而不忘處謙（[illegible]）

（[illegible]使人疑其作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言善而不及也（[illegible]）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illegible]）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illegible]）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illegible]終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illegible]）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illegible]）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大重謂[illegible]大位也）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illegible]）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illegible]）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也（[illegible]）能而不耐任（[illegible]）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illegible]道耐乃代[illegible]）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而必無後患之術也（[illegible]）故知兵者之舉事也（[illegible]）滿則慮嗛（[illegible]）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illegible]是以百舉而不陷也（[illegible]）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

巧者多作詐偽故好法變古以衒其能勇者多陵物故好與人同者必務之也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擠排也以重法擠之也輕舊怨謂輕報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為重為己之重也以妨害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僓也炊與吹同僓當為僨言可以氣吹之而僨仆也僨音奮是行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

天下之行術可以行於天下之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以為仁人則必至於聖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illegible]立隆謂尊高之名[illegible]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從之疾力以申重之[illegible]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躓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重謂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illegible]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埶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咶與舐同經縊也伏而舐天愈益遠也救經而引其足愈益急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illegible]

荀子卷第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儒效篇第八 效功也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屏蔽及繼屬也）履天下之籍（籍謂天下之圖籍也）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偃然猶安然固有之謂如[illegible]）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虛讀爲墟戾暴也[illegible]虛殷國謂殺武庚遷殷頑民于[illegible]邑[illegible]殷爲墟也）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illegible]）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開導謂開[illegible]）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illegible]）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illegible]）不可以假攝爲也（[illegible]攝天子之位[illegible]以安周室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illegible]非擅讓與成[illegible]）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illegible]）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illegible]）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時不得不然故易位[illegible]）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也（厭然順從之貌一涉反）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謂大儒之效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於人之國（秦昭王[illegible]名詢劉向叙云以荀卿爲孫卿也）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

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illegible]）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言儒者得勢在本朝則合宜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爲順下矣（[illegible]）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爲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illegible]萬物養百姓之綱紀也）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之上謂爲人君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illegible]漏屋漏雨者也）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魯司寇（[illegible]）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illegible]）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豫賈定爲高價也粥牛馬者不敢高價言仲尼必先正其身以待物故得從化如此賈讀爲價）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illegible]）

孝弟以化之也（[illegible]以孝弟[illegible]）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官百官形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此君子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以君義通於四海故應之如讙讙喧也言歸應之也）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illegible]）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illegible]）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illegible]師長也言儒者之功[illegible]）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illegible]引以明天下[illegible]）夫其爲人下也如彼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子249 042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仁[illegible]）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illegible]）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辨者非能徧辨人之所辨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皆得其正不必徧能或曰正當[illegible]）相高下視墝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illegible]）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財貨物之美惡[illegible]）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illegible]）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illegible]）若夫譎德而定次（[illegible]德而定位次）

量能而授官（任使各當其才）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竄匿也言二子之辨無[illegible]）言必治當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治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行事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充實也施讀曰移易謂[illegible]）堅白同異之分隔也（[illegible]同異[illegible]已解[illegible]）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illegible]）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

不知無害爲巧君子不知無害爲治[illegible]

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illegible]而

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

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illegible]

[illegible]夫是之謂上愚[illegible]

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爲名也[illegible]

[illegible]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

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illegible]蜮短狐也[illegible]靦姡也[illegible]使汝爲鬼爲蜮[illegible]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illegible]

我欲賤而貴愚而知貧而富可乎曰其唯

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彼爲儒學者能行則爲士也上者備立之

敦慕焉君子也[illegible]知之聖人也知之謂通於學也於

[illegible]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

哉爲學之後則誰能禁我使不爲聖人士君子也鄉也混然涂之人也

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混然無所知之貌並[illegible]

[illegible]

也[illegible]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

也[illegible]俄而原仁義分是

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

知矣哉[illegible]知仁義之本[illegible]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鄉也

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

不貧而富矣哉胥靡刑徒人也[illegible]

[illegible]今有人於此屑然

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人謂之富矣[illegible]

[illegible]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

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

售也[illegible]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

器誠在此也[illegible]是杅杅亦富

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illegible]

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

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舉皆也此此儒學也其情皆在

敢人有貴敵之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貴名人所貴尚之名非可爭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遵道則有積夸誕以大言者虛也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衆應之聲如雷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毛云皐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鄭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喩深遠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而俞危俞讀爲愈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故不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舍讀爲捨粹讀爲碎言捨碎折之外無所之適言必碎折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傴僂也傴身之人而強升高則其頂愈見故指而笑者愈衆故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皆稱其職列也言儒爲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詩小雅采菽之篇毛云平平辯治也交謂上下相接也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生爲己至道是民德也養生爲己至道謂養生之徒民德言不知禮義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橋飾其情性行法謂行有法度行下孟反橋與矯同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未諭謂未曉未安謂未得如天性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道不己若者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一二如數一二之易行禮要節而安

之若生四枝（[illegible]）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要時立功之巧謂不失機會若四時[illegible]）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illegible]）井井兮其有理也（井井良易之貌理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嚴嚴有威重之貌能敬己[illegible]）分分兮其有終始也（[illegible]）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猒[illegible]）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荀子卷四

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炤炤明貌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脩脩[illegible]）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illegible]）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熙熙和[illegible]）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隱隱憂戚）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執持也神堅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挾讀爲浹浹周洽也）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

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管樞要也[illegible]）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illegible]）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微謂[illegible]）故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illegible]所以不隨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爲小者取是而文之也（雅正也文飾也）大雅之所以爲大者取是而光之也（[illegible]）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illegible]）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鄉讀曰向）

荀子卷四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illegible]）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戒備也[illegible]）（[illegible]）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

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illegible]）[illegible]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illegible]）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illegible]兵家所忌之日）東面而迎太歲（[illegible]）至汜而汎至懷而壞（[illegible]名[illegible]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illegible]）至共頭而山墜（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illegible]）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霍叔，武王弟也。出，行也。周[illegible]未當至此，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境土已[illegible]日也）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比干，紂諫臣。箕子，紂[illegible]。飛廉、惡來，皆紂之佞臣[illegible]惡來有力也）遂選馬而進（選，擇也）朝食於戚暮宿乎百泉（[illegible]百泉，近朝歌地名。左氏傳曰晉人敗范氏于百泉）厥旦於牧之野（厥，[illegible]明已前也，厥於甲[illegible]）鼓之而

紂卒易鄉（[illegible]）遂乘殷人而誅紂（[illegible]）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illegible]）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illegible]）反而定三年偃五兵（[illegible]）合天下立聲樂（[illegible]）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武象，[illegible]周頌篇名。詩序曰武，奏大武也[illegible]大武[illegible]殷[illegible]）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閭不閉（閭門[illegible]也）跨天下而無蘄（跨，越也。蘄，求也。[illegible]天下而無求[illegible]）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illegible]）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造父，周穆王之御者）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弧矢則無所見其巧（羿，有窮之君，逐夏太康而遂篡位者）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

見其功與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言射者雖能致遠又曰微細之物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強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已解非十二子篇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笞捶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illegible]其言有類其行有禮類善也謂比類於善不為[illegible]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險危也其[illegible]與時遷徙與世偃仰隨時[illegible]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道一謂皆歸於治也[illegible]不同其於為治一也稽考也考成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千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

與而化之狂怪之人則畏而逃去之也邪說畏之衆人媿之衆人初皆非其所為成功之後故自媿也媿或為貴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儒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辨儒者之異也有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逢大也淺博也韓詩外傳作逢衣博帶言帶博則約束衣服者淺故曰淺帶解果未詳或曰解果[illegible]賦以風俗以[illegible]為[illegible]音下介反[illegible]蟹音[illegible]解對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國之祠田也[illegible]所得者宜[illegible]蓋亦比[illegible]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illegible]不知大體故足以亂[illegible]王而不足於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illegible]後王當世之王夫隨當時之政而立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度亂矣故[illegible]韓詩外傳作不知[illegible]先王也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云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行下孟反其言議談說已無所以異於墨

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呼謂稱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揚揚得意之貌）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illegible]）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illegible]）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illegible]）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illegible]）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illegible]）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illegible]）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illegible]）倚物怪變所未嘗

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illegible]）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illegible]）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illegible]）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illegible]）而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illegible]）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illegible]）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illegible]）明之為聖人（[illegible]）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illegible]）故聞

之而不見雖博必謬（[illegible]）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安（[illegible]）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illegible]）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illegible]）其道百舉而百陷也（[illegible]）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云能自言其能）察則必為怪（[illegible]）辨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辨則速論（[illegible]）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illegible]）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illegible]）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illegible]）情也者

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illegible]）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illegible]）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illegible]）習俗移志安久移質（[illegible]）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而為山積水而為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illegible]）涂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illegible]）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反貨而為商賈（反讀為販）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illegible]）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illegible]）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illegible]）故人知謹注錯慎

習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大積靡……）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illegible]）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迪進也言厲王有此善人不求也進用之忍心之人則顧念而重復之故天下之民貪亂安爲荼毒害……王使之然也）

人論（[illegible]）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爲公也行不免於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爲脩也（[illegible]）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爲知也是衆人也（溝瞀愚也……無知也衆人謂凡庶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忍謂矯其性行……）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其智慮不及常好問然後能有才……下孟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illegible]……小儒也）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illegible]）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檢束也式法也……人所以知長短此喩禮所以制故侯大……可爲諸侯大夫禮可以總統羣臣人主……）

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爲壇宇屋……堂也防隄防表摽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illegible]）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illegible]）言道德之求不二後王（[illegible]）道過三代謂之蕩（[illegible]）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雅正也……）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illegible]）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宮謂……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是時百家異說……）

多變引此者以喻當世故荀卿嘗有此言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百家雜說不及先王之道是也置而[illegible]明君子不聽之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也

荀子卷第四

荀子卷第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不以官之次序若傅說起板築爲相也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須須臾也元惡不待教而誅不教而使罪之[illegible]不能不教而誅之也中庸民不待政而化中庸民[illegible]政教[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爲穆[illegible]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繫也之欲反故姦人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illegible]不安之民[illegible]而教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本事也[illegible]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illegible]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illegible]使[illegible]官

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illegible]）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天德天[illegible]）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illegible]）凡聽（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illegible]假道謂以[illegible]引人也）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illegible]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illegible]）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之則（[illegible]）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illegible]）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illegible]）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illegible]）

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illegible]職而[illegible]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illegible]）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比類[illegible]）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無常[illegible]謂之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分均則不偏（[illegible]）埶齊則不壹衆齊則不使（[illegible]）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illegible]）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illegible]）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illegible]級則皆[illegible]能足也）爭則必亂亂則窮矣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駭政不安之政也）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惠愛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悌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過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遣之及關吏於是問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是以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未及謂其才未及取也取民謂得民心）鄭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者也（禮記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者也（言未及教化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士卒仕也）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如器之上溢下漏言府庫可以在而待也）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illegible]）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用彊力勝人非知彊道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與我鬬吾民日不欲為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illegible]）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illegible]）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illegible]以力勝而不義）伺彊大之（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國而[illegible]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illegible]）

荀子卷五

閒承彊大之敝也知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illegible]其德[illegible]不輕與也）力全則諸侯不能削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弱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illegible]）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illegible]）案謹募選閱材技之士（[illegible]募選謂[illegible]招也謹募[illegible]選[illegible]揀擇也材技武藝）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illegible]以慶賞也）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曰併下同）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illegible]）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賢遍反）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

荀子卷五

者也。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魯莊，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所以危亡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莫道可以服人）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言細微）舉錯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原本也知為政之本）

王者之制：（說王者制度也）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什一稅一也）關

市幾而不征（幾呵察也[illegible]察人也不征不稅也傳曰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為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謂[illegible]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illegible]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政或讀為征衰初危反）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甸服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歸謂為饋移轉也[illegible]有無以轉輸相救[illegible]不贍足雖四）四海之內若一家（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其能謂竭其才力也不疾其勞[illegible]致其貢[illegible]遠來至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幽深也閒隔也[illegible]有不[illegible]隱之處不服王者趨使而安樂其教也）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師長也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久也[illegible]使人[illegible]）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illegible]）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大鳥羽也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繢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illegible]干讀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珠[illegible]也蓋一名丹干[illegible]方也[illegible]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東海則有紫紶魚

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illegible]紶字當[illegible]蚌蛤[illegible]紫貝[illegible]）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illegible]）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illegible]）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而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illegible]）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illegible]）夫是之謂大神（[illegible]）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illegible]）以類行雜（[illegible]不[illegible]雜也）以一行萬（[illegible]一人則[illegible]人可治也）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illegible]不窮無休息[illegible]）

[illegible]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 爲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言[illegible] 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參謂與之相參共成化育也總領也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婦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illegible]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illegible] 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illegible]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illegible] 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

義故最爲天下貴也[illegible]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不能羣也 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illegible] 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物不能害所以安居 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有天下也 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禮義[illegible] 君者善羣也[illegible] 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 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謂斬伐 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

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絶其長也黿鼉魚鼈鰌鱣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絶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絶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用謂……）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閒加施萬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也（……動皆一也是此也以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

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脩憲命審詩商（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夷俗謂蠻夷之俗……大師樂官之長……）脩隄梁（隄所以防水梁所以通……）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墝苦交反）省農

功（[illegible]）謹蓄臧（藏[illegible]）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使農夫務於樸力[illegible]田田畯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illegible]林麓之周禮[illegible]）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禁謂為之厲禁發謂許民采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illegible]禮山虞澤虞也）順州里（使[illegible]和順）定廛宅（廛謂[illegible]）養六畜（[illegible]之也）閒樹藝（樹藝[illegible]桑[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勸教化趨孝弟（勸之使從教化趨之使孝弟）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illegible]）論百工（論其巧拙[illegible]）審時事（[illegible]）辨功苦（功謂器之精好者苦[illegible]）尚完利（若車之利轉之類也）便備用使彫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專造私造也）相陰陽（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祲兆（占[illegible]祲[illegible]陰陽[illegible]兆[illegible]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鑽龜陳卦（火爇荊焦[illegible]灼之也陳卦[illegible]揲蓍而卦[illegible]）主攘擇五卜（[illegible]五卜[illegible]）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覡胡狄反）脩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illegible]謂除道路[illegible]周禮[illegible]氏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也）易道路（[illegible]）謹盜賊（謹禁也周禮野廬氏職曰有相翔者誅之）平室律（平均布也室謂逆旅之[illegible]其室[illegible]不使容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此於周禮司市之職今云治市蓋兼[illegible]不同治市之官兼[illegible]周禮[illegible]制[illegible]之也）抃急禁悍（[illegible]為[illegible]已解上也）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illegible]正其[illegible]其會而詔王廢置[illegible]）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順脩使百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

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以其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而為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

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故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羣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

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鬭者與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殆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技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

也以是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

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閒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者霸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侻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

幽險詐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懸也亦

遠矣

荀子卷第五

荀子卷第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宇而異體（同生宇內而體有異）無宜而有用（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以存理導其善使之不爭然後可以當國也）為人數也人倫並處（倫類也並處羣居也）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其在人之法數則以類羣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可者遂其欲之謂也）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擇患也能趣也奮謂起而爭鬭也人之為欲若縱其情性而無分別民心奮起爭鬭而不可說止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羣衆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衆縣隔若未有功名則羣衆齊等也）羣衆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

物寡則必爭矣（[illegible]）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illegible]）而能不能兼技（[illegible]）人不能兼官（[illegible]）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illegible]）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illegible]）

強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illegible]）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illegible]）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illegible]）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illegible]）男女之合夫婦之分（[illegible]）婚姻娉內送逆無禮（[illegible]）

（之父為姻一曰婿姻者明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納幣也送致女逆親迎也）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音智智皆通）足國之道（明富國之術也）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裕謂優饒也善藏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而善藏之）節用以禮裕民以政（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彼裕民故多餘（人得優饒務以力作故多餘也）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illegible]）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法取謂什一也[illegible]）

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以言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illegible]）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illegible]）此無佗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illegible]）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

虛窮乏之實矣糾[illegible]也[illegible]殺人[illegible]也譑音矯 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庭此之謂也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以身以自裕足君與民不足也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人[illegible] 故天子袾裷衣冕袾古朱字裷與袞同畫龍於衣謂之袞朱袞以朱為質也衣[illegible] 諸侯玄裷衣冕謂上公以下[illegible]如上之服也 大夫裨冕衣裨衣而服冕裨祭服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裨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亦服焉驚冕絺冕皆是也 士皮弁服皮弁謂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其積為裳用十五升布為之積猶辟也辟蹙其要中故謂之素積也 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禮小人用刑 量地而立國謂若王制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也 計利而畜民謂若周制計一鄉地利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 度人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 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百用雖用養生送死之類出出財也入入利也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絕也 必時臧餘謂之稱數足用有餘則以

時臧之此[illegible]有稱之術數也 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上下所為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徼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惰游而食謂之幸生也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illegible]征也譏而不征也 省商賈之數商賈[illegible]農夫衆也 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此以政優饒民也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困也 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illegible]當為大 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illegible] 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illegible]其有分 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以分割制之以等差異也 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美[illegible]厚[illegible]佚樂 百姓[illegible]劬勞也 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illegible]為上事不[illegible]使人[illegible]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

乃待此而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奢侈樂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嶮巧雕飾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勤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質勉力爲善以綱紀四方與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illegible]非特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材與裁同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爲智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厚恩厚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猶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藏也斷丁亂反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也有德者宜備藩衛文飾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天帝也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歡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illegible]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illegible]姓不憚勤勞[illegible]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illegible]百姓以力事上也力者德之役也力爲德役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illegible]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

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也）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古者有此而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苛急也 [illegible] 關市皆有稅也使貨財不得通流故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 [illegible] 此不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掎撫其事挈舉 [illegible] [illegible] 顛倒反覆也 [illegible] [illegible]）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汙漫皆縱行也 [illegible]）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人主自取之也（[illegible] 皆由上無 [illegible] 故下亦傾覆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 [illegible] 因使土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疆界使有畔也）剌屮殖穀（剌絕也屮古草字）多糞肥田

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守時敏於人時力民使之疾力）進事長功（進其事長其功）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將率猶主領也若今宰守）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者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illegible]）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illegible]）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illegible]）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illegible] 數度以盆 [illegible] 然後者謂除五穀之外更有此果實 [illegible] 數以盆鼓謂 [illegible]）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illegible]）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illegible] 獸滿一車）黿鼉魚鱉鰌鱣

以時別一而成羣（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夭其生使得成遂也而成羣言無類皆得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煙海（遠望如煙之覆海皆言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昆蟲蟋蟀蜩[illegible]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illegible]聲）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illegible]）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言樂[illegible]）若是則瘠瘠（[illegible]）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云觳無潤也義與瘠同觳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省所[illegible]反）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謂君[illegible]耕而[illegible]也）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illegible]若君臣[illegible]則威不立矣）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illegible]）賢者不可得而進不肖者不可得而退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不可置於列位[illegible]）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illegible]）天下敖然若燒若焦（[illegible]）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嚽與[illegible]）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管猶包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

綦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illegible]）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漸進也）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illegible]）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

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illegible]）汸汸如河海（[illegible]）暴暴如丘山（[illegible]）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功（[illegible]）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illegible]）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illegible]）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illegible]）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

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illegible]）垂事養民（[illegible]）拊循之唲嘔之（[illegible]）冬日則爲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麮（[illegible]）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illegible]）傮然要時務民（[illegible]）

半反要一飽反進事長功（益上之[illegible]）輕非晷而恬失民（恬安也[illegible]於勞民也）事進矣而百姓疾之（事雖長進[illegible]）是又不可偷偏者也（言所不可[illegible]一事也）徒壞墮落必反無功（雖有所[illegible]墮落必反無功也）故垂事養與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故古之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使民[illegible]暍傷暑也[illegible]蘊隆蟲蟲[illegible]與宛字略相似）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遂長[illegible]六反[illegible]）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均平均辨明察也）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illegible]）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民人欲趨時[illegible]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illegible]時也若

十五

（忠信也辨則民從乎愛[illegible]則民從乎刑罰[illegible]）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illegible]）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維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illegible]）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illegible]反[illegible]）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不類不以其[illegible]）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之（申重也）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時其事[illegible]人趨時[illegible]）潰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illegible]）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化善[illegible]）是何邪則其道易（平易可行）其塞固其政令一（[illegible]一民心者）其防表明（[illegible]）

楞表羽白易哉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
之若屮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辟讀爲譬屮古草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
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
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
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
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矣不利而利之不

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
易與場同疆畔也 其候微支繚 [illegible]
其竟閘之政盡察 [illegible] 是亂國已
[illegible]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
貪主已 [illegible] 觀其朝廷則其
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
便嬖則其信者不愨是闇主已 便嬖左右[illegible]者也

信者不[illegible]愨也[illegible]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
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 俗謂風俗
取與則斂與也[illegible]
盡察[illegible]
言不簡易[illegible]於貨利者也 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
國已 禮義節奏[illegible] 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
[illegible] 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
國已 安難不以難也 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

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愨
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
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 [illegible] 其於禮
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國已 [illegible]
[illegible] 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
者先官 [illegible] 其臣下百吏汙
者皆化而脩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
愨是明主之功已 [illegible] 觀國之強弱貧

富有徵（[illegible]）。上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漸，進也），將率不能則兵弱（[illegible]）。上好攻取功則國貧（[illegible]），上好利則國貧（[illegible]），士大夫眾則國貧（[illegible]），工商眾則國貧（[illegible]），無制數度量則國貧（[illegible]）。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illegible]）。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illegible]）。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illegible]）。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illegible]）。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

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illegible]）。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蹶（蹶，傾倒也）。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則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illegible]）。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illegible]）。君人者亦可以覺矣（[illegible]）。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illegible]）。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illegible]）。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illegible]），伉隆高（[illegible]），致忠信，期文理（[illegible]）。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

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illegible]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載猶任也[illegible]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illegible]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illegible]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illegible]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illegible]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雖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illegible]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illegible]將脩小大强弱之義以持愼之[illegible]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illegible]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辨慧之君子也所使行人[illegible]文雅禮[illegible]彼苟有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illegible]則國安于盤石壽於旗翼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illegible]比於列宿[illegible]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制之[illegible]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矣又將兼人不唯持其所有而已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illegible]

持國之難易[illegible]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illegible]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illegible]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illegible]

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illegible]雖爲之逢蒙視詘要橈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也[illegible]故非有一人之道也[illegible]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illegible]則不足以爲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illegible]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也[illegible]）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衆庶齊於下（政[illegible]民齊）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致極也願求附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illegible]如日暴火炙赫也）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illegible]故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

荀子卷第七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此之利者無與於國制衍字耳）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勢之最利者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原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不得道不如無國）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之時）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閔王爲淖齒所殺宋獻宋君偃也爲齊閔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或國滅之後其臣子各以意爲諡故與此不同）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謂謹持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挈也言提挈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無以害之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謂不以他事害禮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擽讀爲落石貌也其所持心持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落落然如石之固也）所與爲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與共爲國之人皆用義士也所與爲之比者）所以爲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布陳猶陳列也良謂十二紀也）主之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極然所極信率羣臣所歸嚮之者皆以義爲志一曰志記也謂所記識之者皆義也不懷不義之意）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爲基基本也言以義爲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身行身行皆以義行）箸之言語（以義箸於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以仲尼行義之日不隱乎天下謂顯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殺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明其政事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終始如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

月雷霆然矣哉（[illegible]）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亦當為濟以一國皆取濟於義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亳湯所都鄗與鎬同武王所都也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故但取濟於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至極盡善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

荀子卷第七　三

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諾許也已不許也[illegible]有諾責皆有已然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約不欺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糧不降[illegible]之比也）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與相親與之國謂皆若相許救[illegible]不[illegible]為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illegible]）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之長[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命晉侯為伯也）非本政教也（[illegible]）非

致隆高也（致極也不[illegible]）非綦文理也（[illegible]）非服人之心也（[illegible]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言雖未能備行王道以略信之故猶能致霸也）鄉方略（[illegible]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勞之術也）謹畜積（謹嚴畜積不妄耗費）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齺[illegible]相[illegible]）而天下莫之敢當（[illegible]）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illegible]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齊義略取信而行）

荀子卷第七　四

挈國以呼功利（[illegible]提挈一國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功役使致富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illegible]利貪求之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illegible]）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illegible]楚靈王以義討陳蔡而遂取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

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緜緜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緜緜不絕貌[illegible]引軸之物[illegible]引事外國閔薛公不修政但使人結引軸馳於外[illegible]以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illegible]與秦敗楚於重丘西足以詘秦史記閔王[illegible]與韓魏共攻秦[illegible]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illegible]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而取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衆叛以諸國攻之若擊枯葉之易也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為天下大戮辱也春秋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也後世言惡則必稽焉後世稽考閔王為鑒戒也是無它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者謂湯武王不善擇者謂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

擇所而後錯之錯之險則危錯置也[illegible]為皆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涂薉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導達之[illegible]不通也危塞則亡所以為之當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茅土然後為安曰封疆立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辭既非封疆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誰人付與之誰子猶誰人也慎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皆辭也道皆與導同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荀子多重敘前語者丁寧之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illegible]但變其[illegible]陸案子曰有餘而遠者有坦明而功者於畝田是坦明而功者古憚字[illegible]通改王改行也自足攻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

今日之事明朝化之[illegible]生未保明日[illegible]寧許促也[illegible]日記君子而後嚮然懼其不壽鄭注云閔處親[illegible]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illegible]千歲不變改之法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更百世不易[illegible]改）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必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行久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若不可獨爲也）然則彊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illegible]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

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謂大之極也）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小巨各半如水之分流也）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辟親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皐陶不仁者遠此巨用之綦大也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豎貂此小巨分流者也若[illegible]王專任[illegible]此綦小而亡者也[illegible]無一賢人若[illegible]）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禮能正國譬衡所以辨輕重繩墨所以辨曲直規矩所以定方圓也）既錯之而人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設則人不可欺誣猶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詩曰如霜雪之將將如

日月之光明[illegible]爲之則存不爲則亡此之
謂也爲爲禮也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
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
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
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illegible]好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
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
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綦或爲甚傳寫誤耳佚安樂也

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
有具具謂廣大富厚[illegible]辨彊固之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
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
有治辨彊固之道焉[illegible]若是則怡愉
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
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
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
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

[illegible]闇君者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故憂
患不可勝校也校計校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
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
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
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爲嗚呼若言如此[illegible]
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在知[illegible]
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變曲列之無差錯也
是所使夫百吏官人爲

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illegible]
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
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illegible]也宿道止於道也向方不迷惑也臣下皆以宿道向方爲務不敢爲非也
是夫人主之職
也[illegible]人主之職不在躬親小事也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
禹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事[illegible]垂
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
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

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矣人主必躬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白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爲之故得如此尸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實反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顇莫甚焉耗謂精神竭悴顇病也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臧獲奴婢也方言云荆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齊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又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埶事業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也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自勞苦矣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官施謂建官官亦布職位傳

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總領也議其所統之政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邵公主之一相處於内是總方而議之也則天子共己而已共讀爲恭或讀爲拱垂拱而已也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内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禮法大分在任人各使當其職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於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負國之土地而來從我之謂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其道足以齊壹人故天下歸之也彼其人苟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彼國之人苟一於我其土地往哉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此論百里國取天下之直賢士有道德者也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能士者才藝也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

人矣（[illegible]）賢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illegible]）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埶矣（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人皆盡於此矣）致忠信箸仁義足以竭人矣（[illegible]）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埶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蠭門[illegible]學射於羿[illegible]善射故射者服[illegible]）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趙簡子之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illegible]善御者[illegible]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illegible]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使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

其用知甚簡（[illegible]）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荀卿在齊[illegible]秦[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illegible]）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illegible]）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謝甚高（謝與榭同）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illegible]）制度以陳政令以挾（[illegible]）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illegible]幽囚也春秋傳[illegible]）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illegible]皆謂不遵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

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illegible]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illegible]牢籠天下[illegible]）人苟不狂惑戇陋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職而妒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親也）人主胡不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illegible]）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可以察如此之言也）揚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揚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illegible]論也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涂歧路也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蹞[illegible]步也曰此歧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故其哀而哭之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也）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爲可哀甚於衢涂（此謂[illegible]之士也不求則[illegible]危亡故可哀甚於衢涂也）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illegible]昭曰病也無行[illegible]）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illegible]）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illegible]）上一而王下一而亡（[illegible]）故其法治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

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齊謂無所闕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illegible]）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illegible]）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illegible]是謂視上也皆以[illegible]隆正也）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illegible]）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

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illegible]）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illegible]反）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胥徒給徭役者也械謂器用也若有等宜言等差各得其宜也挾讀為浹[illegible]）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之人使吏所使役之吏數謂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隆政所隆之政當丁浪反）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要百事之要約綱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政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

君者之樞機也（[illegible]君當為君人也）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說論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而為皆語助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illegible]）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illegible]）於天下不見謂脩（[illegible]）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與力而功名蓁大（[illegible]）舍是而孰足為也（[illegible]）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illegible]）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

（[illegible]）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煩則狂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illegible]）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illegible]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禮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illegible]）主道治近不治遠（[illegible]）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浪反）是過者也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

又務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人一指皆謂必循也盛讀爲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要一堯反）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飾飾使各當分能度下）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也）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休息也）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德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德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

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次序也）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經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潢讀爲滉滉大水貌也）生民則致寬（生民活民謂衣食也）使民則綦理辨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偷字衍也）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突也盜竊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俳優侏儒之徒可戲弄者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綦勞苦是故百姓賤之如尫惡之如鬼（尫字當爲尫尫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所序作賤之如尩家）日欲司閒而相與投藉之去逐

之[illegible]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論說[illegible]）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illegible]）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尚上也使小人在上[illegible]）以非所取於民而巧（[illegible]）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illegible]）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啖啖并吞之貌）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illegible]）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illegible]）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illegible]）朝廷

羣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辨[illegible]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illegible]）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illegible]）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也佻與偷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

〔[illegible]〕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以力作不務他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傳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埶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唯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

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

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

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待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

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徧而不

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閒仁智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要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民之原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

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樂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

亡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
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
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
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
若别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
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
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
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此之謂也
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
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
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
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
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
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
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

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
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
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
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
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
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
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
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

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
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
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
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
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
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
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聖王財
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

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所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

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愼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智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

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孼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

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千焉是

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莫足以舉之故舉于是而用之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爲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爲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

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齫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以信者然後可其知慧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游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

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塡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

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拒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之謂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人之謂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愿愨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

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値將卑埶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

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道篇第十三

人臣之論（[illegible]）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illegible]）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爲容態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illegible]）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景（刑制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倉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

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方也推其比類接其譬舉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小之無內謂不滯於一隅也安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方曲直不苟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之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然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illegible]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荊貴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以變詐佞媚之臣義也作侍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也[illegible]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illegible]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相韓戰國[illegible]有[illegible]賂於宣太后趙之奉陽[illegible]肅侯之弟[illegible]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燕戰國策蘇秦說趙王[illegible]天下之卿相人君及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又按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之趙[illegible]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illegible]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illegible]欲盡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illegible]齊襄王立而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

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犯[illegible]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命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言必謹記此明臣之安危而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己交接者也[illegible]外交若蘇秦張儀[illegible]也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illegible]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illegible]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

於尊君安國謂之輔［輔[illegible]君[illegible]］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亦戰也功曰伐左傳鄭子臧約其[illegible]拂戾君術所以韓非子[illegible]者也或[illegible]是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是謂上之命[illegible]反罪不救趙之事也救秦而有趙大輔事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

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亦置於列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爲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故明主好同而闇

主好獨［[illegible]］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illegible]］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中君可上可下[illegible]］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illegible]］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謂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防其躬身此之謂也［[illegible]］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

不諛諫諍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橋強貌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矯剛折明直面折也端志不邪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𣶢雖柔從而不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内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開傳寫誤耳内與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開導於君之心中也）若馭其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牽制必緩緩[illegible]事暴君之難故[illegible]以之也）若養赤子（[illegible]未有所知必在[illegible]其性不[illegible]）若食餧人（[illegible]）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illegible]故因使其改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illegible]）因其喜也而入其道（[illegible]納故因以道入之）因其怒也而除其怨（[illegible]除去之也）曲得所謂焉（[illegible]）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爲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佚[illegible]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illegible]）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爲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爲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爲或宜違）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爲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

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言……）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徒涉人知其一……人皆知暴虎馮河可立至死傷而不知小人爲害有甚於此也）

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忠信以爲質端愨以爲統（統綱紀也……）禮義以爲文（文飾）倫類以爲理（倫人倫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一皆也……一動之間皆可以爲法則也臑人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

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鬭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鬭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權險之平（……）禍亂之從聲（……）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不卹是非不治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之狂也）夫是之謂禍亂

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伊尹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雖似乖戾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雖暴亦合天下之平無殊於一道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illegible]謂[illegible]明顯[illegible]隱蔽[illegible]重[illegible]明又使明[illegible]曰[illegible]推[illegible]退姦[illegible]進良[illegible]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者加累謂以罪累加於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illegible]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託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illegible]不官謂不由官[illegible]衡讀為橫[illegible]橫至謂不由正道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illegible]顯露其事[illegible]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者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illegible]以禮[illegible]天下皆願從[illegible]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

荀子第九

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 本作猶本務也 君子也者道法之揔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得衆動天 得衆則可以動天[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天[illegible]從之 美意延年 美意樂意也無[illegible]則延年也 誠信如神 [illegible] 夸誕逐魂 逐魂[illegible]去其精[illegible] 人主之患不在乎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 無言行則賢不至也 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 [illegible] 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 多容寬納也 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 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illegible]亂反 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未不教而殺罰之虐故爲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 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先賞罰後德化則亂 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誥之言雖義刑義殺亦[illegible] [illegible] 程者物之準也 [illegible] 禮者節之準也 [illegible] 程以立數禮以定倫 [illegible]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 [illegible] 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 [illegible]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illegible] 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illegible]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illegible]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illegible]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illegible]知微而論可以爲師[illegible]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illegible]樹落則糞本[illegible]弟子通利則思師[illegible]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illegible]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荀子卷第九

荀子卷第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illegible]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illegible]下得地利[illegible]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

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乘埶爭利）所行者變詐也（[illegible]）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illegible]遠也[illegible]莫知所從出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人不[illegible]孫子曰[illegible]功也）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illegible]臨武[illegible]孫吳[illegible]也）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常主之志[illegible]）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illegible]）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illegible]）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illegible]）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illegible]相愛之[illegible]）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

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先驚頭目使知之而後擊之豈手臂有不救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illegible]言遠人自為其耳目[illegible]闇[illegible]者）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illegible]明而警戒相傳以和衆有一心也一云傳或為摶摶[illegible]）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illegible]伍列[illegible]）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illegible]）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兌[illegible]聚也）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illegible]如大石之不可移動也）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illegible]蓋皆摧敗披靡之貌[illegible]）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

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illegible] 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illegible] 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明察）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illegible]不服從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詩殷頌[illegible]）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設謂[illegible]數令也行動用也）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illegible]）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

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强亂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illegible]）下可用則强下不可用則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illegible]不使[illegible]雖其[illegible]不使素[illegible]）是强弱之凡也（[illegible]凡如此也）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illegible]士也）愛民者强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下可信）民齊者强民不齊者弱賞重者强賞輕者弱（[illegible]）刑威者强刑侮者弱（[illegible]）械用兵革攻宇便利者强（[illegible]）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illegible]病也）重用兵者强輕用兵者弱（[illegible]）權出一者强權出二者弱（[illegible]）是强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illegible]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illegible]）

之技巧技巧若習手足便器械積械關以之攻守之勝

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

八兩曰錙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能之所斬得一首則官賜錙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

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

[illegible]

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

[illegible]

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

[illegible]

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矣

[illegible]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

[illegible]

衣三屬之甲

[illegible]

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illegible]

冠軸帶劍

[illegible]

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illegible]

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illegible]

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

[illegible]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illegible]

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

[illegible]

劫之以埶隱之以阸

[illegible]

忸之以慶賞

[illegible]

鰌之以刑罰

鰌蹙也不勝則以刑罰陵蹙之也 [illegible]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阸而用之得而後功之

守險阸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 [illegible] 者眾也

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

[illegible]

是最為眾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 [illegible]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illegible]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illegible]人鬻賣其力作無異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illegible]故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illegible]募選謂以財[illegible]禮義教化是齊之也[illegible]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illegible]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大山也[illegible]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illegible]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illegible]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illegible]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illegible]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illegible]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illegible]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illegible]未及和齊也[illegible]掎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illegible]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illegible]然而未有本統也[illegible]故可以霸

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 [illegible]
是其效也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
子曰知莫大乎棄疑 不用疑謀 行莫大乎無
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
不可必也 不可必謂成功也其豫備并不可以必人以必不必故雖兵衆ノ以不必之故多兵 故
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
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不可侵奪矣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前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
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illegible] 謂使間諜
遇敵決戰必
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illegible] 夫是之謂六
術 [illegible] 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
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illegible] 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 [illegible]
不吝賞也 夫是之謂五權 五者之權之機權也 所以不受命於

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
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
之謂三至 [illegible]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
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 [illegible]
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 [illegible]
怒也 夫是之謂至臣 [illegible] 慮必先事而申之
以敬 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敬常戒懼而有備也 慎終如始終始如一
夫是之謂大吉 [illegible] 凡百事之成也必
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
如守 [illegible] 行如戰有功如幸 [illegible]
[illegible] 敬謀無壙 [illegible] 敬事無壙敬終
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
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illegible]
之將 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

曰將死鼓此言不棄之而奔亡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故以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令教令也言使之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禾稼獵與躐同踐也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服謂不戰而退者不追禽之格謂相拒捍者奔命謂奔走來歸其命者不獲之爲囚俘也犇與奔同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爲賊之扞敵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蘇讀爲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鬪者貢謂取歸命之者獻於上將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出云開者避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或死曰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以示紂信而是說蘇說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大后請長安君質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或作擔言竭蹶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

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敵人不服故不攻擊也非己傷我之士卒也上下相喜則慶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慶賀之意況使伐乎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民若屠者然也不潛軍不留衆不久留暴露於外也師不越時古者行役不踰時也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怨之比臨武君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陳囂荀卿弟子言先生之議常言以仁義爲本也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愛人則不當有所傷循理則不當爭奪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非愛人循理焉肯抗兵相加乎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

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畏之如神所過之處往之閒無不從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伐亦誅也書曰放驩兜于崇山也）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竄三苗于三危也）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皆先之事此云禹伐共工未詳也）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故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貶損全稱王故以文武為兩王也）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詩曹風鳲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子後為秦相）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所從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狃之以慶賞䲡之以刑罰之比）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人為便之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

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荀卿自謂趙孝成王前以語弟子所知故引以答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諰思里反或作鰓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葸之葸鰓懼貌也先禮反張晏曰軋踐轢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行素脩）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素已脩之行讀如字）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辨治也摠要也[illegible]強其國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其道即禮也由用也用禮即行不用禮雖堅甲嚴刑皆不足恃也）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

如金石（[illegible]）宛鉅鐵釶，慘如蜂蠆（[illegible]）輕利僄遬，卒如飄風（[illegible]）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illegible]）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illegible]）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鄧林[illegible]方城[illegible]山名也）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舉，謂拔而取之。鄢郢，楚都[illegible]）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謂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

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懍然，悚栗之貌。莫自謂必全其命也）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試，用也。詘，服也）城郭不辨（辨，治也。音辦）溝池不拑（拑，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抇墳墓。抇亦音掘。或曰拑當為相。相，篆文，相字與拑字相近，遂誤耳）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之邊城也。樹，立也。機變，謂器械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illegible]）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響（和，胡臥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郵，過也。流，行也[illegible]）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殛鯀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錯而不用此之謂也（習謂拋棄[illegible]）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illegible]）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illegible]）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illegible]）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

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illegible]）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脩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illegible]）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illegible]畏之如神凡所施爲民皆從化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illegible]）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爲僻）矜糺收繚之屬爲之化而

調（[illegible]）夫

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者皆化也至一謂一也） 詩曰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

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

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

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illegible]）

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illegible]）

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

德兼人者也（[illegible]） 非貴我名聲也非美

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illegible]） 故民雖

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

養必費（[illegible]）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

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

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

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

以食之（[illegible]） 委之財貨以富之立

良有司以接之（[illegible]） 已朞三年然

後民可信也（[illegible]） 是故得

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

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

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

凝之難焉（凝定也[illegible]） 齊能并宋而不能凝

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

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

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illegible]） 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

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

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 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

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彊國篇第十六

形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剖刑而莫邪已（[illegible]）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illegible]）剝脫之砥厲之則劙盤盂刎牛馬忽然耳（劙割也音戾劙盤盂刎牛馬蓋古用[illegible]者也戰國策趙奢謂田單曰夫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盂皆銅器猶劙盤盂刎牛馬若忽然言易也）彼國者亦彊國之剖刑已（如彊國之初鑄刑也）然而不教不誨不調不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是也（節奏有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見亡也）威有三有道

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畏也□□其各以類序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愛人利人之心見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神也）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之也）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言其卒至之貌[illegible]黑色猶闇）如是百姓劫則致畏（見劫脅之則畏也）嬴則敖上（嬴，緩也。緩之則傲慢其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最，聚）敵中則奪（敵人得中道則奪其[illegible]）非劫之以形埶非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illegible]動也）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之心（讙，喧譁也。敖，嗁嘷也，方嘷反。謂叫呼之聲嗷嗷然也，五刀反）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賁讀為憤，憤然也。民叛其上曰潰）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公孫子，齊相也，未知其名。後語孟嘗君客[illegible]。子發，楚令尹，未知其姓。戰國策莊辛諫楚襄王曰：蔡聖侯南遊乎高陂，北陵乎巫山，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閒，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史記蔡侯齊[illegible]）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歸致命於君也。[illegible]）舍屬二三子而治其地（舍，子發名。屬，猶[illegible]也。治其地謂安輯其民也）既楚發其賞（既，謂論功之後。發，行也）子發辭曰（不敢獨有其功，故辭請以理也）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眾威也（誡，致也。凡發誡布令而敵退，則是畏其主；徙舉相攻而敵退，則是畏其將；合戰用力而敵退，則[illegible]）

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為之也，自古皆然。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乎後世，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處勝人之埶，行勝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埶，不以勝人之道，厚於有天下之埶，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埶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主相者，勝人以埶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為屏，屏棄也。屏棄私欲，遵達公義也。今相國上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埶，亶有之矣。亶本亦或作擅，或曰亶誠也。然則胡不敺此勝人之埶，赴勝人之道，敺讀為驅，驅之也。或作[illegible]敵以勝人之埶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求賢而託之以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化之也。君臣上下，貴賤長少

至于庶人莫不爲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歸義也）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爲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爲案直爲是世俗之所以爲（不爲勝人之道但爲勝人之埶）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衆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爲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illegible]縣聯繫之也）大燕鰌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鰌[illegible]）勁魏鉤吾右（[illegible]鉤取物[illegible]）西壤之不絶若繩（[illegible]）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襄賁開陽[illegible]邑在齊之[illegible]）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illegible]）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三國若假城然耳（如三[illegible]）必爲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笑其無謀慮[illegible]）兩者孰足爲也（兩者謂勝人之道與勝人之埶一則天下歸一則天下笑問何者可爲也）

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世也（世謂繼世也）埶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埶謂國籍之所在也）土地之大封内千里人之衆數以億萬（[illegible]）俄而天下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illegible]）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illegible]）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illegible]）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爲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爲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汙漫爭奪貪利是也（[illegible]）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並乎湯武（辟讀爲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illegible]）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彊勝非

衆之力也隆在信矣[illegible]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之地脩政則安固不以大在脩也荀卿常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illegible]今已有數萬之衆者也陶誕比周以相與[illegible]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汙漫突盜以爭地[illegible]然則是弃已之所安彊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illegible]若是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illegible]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爲人臣者不恤已行之不行[illegible]苟得利而已矣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illegible]是仁

人之所羞而不爲也[illegible]故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歾頸也歾當爲刎愚莫大焉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大雅板之篇義已解上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彊兵之術義術仁義之術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殺此論以諷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爲秦[illegible]何孫卿曰力術止義術行秦之謂也威彊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校計諰諰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彊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己者使耳[illegible]今楚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辟於陳蔡之閒[illegible]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于陳城[illegible]視可伺閒案欲剡其脛而以蹈秦之腹

[illegible]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能使讎人役也 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十五年與秦伐燕之類[illegible]也 此所謂威彊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 封畿之內 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 漢書地理志沙羨縣屬江夏郡[illegible] 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 巴在西南，戎在西[illegible]屬秦 東在楚者乃界於齊 謂東侵楚地所得者乃與齊為界也 在韓者踰常山乃有臨慮 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名，屬河內，今屬相州也 在魏者乃據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 [illegible]師古曰在東郡[illegible]古名[illegible] 其在趙者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塞 剡然，侵削之貌。苓，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苓當為靈，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illegible]。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與秦為[illegible]，今秦據有之 負西海而固常山 負，背也。常山本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 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彊殆中國 [illegible] 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然則奈何？曰：節威反文 節威減彊，復用文理 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下焉 全謂德全 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 使聽咸陽之政 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 錯，置也，謂捨而不伐 若是，則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以明堂朝諸侯，亦可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左氏傳晉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陽父城縣西南也 孫卿子曰：其國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 謂多良材及溉灌之利也 天材之利多 所出物產多也

是形勝也（[illegible]）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流，邪淫也。汙，濁也。不流汙，言清雅也）其服不挑（挑，偷也。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及，至也。至都邑之解署）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楛音苦，濫惡也。一曰讀為王事靡盬之盬，不堅固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倜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朝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朝閒，朝退。[illegible]音古莧反。恬然安閑，[illegible]如無治者，如都無所治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有功，古之至治，秦如此者）雖然則有其諰矣（[illegible]）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illegible]）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illegible]）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illegible]）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illegible]）故王者敬日（敬日，不敢慢也。[illegible]唯日[illegible]）霸者敬時（[illegible]）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illegible]）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霸者之善著焉可以時託也（霸者其善明著，[illegible]）

（所以不[illegible]天下也）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志也（言政事故能功名[illegible]）
（[illegible]數）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反是
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引之以明積微至著之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
義也（上行下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
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
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姦之心矣

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
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
故為人上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illegible]）夫義
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限禁也）上
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得其節即上安而下調也）內外
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illegible]在得其節）然則凡為天
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
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背信而天下亂

故為人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
此君人者之大本也（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有草可芸）
（[illegible]除[illegible]視郊野之草有與也[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也）白刃扞乎胸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illegible]）
（[illegible]）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illegible]）
（指而救首也拔或作校）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
有相先者也（疾痛也養與癢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皆明人君當先務禮義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行之道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
之以理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天非愛堯而惡桀也）彊
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本謂農桑）養備而動時
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人衣食足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貳即倍也）故水
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

不能使之凶（爲積有餘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illegible]能爲之患[illegible]癘疫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衣食不足也動希謂[illegible]也衣食既少而又[illegible]則天不能全也）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音博）祅怪未至而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非天降災人自使然）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知在人不在天斯爲至人）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illegible]）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illegible]）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illegible]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illegible]）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illegible]）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

陰陽大化風雨博施（列星有列位者二十八宿也隨旋相隨回旋也遞炤與炤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施行無不被也）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和養之事但見成功斯所以爲神若有真宰然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illegible]）唯聖人爲不求知天（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illegible]）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臧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illegible]）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辨聲目辨色[illegible]）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心居於中空虛之地[illegible]）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illegible]）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其類謂不能裁者也天政言如賞罰之[illegible]）

事也[illegible] 闇其天君（昏亂其心）亂其天官（[illegible]）棄其天養（不能脩本備用）逆其天政（不能養其類也）背其天情（好惡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喪其生成之功[illegible]不成也）夫是之謂大凶（此皆言不脩[illegible]違天之過）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爲知其所不爲矣（[illegible]）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illegible]）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曲盡其適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爲大知在所不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爲若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爲則其巧小矣大智在所不慮聖人無爲而治也若偏有所慮則其知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象之可以期者矣（[illegible]識也[illegible]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記識以助治道所記識於天者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illegible]若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其見土宜可以蕃息嘉穀者是也）所志於四時

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者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知謂知其生殺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爲知其生殺[illegible]）官人守天而自爲守道也（官人任人[illegible]於自[illegible]不務知天之義也）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illegible]）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繁多也蕃茂也）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illegible]）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illegible]）天不爲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遼遠也輟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也輟

行（[illegible]）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道，言也。君子常造次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之功利，因物而遷之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守道，不違，何畏人之言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節，謂所遇之時命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慕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illegible]）；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illegible]）。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皆進也（[illegible]）；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illegible]）。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illegible]）。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縣者在此耳。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illegible]）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illegible]）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怪異，則可[illegible]）夫日月之有食，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黨見，頻見也。[illegible]）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illegible]中並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祅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者在人之祅也。）楛耕傷稼，耘耨失薉，政險失民；（[illegible]）田薉稼惡，糴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祅。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祅。（[illegible]謂[illegible]）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祅。（[illegible]）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祅。祅是生於

亂三者錯無安國（錯，置也。三者，人袄也。置此三者於國中，則國無有安也）其說甚爾，其菑甚慘（爾，近也。人袄之說，比星隊木鳴為尤近，其害人則甚慘毒也）可怪也而不可畏也（此蓋錄古之時乃亂也，何承天命作秋之下，失其文也）傳曰：萬物之怪書不說（書謂六經也，可為勸戒則明之，不務說其萬物之怪也）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無佗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祭也。故有則歲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同得雨，非是雩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災害，順人之意，以文飾政事而已）故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凶也（順人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害；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盡而亡矣（幽險，謂隱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多詐幽險三者，盡亡之道也）

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與使物畜積而我裁制之也）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德，豈如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謂若曲者為輪，直者為桷，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其智能而化之，使多也，若后稷之播種然也）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此皆言理平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若廢人而妄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百王之無

變足以爲道貫 貫[illegible]不易也[illegible]易者謂禮也言禮可以爲道之條貫也 一廢一起應之以貫 廢起皆文質廢起時有不同然其要歸以禮爲條貫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理貫不亂 知理則其條貫不亂也 不知貫不知應變 不知以禮爲條貫則不能應變言必差錯而亂也 貫之大體未嘗亡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差謬也[illegible]生於差謬治在於精詳也 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畸則不可爲匿則大惑 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所善得中則從偏側則不可爲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 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 表標準也陷溺也 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 昏世謂使世昏暗也 故道無不明外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 [illegible]謂朝聘內謂冠昏所表識常不差異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illegible]有常[illegible]如此則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 知有不能盡一物也 以偏爲知道豈有知哉 愼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愼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向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愼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illegible]

[illegible]後而不知先也[illegible] 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 老子周之守藏史姓李字伯陽號伯陽孔子之師也著五千[illegible]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 [illegible] 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 宋子名鈃宋人也與孟子同時下篇[illegible]人之情爲欲寡而皆以己之情[illegible]多[illegible]是少而不見多也鈃音形又[illegible]十八篇班固云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 夫衆羣在上之後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開導皆處後而無[illegible] 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貴者伸而賤者[illegible] 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夫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 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 夫欲多則可以勸誘爲善若皆欲少則何能化之 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書洪範以喻偏好則非遵王道也

荀子卷第十一

荀子卷第十二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論篇第十八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 此一篇皆論世俗之乖謬荀卿以正論辨之周密也謂隱匿其情不使下知也世俗以爲主道利在如此也 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 謂下法上之表儀也 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默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 [illegible] 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 [illegible] 上端誠則下愿愨矣 [illegible] 上公正則下易直矣 [illegible] 治辨則易一愿愨則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 [illegible] 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illegible] 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 疑惑不知所從故難一也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 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知其情禮記曰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 [illegible] 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 [illegible] 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 [illegible] 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己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 [illegible] 詩曰明明在下 詩大雅大明之篇 [illegible] 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illegible]

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簒而奪之是不然以桀紂爲常有天下之籍則然 以爲常有天下之圖籍則然 親有天下之籍則不然 謂親能有天下 [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謂在桀紂則不然古者天子
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諸夏
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國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
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illegible]存之君）
聖王之子也（子孫也）有天下之後也埶籍
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
（[illegible]）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
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
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
未亡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埶籍者
罷不足以縣天下（[illegible]）
天下無君（[illegible]）諸侯有能德明威積
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illegible]）然而暴
國獨侈安能誅之（[illegible]）必傷害無
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illegible]）
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

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之天下也）脩其道行
其義興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
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天下自去也）反禹湯
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
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
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
君由此效之也（[illegible]）
（[illegible]）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
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
湯武為弒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
怨賊也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
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
弒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俗[illegible]）
（[illegible]）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
至彊莫之能任（[illegible]乃能勝其任）至大也非至辨
莫之能分（[illegible]非小智所能分別也）至眾也非至明莫

之能和天下之人予衆非極知其情偽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重大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王乎王于況反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縣天下如懸權稱之懸挖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爲志意其行之爲至亂也親者疏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刳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爲天下之大僇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言惡者必以桀紂爲稽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妻子之數也言桀紂無一人之數也不能保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者也疇與儔同以四海爲疇域或曰疇亦籌同謂計度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爲君以湯武爲臣而毀之是過甚也譬之是猶傴巫跛匡大自以爲有知也匡讀爲尪廢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如尪與此尪同禮記曰吾欲暴尪而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尪大自以爲神異也故可以有

奪人國不可以有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人易服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也可以奪之者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可以有國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小人可以有之則易滅亡明取國與取天下殊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爲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治世也肉刑墨劓剕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刑也書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書云之象刑亦非謂刑象也墨黥世俗以爲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而已更無劓刵之刑也或曰墨黥當爲墨幪但以黑巾幪其頭而已慅嬰當爲澡嬰謂澡濯其布爲纓鄭云凶冠之飾令罪人服之禮記曰緦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爲纓也澡或讀爲草慎子作草纓也共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紱也所以蔽前君以朱大夫素士爵韋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

爲緌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爲緌傳寫誤耳緌枲也慎子作緌言罪人或菲或枲爲屨故曰菲緌屨緌方孔反對或爲蒯禮有蒯屨傳曰蒯蒯之菲也殺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緣也殺之所以異於常人之服也純或讀爲䊩殺所介反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刖以艾韠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巾也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治古如是是不然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矣亂莫大焉惡烏路反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徵其未也徵或爲懲未謂將來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故象刑殆非生於治古並起於亂今也今之亂世爲此刑治古不然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報也以類相從者也報謂報其善惡各以類相從謂善者得其善惡者得其惡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失稱謂失其所稱類不相從也稱尺證反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

罰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昔者武王伐有商誅紂斷其首懸之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懸之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各異也禮記明堂位曰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即此也夫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治世刑必行則不犯者多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illegible]是以治乃刑重所以亂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治世家給人足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書曰刑罰世輕世重[illegible]此之謂也[illegible]言世有治亂故刑有重輕也世俗之爲說者湯武不能禁令是何也不言[illegible]曰楚越不受制是不然湯武者至天下之善禁令者也湯居亳武王居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振與震同恐也曷爲楚越獨不受制也彼王者之制也視形勢

而制械用（[illegible]）稱遠近而等貢獻，豈必齊哉（稱，尺證反。[illegible]）故魯人以榶，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未詳。或曰：方言云：盌謂之櫂，或謂之柯，或曰方言榶，張也。郭云：謂以殼張也）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故諸夏之國同服同儀（儀，謂風俗也。諸夏道[illegible]）蠻夷戎狄之國同服不同制（[illegible]）封內甸服（[illegible]）封外侯服（[illegible]）侯衛賓服（[illegible]）蠻夷要服（[illegible]）戎狄荒服（[illegible]）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終王。日祭月祀（[illegible]）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夫是之謂視形勢而

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illegible]遠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之說，猶[illegible]）溝中之瘠也（[illegible]）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不可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鼃不可與語東海之樂。此之謂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禪亦同義，謂除地為墠告[illegible]）是不然。天子者，埶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illegible]）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聽天下

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士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焉用禪位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至死後而禪之是又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作度德而定次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僞飾性則兼以爲民僞詐謂矯其本性也無僞飾者則兼并之令盡爲民氓也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固無禪讓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人在其後者則天下有所歸不離散也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厭然安服貌鄉讀爲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以堯繼堯相承爲一更無異也若禪讓改變與他人乎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就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爲難謂殊徵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爲禪讓也故天子生則天下一隆致順而治論德而定次天下一隆謂天下之人皆尊其上厚也故治也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禪讓者禮義之名今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知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曰自以畏懼勞苦以爲聖王亦然也天子者埶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無所詘而形不爲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間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間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也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爲綦極也曼而饋曼當爲萬饋進食也列萬舞而進食代睪而食睪未詳蓋香草也或曰睪當爲臯即所謂蘭茝本也或曰當爲澤澤蘭也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

水[illegible]罩傳寫誤貴其水耳代罩而食品焚香等歇即更以新者代之**雍而徹**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言其僭也**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曰此五祀謂礿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語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謂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俟立也西房西廂也侍或爲待也**居則設張容負依**居安居也聽朝之時也容謂羽衛也居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謂之依作扆扆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隱見也云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男曰覡有事祓除不祥**出門而宗祀有事**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illegible]謂祭行神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illegible]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又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而敬恭明神者[illegible]禮記大祝[illegible]**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繁纓一就越席結蒲爲席養安[illegible]以和養之按禮以大路越席爲貴素此云養安以爲盛飾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爲重也**側載睪芷以養鼻**睪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上傍側載之用以養鼻也**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約軝錯衡毛云錯衡文衡**和**

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護以養耳和鸞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爲行節也許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也驟當爲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以鸞和爲節鄭云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軶持納**軶轅前也納與軜同軜與驂馬內轡繫軾前者詩曰鋈以觼軜**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挾輿在車之左右也先馬導馬也或持輪者或挾輿者或先馬者**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者在等之列者**小侯元士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又曰天子之元士[illegible]附庸也**庶士介而夾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illegible]甲[illegible]衛也**庶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illegible]**持老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愉如是者乎**不老者也[illegible]曰不罷[illegible]也或曰[illegible]衍耳夫老者休息[illegible]有休息安樂樂過此**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言諸侯仕職有朝聘故有[illegible]致仕者[illegible]**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擅者執位獻之名[illegible]國事[illegible]有[illegible]於天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

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朱象大謂天下至不全備□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者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罪人之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康成[illegible]）朱象者天下之嵬一時之瑣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可化言教化所不及[illegible]已解在非十二子之篇）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也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嵬說（狂妄之說）羿蠭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弓 中丁仲反）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躄同 必亦反）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嵬瑣化何世而無嵬何時而無瑣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太皞伏羲也燧人太皞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作[illegible]瑣者不祥也有慶[illegible]以無刑戮也）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主由人耳）

世俗之為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illegible]君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illegible]以領言葬田不妨田言所葬之地不妨農耕也殷以前平葬無丘隴之識也）亂今厚葬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扫不扫者之所言也（扫當為抇[illegible]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illegible]）不以備不足則以重有餘也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illegible]）故盜不竊賊不刺（[illegible]）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illegible]）

生之樂[illegible]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
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
變乎 衣食足知榮辱 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
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 丹矸丹砂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謂之曾青言加以丹矸重以曾青皆以丹青畫之也 犀象以爲樹 樹之於壙中也
琅玕龍茲華覲以爲實 琅玕似珠崑崙山有琅玕樹龍茲未詳或曰龍茲即公羊傳曰衛侯朔屬負茲舍不即罪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門獻寶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 [illegible]
人猶
且莫之抇也是何也則求利之詭緩而犯
分之羞大也 詭詐也求利之詭詐之心緩也 夫亂今然後反
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
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 不得在位使人 若是則
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
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
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群居而

盜賊擊奪以危上矣 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 必禽獸行
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
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
抉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 雖此倮而埋之猶且必抇也安得
葬薶哉 不可得葬薶而不發 彼乃將食其肉而齕其
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抇亂今厚葬故
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
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 言是乃特姦人自陷於亂說以欺人者猶於泥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之者以偷取利[illegible]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illegible]從新葬葬以激富世故以此譏之 傳曰危人而自安害人
而自利此之謂也 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 宋子已解在天論篇宋子言其能明使侮而不以爲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鬭此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鬭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鬭此人君之德可以爲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illegible]此者蓋以[illegible]子也彼也 人皆以見侮爲辱故鬭也知見
侮之爲不辱則不鬭矣應之曰然則亦以

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音烏路反下同曰若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鬬必不得凡人之鬬也必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鬬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倡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鬬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鬬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出水溝也則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鬬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鬬不知宋子之論者也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鬬知宋子之論也然則鬬與不鬬邪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便見侮不辱是過甚也解如字讀為懈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弊口以喻不[illegible]也[illegible]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於不

鬬也揚之去口曰金口而不言金或讀為噤不知其無益則不知不知此說無益是不知也知其無益也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不知辱莫過此也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謂有益於人反預於無益人之謂也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及自得大辱耳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象[illegible]王制謂制王者之法度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所會也命名物言以聖王為法也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以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illegible]有義榮者有埶榮者有義辱者有埶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埶勝貢謂所受貢賦謂天子諸侯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

夫也形勢言有位也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榮流淫汙僈汙穢行也僈當爲漫漫亦汙也已解在榮辱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捽搏捽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臏腳[illegible]斬斷枯磔[illegible]藉靡舌縪藉與借同[illegible]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illegible]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埶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埶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埶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埶辱無害爲堯有埶榮無害爲桀義榮埶榮唯君子然後兼有之義辱埶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爲分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人守職事之官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爲己慮一朝而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王以榮辱爲大法而獨以屈容受辱爲己之道其意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塼塗塞江海也塼余以金壘塼也以焦僥而戴太山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蹎跌碎折不待頃矣蹎與顛同顛頭也頃少頃也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illegible]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爲欲多是過也宋子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稱謂所宜也譬又讀及情欲之寡或爲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欲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

欲是已曰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以殺損罰之殺減也所介反）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爲欲多故使德重者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爲儼儼然矜莊之貌說讀爲悅）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荀子卷第十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禮論篇第十九

（舊第二十三今升[illegible]）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illegible]）爭則亂亂則窮（[illegible]出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illegible]）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illegible]）故禮者養也（[illegible]）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房檖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illegible]）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

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稱謂各當其宜尺證反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睪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正解在正論篇龍旗九斿所以養信也龍旂畫龍於旂爾雅曰素陞龍于縿九斿上猶為[illegible]縿之所以養之皆也信謂使萬人見知信之無不專也[illegible]奉也寢兕謂武士寢處於甲冑者也持虎[illegible]以虎皮為弓不試士執持者也詩曰[illegible]蛟韅韅馬服也[illegible]絲末[illegible]彌龍所以養威也彌[illegible]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加精至也或以必倍為句自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孰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出身死之難也要約以節義[illegible]其出要節盡忠於君是乃所以受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illegible]不但其生也要一遙反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費用財以成禮[illegible]是乃所以求奉養其財

不相侵奪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恭敬辭讓則[illegible]而不危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縱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為所見不能出死要節若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用財以成禮若此者必遇害也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懦讀為懦言苟以怠惰為安居不能恭敬辭讓若此者必危也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說讀為悅言苟以情悅為樂不知禮義文理恣其所欲若此者必滅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一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種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偏亡謂闕一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以此為本故王者天大祖

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 諸侯不敢壞 [illegible] 大夫士有常宗 繼別子之後爲族人所常宗百世不遷之大宗也別子若[illegible] 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 得當爲德[illegible]德之本 郊止乎天子而社止於諸侯道及士大夫 道通也[illegible]道行神也祭法大夫適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道作蹈[illegible]蹈當是道誤爲蹈傳寫又誤以蹈爲諂耳 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十世 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 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 古者十里爲成[illegible] 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 [illegible] 持手而食者不得立祭廟 [illegible] 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illegible] 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 [illegible]郊血大饗腥也 饗尚

玄尊而用酒醴 [illegible] 先黍稷而飯稻粱 [illegible] 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祭月祭也齊讀爲嚌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不嚌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 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 文謂修飾理謂合宜 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 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爲太太一謂太古時也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是[illegible]大隆[illegible]雖備文理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 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 一謂一於古也此以[illegible]皆貴本[illegible]一也 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 [illegible] 昏之未發齊也太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 [illegible]發齊謂婚禮父親醮子而迎[illegible]此二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

故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所乘也素未集 丹漆也禮記大路素而越席文以丹 [illegible]用幾之茅索車之索麻絻績麻爲冕所謂大古冠冕不用 黍龍之屬也主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幬司馬貞曰幬音稠謂車蓋素幃亦質者也

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言一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和之尚質也縣鍾亦八編鍾而簡略也尚拊之膈未詳或曰膈當上古也拊樂器名膈擊也即所謂鳥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古樂所以不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拮膈鳴球韋昭曰古文膈爲擊或曰膈當爲特大戴禮作搏拊一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韜之義皆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師登歌令奏擊拊[illegible]不擊其聲而對其聲不取其聲質也朱絃練朱絲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以發越其聲故謂越疏通之使聲遲也史記作縣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也

凡禮始乎稅成乎文終乎悅校[illegible]故至備情文俱盡情文俱盡乃爲禮之至備[illegible]其次情文代勝不能具備或文勝於情或情[illegible]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質素是[illegible]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禮上順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之則天時人事皆亂也昌謂各遂其生也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在下位則使人順在上位則台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立隆盛之禮以極盡人情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太一是本末相順也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亦殺也稅亦脫略是終始相應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卑貴賤之別至察以其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有以明鵠殺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隊隊古墜字溺喪以其深故能使堅白者溺以其大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隊司馬貞曰恣睢毀訾也故繩墨誠陳矣則不

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失方猶道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勿易不變也若不在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無益

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東西南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貨賄問遺之類為行禮之用也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旌章為貴賤文飾也以多少為用多少異制所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當也禮或厚或薄唯其所當為貴也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若享獻之禮賓主百拜情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若尊之尚

[illegible]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雜是禮之中流[illegible]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皆致極也言君子於大禮則極其隆於小禮則盡其降殺中則得其中皆不失禮也步驟馳騁厲騖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廷也[illegible]騁不出於隆殺之閒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是猶此也民民泯無所知者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方皇讀為彷徨[illegible]中徘徊周帀[illegible]人也

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廣禮也[illegible]所歸積之處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引此明有禮動皆合宜也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

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穀讀爲鬬穀於菟之穀……哺乳小兒也……[illegible]）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illegible]）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厚……敬文……[illegible]）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illegible]）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illegible]……棺與茵也今云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于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illegible]……鄭康成云翣……以白布畫爲雲氣如今之攝……[illegible]……劉熙釋名……[illegible]……五采五貝黼翣黻翣畫翣皆戴圭……也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以下各有差也）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也孝子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illegible]）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昬殣凡緣而往埋之（[illegible]……經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爲緣身也）反無哭泣之節無

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是以至辱之道奉君父也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吉凶不使相掩[illegible]或曰不使相厭恐非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紸置也[illegible]纊新綿[illegible]此時知其必至於死憂閔也或曰紸當爲[illegible]紸往古作反以爲紸字非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以不[illegible]不忍[illegible]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作之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言[illegible]二月者也[illegible]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illegible]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

[illegible]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爲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須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illegible]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

卒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云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尒則翫[illegible]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illegible]久而平所以優生也[illegible]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中也賢者則達愛敬之文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

是也反也

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吉用吉時凶用凶也

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麤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持扶助也險謂不平之時

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窕冶窕讀為姚姚冶妖美也

其立麤衰也不至於瘠棄立麤衰以為居喪之飾亦不使羸瘠而棄

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隘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隘窮也懾[illegible]流禮之[illegible]也

故情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疏之節期止矣期當為斯

外是姦也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要而帶之相高以毀瘠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也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也[illegible]

故說豫娩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illegible]

歌謠謸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謸與傲同戲謔也號[illegible]聲與此義不同諦讀為啼[illegible]

[illegible]曰家人立而啼古字通用號胡刀反

芻豢稻粱酒醴餰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餰鬻菽藿喪者之食

卑絻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繐菅屨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卑絻與裨冕同衣裨衣而服冕也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卑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下皆服焉文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齊同麤麤布也今齊衰六升謂之資非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與者不服此也繐繐衰也鄭玄云繐衰小功之縷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陽有鄧繐布菅茅也春秋傳曰[illegible]杖菅屨也

疏房檖䫉越席床笫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廬倚廬[illegible]

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illegible]情固有端緒[illegible]環也

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純備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illegible]人雖自有兩端之情必須禮以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illegible]

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順從也孰精也修治也為作也

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

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僞之無所加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之往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也性僞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僞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辨治之亦由百神待天子而懷柔也卒禮者

荀子十三　六

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飯唅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鄭云用組組束髮也古文鬠皆爲括體謂爪揃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是飯唅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爲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爲栗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鄭云瑱充耳纊新綿也飯以生稻唅以槁骨反生

術矣生稻米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也說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鉤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唅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方尺二寸䞓裏著組繫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鬠而不笄謂但鬠髮而已不加冠及笄也士喪禮笄用桑又云鬠用組乃笄此云不笄或後世畧也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書其名于旌也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書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重以木爲之長三尺[illegible]

荀子十三　七

[illegible]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也士之禮用緇以幅長六尺謂明器之冠也薦器謂陳明器也鍪冠卷如兜鍪也縰韜髮者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鍪之言蒙也冒也所以冒首莫侯反或音冒甕廡虛而不實士喪禮甕三醯醢屑廡二醴酒皆有冪蓋喪禮陳鬼器人器鬼器虛人器實也禮記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棺中不施牀笫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木不成於雕斲不加功也瓦不成於器物不可用也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

可用也內或為用禮記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鄭云成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滕也味當作沫沫靧也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鄭云無宮商之調也輿藏而馬反告不用也輿謂輁軸也國君謂之輴藏謂埋之也馬謂駕輁軸之馬告示也言也士喪禮既啓遷于祖用軸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從迻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改常行之道更從他道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但畧有不盡備也貌形也但似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讀為促謂以[illegible]者也金革甲冑也轡所以御[illegible]也說文云靷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靷在胸[illegible]或曰[illegible]也今謂其物為貌下貌作明義象徙道又明不用也以器適墓象其徙居生時之器亦所以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皆在生時皆所以重孝子之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生器生時所用之器十數禮曰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之屬明器[illegible]不成[illegible]不成用之不成之屬禮記曰周人兼用之以示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雖用生器焉明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

壠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壠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壠貌猶象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遜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行字拂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䩍後謂之茀郭云以韋靶車軾及後戶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為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衾夷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蘊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為綏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五采羽注於翣首也歶讀為魚謂以銅魚縣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也縷讀為柳蔞字誤為縷字耳菲謂編草為蔽蓋古人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為扉隱也謂隱蔽之義也或曰菲讀為扉戶扇也幬讀為幌尉讀為罽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士喪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者五無簀也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所以禦止土者抗[illegible]也茨蓋屋也槾茨[illegible]番讀為藩[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皆不使[illegible]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葬埋之禮敬藏其形體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於器物若孔悝之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為謚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今之譜諜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

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illegible]）殺生而送死謂之賊（[illegible]）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illegible]）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illegible]）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illegible]）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illegible]）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乎天

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鉛與沿同[illegible]）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爵與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情至死不窮已故以三年[illegible]）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illegible]）故先王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illegible]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於三年矣）曰至

親以朞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宇中者謂萬物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為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由從也從大功以下也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閒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閒厠其閒也言期及情在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中取則於人又足以和人聚居粹乃文之道也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文飾人道使成文者鄭云言三年之喪禮之最盛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一謂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貫也原本也情中誠

也貌恭敬也致至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或為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也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廪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二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被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謂使人安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百穀之神以弃配之但各止祭一神而已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為王言社稷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三月之殯何也此亦問殯葬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

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生親將徙而歸在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愅詭悒僾而不能無時至焉愅變也詭異也皆謂變異感動之貌悒僾氣不舒憤鬱之貌爾雅云僾唈也郭云嗚唈短氣也言人感動或憤鬱不能無時而至言有時而至也愅音革悒音邑僾音愛故人之歡欣和合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愅詭而有所至矣[illegible]彼其所至者甚大動也[illegible]案屈然已則其於志意之情者惆然不嗛其於禮節者闕然不具[illegible]故先王案爲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文謂祭祀節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之盛

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以爲鬼事則畏而奉之故鍾鼓管磬琴瑟竽笙韶夏護武汋桓箾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論祭祀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鍾鼓韶夏之屬箾音朔賈逵曰舞曲名武汋桓皆周頌篇名箾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illegible]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敦惡之文也[illegible]卜筮視日齋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illegible]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illegible]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歆饗其祀然也物取

而皆祭之如或嘗之物取皆[illegible]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illegible]尸尸祭之又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是也[illegible]如神之親嘗然也毋利舉爵[illegible]文[illegible]不聞也主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illegible]酌[illegible]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illegible]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illegible]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illegible]

荀子卷第十四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illegible]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

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

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矣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

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
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
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
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
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
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
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
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

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
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
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
以羽毛從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
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
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
風易俗天下皆寧美善相樂故曰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
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
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
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
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
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
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
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

也明王以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
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
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
也聲樂之象鼓天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
簫和筦籥發猛塤篪翁博瑟易良琴婦
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
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笙簫和籥似星
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萬物曷以知舞

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意謘謘乎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其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也降脫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義而貴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解蔽篇第二十一

（[illegible]）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一曲，一端之[illegible]）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illegible]）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illegible]本亦求理以其蔽妬迷繆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辯則惠氏誘之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illegible]）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走亦馳也。[illegible]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illegible]亦馳而自是不[illegible]輟，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illegible]）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illegible]）故為蔽：（[illegible]）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illegible]）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illegible]）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末喜，桀妃。斯觀，[illegible]）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illegible]蘇氏以妲己女焉[illegible]有蘇，己姓國也。）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illegible]）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

國也九牧九州也牧[illegible]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南巢是歟以鬲為灊傳寫誤又吳[illegible]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頭縣於大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主其心言不為邪說所惑也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illegible]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呂

氏春秋曰宋康王[illegible]而群臣愈不畏何也[illegible]罪者皆不善者也[illegible]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則群臣畏矣宋王從之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當為戴[illegible]韓子曰戴驩為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illegible]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持扶持也召公呂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illegible]

書知賢輔，然後其福長也。長，丁丈反。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臣，欲立王子朝者。亂家，謂諸侯之家，事使得其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勠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埶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埶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尾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矣；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以術數也。由埶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既無才智，則盡不過便僻之事。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辨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

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言道者，體常盡變，猶天地常存，能盡萬物之變化也。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知，謂一曲之知於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矜持之，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藝，足以及先王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得，謂作春秋也。周道，謂詩書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明之備，不滯於眾人積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心不知道，則不以道為可，謂今意也。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

所可（人心既[illegible]不道[illegible]以問於其人心者） 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 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妬賢害善） 夫何以知（問何以知道） 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以能懲姦去惡） 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患不知道人） 故治之要在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問知道之術如何也） 曰虛壹而靜（能然則可以知道也） 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下同言心未嘗不藏然有所謂虛也） 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 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也）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志） 然而有所謂虛不以已所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

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illegible]不[illegible]於一[illegible]錯[illegible]雜[illegible]而至盡可以一待之也） 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因寢自行放縱也使任也[illegible]人心有所[illegible]則以夢[illegible]則又成謀[illegible]慮） 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於胸中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illegible]虛受之義也） 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備見物究則是虛壹而靜） 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人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illegible]也將行也[illegible]須道者之虛則將[illegible]其餘字皆衍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自行也以虛心須道則萬事無不行以一心事道則萬物無不盡以飾心思道則萬變無不察此[illegible]其本而未詳也） 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者虛則將也體謂不離道也） 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言無有壅蔽者）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既虛壹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

則毋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度制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謂當其分官謂不失其任裏當爲理材或爲裁也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知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爲皞皞皞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illegible]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illegible]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illegible]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illegible]其情之至也不貳其情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詩云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云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思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如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而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illegible]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皆藏於一技故不可爲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也[illegible]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illegible]精於道者兼物物[illegible]物者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不貳所以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

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爲志發口爲言官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謂之危戒懼之謂也側謂逼側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處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側可知也養心之微無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舜之爲治養其未萌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一於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讀爲沈泥滓也下同）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謂[illegible]和之氣）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矣（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爲

異端所蔽用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倉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虞箸古者倉頡之有天下守去投觀神農亦然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宋衷注云黃帝臣也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曾姻所[illegible]而[illegible]倕雖作弓矢未必能射而羿精之世弓矢羿已前有之[illegible]倕作弓當是文制精巧故亦[illegible]作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耳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與土同乘馬四馬也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乘杜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杜乘杜[illegible]相[illegible]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是蓋當爲視曾子言有人視庭中可以搏鼠於外安能與我成歌詠乎以外物亂之思不精故不能成歌詠也）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古有善射之人處深山空石之中名之曰觙觙字及事迹未詳所出或假設喻之耳）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上聲靜思其射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

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䖟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精誠也。闢，屏除也。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下荅之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能自彊於脩身也。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其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當爲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文作句耳。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身，未及甚好心思也，若思道之至，則自無寢，焉用焠掌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䖟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illegible]可謂危矣，言未能[illegible]戒懼矣。夫微者，至人也。可謂微者，精妙之謂也。至人也，[illegible]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illegible]與理會，不在作爲，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illegible]。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由於暗與理會故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行道[illegible]則不作，所謂造形而悟也；無彊則全無違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寑木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也。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哅哅，埶亂其官也。厭，[illegible]也，一涉反。漠漠，無聲也。哅哅，喧聲也。官，司主也。言勞亂耳目之所主。哅，許用反。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皆知爲[illegible]遠所蔽，故不往求矣。以喻守道者亦宜知其術之蔽類此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也。玄，亂也。或讀爲眩。瞽

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惑[illegible])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以疑決疑[illegible])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illegible]何代人好令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於宕山餌朮能致風雨者也)其為人也愚而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為立魅也([illegible])背而走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豈不哀哉([illegible])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忽猶恍惚也[illegible]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而有無[illegible]以無為有此皆人所疑惑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illegible]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illegible])

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可知物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年[illegible]疑[illegible]知)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周也)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當為措[illegible])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illegible]愚妄之人也)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學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足為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統類法之大綱)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士者修飾之名君子有道德之稱也)知

之聖人也（[illegible]之道者）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懼[illegible]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也）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甚其非以分為是之[illegible]也）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為是則謂之知，以智者能變非為是也）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詩曰無然詍詍）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以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illegible]之）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illegible]察非[illegible]合王[illegible]）

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illegible]）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illegible]）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illegible]）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illegible]）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言役心無益[illegible]）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illegible]）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泄為敗[illegible]）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illegible]）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

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沒墨也狐狸其蒼言狐狸之色尤外有異若以蔽塞爲明則臣下誣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爲馬也幽暗也險傾側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illegible]也[illegible]邇[illegible]敢言矣或已反悟也言與讒人相背反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荀子卷第十五

荀子卷第十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正名篇第二十二[illegible]

後王之成名[illegible]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illegible]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illegible]之[illegible]爵名[illegible]諸侯及三百六[illegible]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illegible]也期會也曲期謂[illegible]物之名[illegible]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爲通[illegible]散名之在人者[illegible]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固有[illegible]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沖和氣也事任使也言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之[illegible]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爲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爲之擇謂

之慮（指前事而言，謂之慮也）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為矯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者也）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行，下孟反）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人者有所知者；[illegible]所知有合於物也）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illegible]）性傷謂之病（[illegible]）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illegible]）

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illegible]）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illegible]）

（[illegible]民之從之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僇之，民乃服，是非乃定，是其類也）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illegible]）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illegible]）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illegible]）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illegible]）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illegible]樞要，大要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illegible]）

（[illegible]辨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知名則物無亂，故智者為之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illegible]）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illegible]）然則何緣而以同異？（[illegible]貴賤明[illegible]異之[illegible]）曰：緣天官。（天官[illegible]以[illegible]天官[illegible]）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illegible]）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illegible]色五色[illegible]）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illegible]）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illegible]）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氣[illegible]臭也。周禮曰：鳥皫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暑邑之酸[illegible]奇臭，衆臭也[illegible]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illegible]曰[illegible]洒當為漏，篆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螻，如螻蛄臭者也。）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癢同。滄，寒也[illegible]鈹當為鈒，傳寫誤耳[illegible]輕重謂分銖[illegible]此皆在人形體別異而立名[illegible]）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以心異。（說讀為悅[illegible]故[illegible]）心有徵知。（徵，召也。言心能召萬物而知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占知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illegible]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illegible]）五官簿之而不知，（[illegible]）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illegible]）然後隨而命之。（[illegible]）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

以喻則兼 單物以單名也，兼複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 謂單名複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共同其名，謂若單名謂之馬，雖萬馬同名，複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於分別也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 [illegible] 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illegible] 此當爲同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 [illegible]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 [illegible]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 名無故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illegible] 之若約爲天則人皆謂之天也

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illegible] 若天地日月之比也

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徑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也，即謂呼其名遂曉其意，不待解者，拂一音佛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 謂若兩馬同狀各在一處之類也 有異狀而同所者 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身也，蠶蛾之類也 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 [illegible] 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 狀雖變而實不 [illegible] 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 [illegible] 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 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illegible] 二之數也 此制名之樞要也 [illegible] 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 [illegible]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 [illegible] 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 [illegible] 若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 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以爲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因廢之禍，則觀見侮不辱 [illegible]

[illegible]孰可行與否則能[illegible]必不可行也 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 山淵平即莊子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爲高以泉爲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稱之名[illegible]人[illegible]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爲[illegible]不可故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爲寡芻豢甘大鍾樂我[illegible]以爲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 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實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爲下以下爲高若觀其情孰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也 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 非而謁楹[illegible]有牛[illegible]白馬非馬公孫龍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illegible]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illegible]實也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悖[illegible]違也所以心之所是所知之實驗其名之[illegible]則[illegible]所受者是其所辭者則可禁之也 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 辟讀爲僻 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 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辨說是非也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 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也 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 導達之以[illegible]道 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埶惡用矣哉 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illegible]不必更用辨埶也辨埶謂說其所以然也 今聖人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埶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荀卿自以正名及辨說之意也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辨 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

言物之稍難明命之不喻者[illegible]之使人易曉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以白命之[illegible]若[illegible]事多會其不喻者則說所以然若[illegible]不喻則[illegible]也 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也 [illegible] 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 [illegible] 累而成文名之麗也 累名而成文所以爲名之華麗也 用麗俱得謂之知名 [illegible] 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 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當爲異實言名者所以期於使實各異也 辭也者兼異實之

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此實以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說者不唯兼異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言期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所明則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主物心之於道亦然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國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以心為說成文為辭明心能知道明說能合心辭能成說也

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也請情也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有其名數因而喻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以別異物則已不過濫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其類而不悖也使共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以正道謂正名之道持於此以正之百家無所竄匿言皆知其數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

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不冥窮是以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辨說雖兼聽兼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騁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悚敬而聽他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他人之說是

非也不動乎眾人之非譽以眾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辨說也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者不求夸人耳目不賂貴之權埶不為貴賂而移貴者之權埶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者以說愛之也辟讀曰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奪謂吐論人不能奪利而不流利以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illegible］統類不虛誕也［illegible］齊也當丁浪反）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illegible］得其理使所吏反）故名之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實（訒難也過於志義相通之外則是務為難説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illegible］）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illegible］）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illegible］）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

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汝為鬼為蜮也則汝誠不可得見也姡然有面目汝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汝相見作此好歌以極汝反側之情［illegible］）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治之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待導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illegible］）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情之數言人情必然之數也［illegible］）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illegible］）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天性有欲心為之節制）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此一節未詳或既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illegible］）

[illegible]皆[illegible]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言所受于天之大欲皆[illegible]節人所受心之計度心之計亦受於天故[illegible]所受

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則心制欲之故 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雖多而所作為不及者由心制止之也 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無害於治也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 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 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焉 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所在於心不在於欲 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以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體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必不免於有欲也 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導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 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天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 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illegible] 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illegible] 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illegible] 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為貴賤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 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節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illegible] 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illegible] 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

不可盡因有所取所以故言學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强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 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乎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矣以欲而亂過此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欲而治此明若合道雖多欲亦可也不合道雖寡欲亦亂[illegible]）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可以不與權俱（[illegible]）

衡不正則重縣於仰而人以為輕輕縣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稱之衡也不正謂偏舉也[illegible]）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illegible]偏見知稱之權不正者也[illegible]）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illegible]）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從道則[illegible]）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illegible]）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道求富貴[illegible]）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illegible]）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illegible]）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

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嚮與饗同享也嗛足也史記[illegible]）假而得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樂救數曰先王以為嗛於志[illegible]口簟反 假或有人問之覺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粥皆當為[illegible]取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養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之所致也）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illegible]）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illegible]之物不及傭[illegible]人[illegible]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麤紃之履麤麻履也）屋室廬庾葭槀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

庾[illegible] 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埶列班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以足無貪知道之心加[illegible]）[illegible] 夫是之謂重己役物（[illegible]）[illegible]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illegible]無考驗者也 不見之行不聞之謀[illegible]人所不見聞者[illegible]）

（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illegible]並作無稽之言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言[illegible]疑在此耳）

荀子卷第十六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烏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道與導同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 枸讀爲鉤曲也下皆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 礱厲皆磨也礱與礲同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illegible]治也[illegible]服也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人之性僞之分者也 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子中人不及知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人任之官府之任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目明耳聰之不繫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作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偽為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何從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

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若
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
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膚文理）
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
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
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
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
偽起於信而生禮義
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
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
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
偽也（聖人所以異於衆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
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
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
（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柫今之農器連枷也亦發聲也）且化禮義之

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
為善者為性惡也（以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
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
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埶苟
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之中則不及於外也）用此
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
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
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人無
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
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性惡明矣其善者
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所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
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
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者分扶問反）今誠

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爲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爲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

試去君上之埶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illegible]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illegible]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illegible]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illegible]

[illegible]符以竹爲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檃栝之生爲枸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illegible]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應

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言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illegible]積偽然後成也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性同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illegible]為人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所須陶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眾人

也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言三人非獨其性極於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illegible]人倫至[illegible]亦有父子夫婦自別[illegible]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慢禮義則為曾閔擾[illegible]秦人[illegible]與眾人殊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

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以情於仁義安持執而察加日畢于此縣久縣繫以久長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雖作惡者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唯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

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然則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實事然則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illegible]可與能不同也[illegible]既不同則終不可以[illegible]此明禹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illegible]堯問於舜曰人情如何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

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曰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謂徑直省謂省節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與逸同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毋用齊疾也給謂應之速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毋用不適於用便與辯同旁魄音薄析速粹孰而不急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捷也粹孰謂所著論甚精熟也不急不急於用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爲意之論也若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道也天下有中道敢直其身而不傍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謂行道不顧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也不從其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爲可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齊[illegible]齊於信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推尚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解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黍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勢勁利足以距於來敵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排檠輔正弓弩之器檠巨京反）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曶齊桓公齊大公周文王號莊君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三劍以色爲名曶[illegible]采恍惚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有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鉅闕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卬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illegible]湛盧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辟不常寶菩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所以辟閭或此義歟）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騹讀爲騏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即列子盜驪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illegible]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illegible]）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illegible]）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illegible]天子無客禮[illegible]莫敢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

能言官人矣後記（之宮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善於禮下言舉手備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命喧森愈）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 今據此有注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

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上大…）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莫不服罪而

請（請刑或…）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康誥…斷罪取義…）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殛鯀興禹）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為殺管叔封康叔之比者）各以其誠通（尊卑分然其也誠皆得通達無屈撓）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人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公羊…尹氏卒…）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

擧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謀法欲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本而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

[illegible]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爲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爲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爲此五者死生則爲名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慎讀爲順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爲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爲也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illegible]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illegible]

荀子卷第十七

荀子卷第十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注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也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此愚闇以重[illegible]賢良也隓許規反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 倀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倀丑羊反 請布基慎聖人 請讀為[illegible]請說陳布基業在乎慎聖人也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 主既忌又苟欲勝人也 論臣過反其施 [illegible]之過在乎不行 尊主安國尚賢義 施式[illegible]反 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 [illegible]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 曷謂罷國多私 罷[illegible]多私國所以罷也 比周還主黨與施 [illegible] 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 明君臣之分則為賢 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 蹷顛覆也 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 [illegible]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 惡來飛廉之子[illegible] 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 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 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 易鄉回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 武王善之封於宋立其祖 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illegible] 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 累讀為縲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 招麾指揮也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 子胥吳大夫伍員字[illegible]百里奚[illegible]徙於秦 穆公得之強配五伯六卿施 [illegible]伯讀曰霸六卿天子六卿[illegible]大國亦僭置六卿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逆拒 [illegible]大儒不使通[illegible]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 展禽魯大夫柳下惠也[illegible]三絀謂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illegible]輸墮也言春申為[illegible]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請牧基賢者思 牧治 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

陂傾側此之疑 此之疑[illegible] 此讒人傾險也 基必施辨賢
罷 罷讀曰疲 罷疲也 文武之道同伏戲 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
伏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考戲與羲同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
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後王當時之王
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當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
誠不詳 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眞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
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 以四子及百家好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
詳或為祥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言堅固不[illegible]
[illegible] 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 衆人則不能[illegible] 讒夫則
[illegible] 水至平端不
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聖人之用心平如水 而有埶直而用
抴必參天 [illegible] 世
無王窮賢良 無王者興賢良窮困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
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
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
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 為治之意後權埶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

君子誠之好以待 君子以誠此道好以待用 處之敦固
有深藏之能遠思 [illegible] 又能深藏遠慮 思乃
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 [illegible] 神明也 精
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 [illegible] 治之道
美不老 [illegible] 君子由之佼以
好 [illegible] 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 接下以仁
孝也 成相竭辭不蹷 [illegible] 君
子道之順以達 [illegible] 宗其賢
良辨其殃孽 [illegible]
請成相道聖王 [illegible] 堯舜尚賢
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莊子曰堯讓天
下於許由[illegible] 善卷不受[illegible] 入深山不知
其處 堯讓賢以為民 為萬民不以為君 所以不私其子 氾利兼
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
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
適不遇世孰知之 蓋以自歎 堯不德舜不辭 皆歸

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

萬物備妻女任舉下備爲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以天下之故也

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爲德外不避仇內不

阿親賢者子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賢爲與禹勞心力堯

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

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

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以隨鳥獸蹌蹌也契爲司徒民

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水也書曰降水警予也

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云舜流共工于幽州[illegible]北

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illegible]淮泗各[illegible]禹溥土平天下

[illegible]止於十一世云十[illegible]者未詳其說也躬親爲民行勞苦

[illegible]虔爲分布治也[illegible]上也

[illegible]如字[illegible]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illegible]

[illegible]契玄王生昭明詩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illegible]居於

契爲堯司徒封於商[illegible]契卒子昭明立也

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相土乃遷於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

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爲夏司空勤其官而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

隨舉牟光莊子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道古

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是惡善之弊隱諱疾

賢良由姦詐鮮無災[illegible]良由姦詐少無災也患難

哉阪爲先聖[illegible]知不用愚者謀前

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

達蒙揜耳目塞門戶[illegible]門戶塞大迷惑

悖亂昏莫不終極[illegible]是非反易

比周欺上惡正直[illegible]正是惡心無度邪

枉辟回失道途[illegible]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

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illegible]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丁無獨字不

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知當爲知言人爲詐態上不知爲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埶（失輔弼之臣則埶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臣未詳其姓名[illegible]）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illegible]）（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蓋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爲郭[illegible]）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illegible]）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illegible]）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以衷對[illegible]）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illegible]）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illegible]）

> 荀子第十八

請成相言治方（言治國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臣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illegible]）臣下職莫游食（[illegible]）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illegible]）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illegible]）君法明論有常（[illegible]）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illegible]以法律貴賤各以其宜孰有私佞）

> 荀子第十八

君法儀禁不爲（君之法儀在禁止不可爲）莫不說教名不移（[illegible]）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illegible]）刑稱陳守其銀（[illegible]）下不得用輕私門（[illegible]）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於明其所以基業）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

〻〻聽也循伍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上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 聽之經明
其請 請者當為情聽獄之以在明其情 參伍明謹施賞刑 參伍猶錯雜也謂或
任參之或任伍之皆使明謹施十〻則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 顯者必得隱者復顯
民反誠 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 言有節稽其實 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
〻不欺〻〻稽考行實也 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
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 上情利不壅蔽則幽隱疏遠皆至
也 觀法不法見不視 所觀之法非去則弊見不視也 耳目既顯
吏敬法令莫敢恣 此已上君論有五之事也 君教出行有律

[illegible]論五教〻出於民所行有三〻也〻也 吏謹將之無鈹滑 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
[illegible]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 請謁
舍一也〻〻〻各以所宜不苟求也知此則以從者君巧拙之事亦皆止 臣謹修君制
變 臣職在謹修君職在制變 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
後世法之成律貫 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

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

爰有大物 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 非絲非帛
文理成章 絲帛皆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 非日非月為天下
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
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
敢請之王 〻以禮之巧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〻臣但見其功方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illegible]之先王[illegible]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
[illegible] 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
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
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 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

[illegible]之是以似之 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
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illegible] 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illegible] 或厚或薄帝
不齊均 以人雖同是天所生而知有厚薄[illegible] 桀紂以亂湯
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 涽涽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illegible]
[illegible] 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崇充也言[illegible]
[illegible] 君子以脩跖以穿室 跖柳下惠之弟太山

智以業之皆有不虛 大參于天精微而無形 皆在智也 行義以正事業以成 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 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 言智常欲 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 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 與表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 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 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 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此論君子之智明 小人之智不然也 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言滿天地 大參天地德厚堯禹 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 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 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

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 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 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 往來惛憊通于大神 出入甚極莫知其門 所謂所出也 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 雲所以成雨也 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

曰此夫大而不塞者歟 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歟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訊書問也行遠 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歟 雖往來 若使牢固 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 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歟（[illegible]）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illegible]）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在冬而煖[illegible]）廣大精神請歸之雲（[illegible]）雲（[illegible]故云此則明也）

有物於此𠑹𠑹兮其狀屢化如神（𠑹讀如其蟲倮之倮[illegible]）功被天下爲萬世文（文飾）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illegible]）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illegible]）棄其耆老收其後世（[illegible]）人屬所利飛鳥所害（[illegible]）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illegible]）五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illegible]）屢化而不壽者與（[illegible]）善壯而拙老者與（[illegible]）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爲蠶之時未有牝牡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illegible]）前亂而後治（[illegible]）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illegible]）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illegible]）蛹以爲母蛾以爲父（[illegible]）三俯三起事乃大已（[illegible]）夫是之謂蠶理（[illegible]）

蠶（[illegible]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illegible]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爲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分符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illegible]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爲從東西爲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謂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時用則存不用則亡（[illegible]）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爲鐵則巨爲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illegible]）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illegible]）

言鍼往來縫之貌曰箴 [illegible]往而縫也[illegible]反 結其尾線然後可箴 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 無羽無翼反覆甚極 極讀爲亟急也 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 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 簪以爲父 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 管以爲母 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纊 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也 理義 理也 箴 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爲時俗所明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 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 天地易位四時易鄉 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口錯亂也 列星隕墜旦暮晦盲 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喻百官弛廢 [illegible] 幽晦登昭日月下藏 [illegible]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爲照 公正無私反見從横 [illegible]私之人反見 志愛公利重樓疏堂 [illegible]公以利百姓非謂[illegible]重樓疏堂之業貴也 無私罪人憼革二兵 [illegible]備也[illegible]謂無私罪人[illegible] 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將去也以讒言相送或曰將將讀爲蹡蹡進貌 仁人絀約

敖暴擅强 絀退[illegible]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幽暗凶險[illegible]如此則賢不見用也 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 說文云螭如龍而黃[illegible]蝘蜓守宮[illegible]鴟梟惡鳥也[illegible]以爲鳳皇也 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 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比蓋誤耳當爲拂乎其[illegible]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 [illegible] 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illegible]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

弟子勉學天不忘也 [illegible]弟子疑[illegible] 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illegible]不得用[illegible]戰國之時世事已去[illegible]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 及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illegible] 其小歌也 此下一章即其反辭[illegible]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遠方猶大道也 仁人詘約暴人衍矣 [illegible]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illegible]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

琁玉瑤珠不知佩也（說文云琁赤玉也……瑤美石……）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雜布……）閭娵子奢莫之媒也（閭娵古之美女……）嫫母力父是之喜也（[illegible]）以盲爲明以聾爲聽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

荀子卷第十八

荀子卷第十九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大略篇第二十七

（此篇蓋弟子雜錄荀卿之語皆略舉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總謂之大略也）

大略（[illegible]）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illegible]）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屏謂……）（[illegible]）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輦謂人輓車……）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illegible]）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山冕……）

[illegible]以龍次[illegible]山次三曰華蟲次[illegible]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鄭注禮云裨之言卑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親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云大夫裨冕蓋亦言裨冕止於大夫士已下不得服也韋弁謂以爵韋爲弁而戴弁也[illegible]大夫素士爵韋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御者言臣下所進御也珽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剡上至其首而方也荼古舒字玉之上圓下方者也鄭康成云珽[illegible]外無所屈也荼讀如舒遲之舒儒者所畏在前也

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謂彫畫爲文飾彤弓朱弓此明貴賤服御之禮也

諸侯相見，卿爲介，相見謂於郊地爲會介副也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illegible]使則以卿爲上擯出會則以卿爲上介也

以其教出畢行，[illegible]

使仁居守。使仁厚者主後事[illegible]

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聘人以圭謂使人聘他國[illegible]瑗者大孔璧[illegible]以玦如環而缺[illegible]反絕謂反其將絕者此明諸侯以玉接人臣之禮也

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人之根本所施設在人其役用則在知盡善則在禮天施天道之所施設也此明爲國以仁爲先也

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志記也一曰玉帛禮之末也禮記曰不以美沒禮也

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詩小雅魚麗之篇指與旨同美也偕[illegible]字也時謂得時宜謂合宜此明聘好輕財重禮之義也

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illegible]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illegible]

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禮本爲中人設[illegible]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又漢藝文志小說家有務成子十一篇昭其名也[illegible]

成伯之[illegible]此明聖人[illegible]

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illegible]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鄉亦相助也[illegible]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儀禮作[illegible]

子曰率[illegible]諾唯恐不能敢忘命矣子言唯恐不能勉率以嗣先妣不敢忘父命也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所以稱行者有禮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惠亦賜也言行禮如此五者則可爲人之行也賜子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宮室妻子也此明能治家則以治國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面貌謂以顔色悦之不欲施小恵也故易家人曰有嚴君焉勿彊不欲使其慢也此語出曾子禮以順

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illegible]禮之大凡事生飾驩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illegible]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庸功也庸庸勞勞[illegible]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倫理也此五者非仁[illegible]出於義之理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illegible]義得其節則是禮有次序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illegible]仁有里義有門里與門皆謂禮也里所以安居門所以出入也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illegible]非其門皆謂[illegible]禮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illegible]遂理而不敢不成義雖得其理而不敢行則不成義[illegible]審節而不知不成禮雖能明審節制而不知其意也知或爲和和而不發不成樂雖和順積中而英華不發於外無以播之則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言四者雖殊同歸於得中故曰其致一也君子處

仁以義然後仁也仁而能斷行義以禮然後義也雖有斷而不違禮然後為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反本也本謂仁義末謂禮節謂以仁義為本終成於禮節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通明三者然後為道

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竽笙之屬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襚唅之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事故吉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弔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速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禮者政之輓也如輓車然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上卿於周若冢宰也皆謂書於策而授天子深戒之也言天下安危所繫甚憂責之長也何以台之能為天下除患則百福歸之不能則反為賊害所為之說易之以下為也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讀為捷速也中卿若宗伯也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傳等一策第二策也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下卿若司寇也慶者雖在堂弔者已在門言相襲之速閭門之外也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言同門出入也異其曰憂喜於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豫讀曰可戒備也三策第三策

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兩人共耕曰耦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

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殺謂田獵禽獸也禮記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蚤謂下先上也又曰朝辨色始入殺大蚤乃陵犯也朝大晚乃解怠也或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此為早也又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義殊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辟讀為避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一命公侯之士再命大夫三命卿也鄭注禮記曰此

皆鄉飲酒時齒謂以年之 [illegible]
雖七十者不敢先言不唯不[illegible]敢先[illegible]也 上

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此覆一命再命三命也 一命雖公侯之士子男之大夫也 故曰下大夫

吉事尚尊，喪事尚親 吉事朝廷列位也 喪事以親疏為服也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老者以養 不得謂不得聖人之禮 驩與歡同

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

聘，問也。享，獻也。私覿，私見也 使大夫出以圭璋聘 所以相問也 聘享以束帛加璧 享所以有獻也 享畢賓奉束錦以請覿 所以私見也 聘享以賓禮見 私覿以臣禮見 故曰私見 鄭注儀禮云享獻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 爾雅曰穆穆敬也 皇皇正也 郭璞云皇皇自修正貌 穆穆容儀謹敬也 言語之美 所以威儀 修飾或以穆穆 美也 皇皇 有威儀也 詩曰皇皇者華

朝廷之美，濟濟鎗鎗 濟濟 濟濟 多士 鎗鎗 行列貌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 謗上曰訕 亡去也 疾與嫉同 惡也 怨謂若公弟叔肸 怨而不仕 若衞臣 一弟 怒謂若慶鄭也

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 之往也 禮記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 是謂君臣為謔也

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粱肉，有酒醴則辭 [illegible]

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 [illegible]

易之咸，見夫婦 易咸卦艮下兌上 艮為少男 兌為少女 故曰見夫婦

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 易說卦曰有天地然後有男女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故以夫婦為本

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 陽唱陰和 然後相成也

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 聘士 謂若安車束帛 重其始也 近而敬反

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蹷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和樂之聲 此言行環之聲和樂人心

步中武象，趨中韶護 謂行則中武象 趨則中韶護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 右徵角 左宮羽 趨以采齊 行以肆夏 是其類也 或曰此和樂謂在車和鸞之聲 步驟之節也

君子聽律習容而后士 君子在位者之通稱 禮記曰既服習容觀玉聲 聽律謂聽佩聲使中音律也 言威儀如此乃可為士 士者修立之名也

霜降逆女，冰泮殺內，十日一御 此蓋誤耳 當為冰泮逆女 霜降殺內 故詩

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殺成也內謂失時也十日一御即殺內之義冰泮逆女謂發生之時合男女也霜降殺內謂閉藏之時禁嗜欲也月令在十一月此云霜降荀卿與呂氏所傳聞異也鄭云歸妻謂請期也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二月可以成婚禮故此云冰泮逆女殺所介反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儀禮士相見云士視父目遊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若不言則視足坐則視膝鄭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已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蓋臣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可以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雟彼在車上故與此不同也文貌情用相爲內外表裏文謂禮物貌謂威儀情謂中誠用謂語言質文相成不可偏用也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應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注解於下禮論篇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貨謂聚斂反以奉欲君身謂死衛社稷人謂擧賢也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易小畜初九之辭復返也自從也本雖有失返而從道何其咎過也春秋賢穆公以爲能變也公羊傳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謂前不用蹇叔百里之言敗於殽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詞然後見也士有妒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妒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妒掩蔽公道謂之暗昧奉妒昧者

謂之交譎交通於譎詐之人相成爲惡也交譎之人妒昧之臣國之葳孽也葳與織同孽妖孽言並爲國之災害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國賴其口而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祆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祆不富無以養民情衣食足知榮辱不教無以理民性人性惡故須教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五畝宅也百畝一夫田也務謂勤勉之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勿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立太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禮謂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十義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道謂教導之使行六禮十義也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表築旌之宮武王封善天下歸之孔安國曰商容殷之賢人紂所貶退也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天下之國皆有俊士每世皆有賢人迷者不問路

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illegible]後不能用也所以迷由於不問路溺由於不問遂亡由於好獨遂謂經隧水中可步之徑也獨謂自用其計）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詩大雅板之篇毛云芻蕘薪者也鄭云服事也我之所言乃今之急事汝無笑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皆類於法而舉之也）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其理雖異其守則一謂若爲善不同同歸於理之類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通明於類然後百姓應之謂賞必賞功罰必罰罪不失其類）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順人心然後可行也）

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不與新有昏朞不事（古者有喪昏皆不當爲來謂從他國來或者之人入來地不事所以人車徒之政與謂繕也事謂力役）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子孔子也子家駒魯公子慶之孫公孫歸父之後名羈駒其字也續然補續君之過不能與功用故不如晏子也）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雖有功用不如子產之惠也）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雖有恩惠不如管仲之才略也）

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不全用仁義也）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言四子皆類郊野之人未受漬於仁義故不可爲王者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以正色攻去邪心乃可與言也）公行子之之燕（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言不求遠大也曾元曾參之子）志卑者輕物（輕物事）輕物者不求助（不求賢以自輔）苟不求助何能舉（舉猶[illegible]也[illegible]）

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illegible]禮義之俗以[illegible]焚其尸今不憂[illegible]）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illegible]利夫秋豪之細其[illegible]靡弊及於國家言[illegible]）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illegible]以眸審見之於心亦思慮亦當反覆審其情如眸子之求箴也）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

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克勝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皆謂貨財也）士不通貨財（士賤雖得亡之亦不得貨遷如商賈也）有國之君不息牛羊（息蕃畜也）錯質之臣不息雞豚（錯置也質讀為贄孟子曰出疆必載質蓋[illegible]）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為場園（冢卿上卿不脩幣謂不脩財幣販息之也治稼穡曰場樹果[illegible]曰園[illegible]）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竄容也謂容集其手而力作也）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illegible]王家猶不得無誅伐至成康然後刑措也重引此者以明不與民爭利則刑罰省也）多積財而

羞無有（[illegible]）重民任而誅不能（[illegible]任而復誅之）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闇飾矣（好羞貧而事奢侈則民闇其脩飾也）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衢道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絕故舊矣與義分背矣（[illegible]）上好富則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疾苦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illegible]婦言是用也）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illegible]）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illegible]等級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illegible]）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不以事[illegible]告但委任而已謂若使禹治水不告治水之方略）農

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無人御敵故知必克）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卞魯邑莊子卞邑大夫有勇者）晉人欲伐衞畏子路不敢過蒲（蒲衞邑子路蒲宰杜元凱云蒲邑在長垣縣西南）不知而問堯舜（好問則無不知故可比聖人也）無有而求天府（知無而求之是有天府之富）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問先王之道則可爲堯舜）六貳之博則天府已（求財於六貳之博得之不窮故曰天府天府天之府藏言六貳之博可以得財[illegible]六博也[illegible]亦二六[illegible]）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如蟬蛻也幡與翻同）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顔色出辭氣效（[illegible]）無留善（有善即行無留[illegible]）無宿問（當時即問不[illegible]）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非知之難惟艱故善行之者足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illegible]）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illegible]唯一故曰如窮也）君子隘窮而不失（不失道而貴獲）勞倦而不苟（不苟[illegible]）

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illegible]斯以飢寒而志不[illegible]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蓋[illegible]亦當讀爲昔或曰細席謂論之席[illegible]曰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無有一日[illegible]）雨小漢故潛（[illegible]或曰爾雅云漢爲潛[illegible]今退曰漢水[illegible]爲潛今[illegible]是也）人盡小者大（[illegible]小者[illegible]而成乎其盛也乃[illegible]小至大者也）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聲問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illegible]）言而不稱師謂之畔（畔者倍[illegible]）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illegible]）不足於信者誠言（[illegible]故誠實其[illegible]故信不能[illegible]）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illegible]胥命[illegible]古者不盟[illegible]）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皆言[illegible]）

與理冥會者[illegible]者也根謂爲人[illegible]根也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illegible]使人可聞[illegible]行[illegible]使人可見不苟爲[illegible]孝子也）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說皆讀爲悅近親遠附[illegible]）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假於君子謙辭也晏子先於孔子曾子之父猶孔子弟子此云晏子[illegible]好事者爲之辭）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檃栝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illegible]）

君子之檃栝不可不謹也慎之（[illegible]）

蘭茝稾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雖有香草外以浸於甘醴一[illegible]佩[illegible]所漸者美而加貴也[illegible]）

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雖正直之君其所漸[illegible]）

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和之璧楚人卞和所得之璧[illegible]井里里名厥也[illegible]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

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言所得多）

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illegible]）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illegible]）

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illegible]）

君子壹教弟子壹學亟成（[illegible]）

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illegible]）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也（[illegible]）

學者非必爲仕而

仕者必如學仕如學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息休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詩商頌那之篇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毛云匱竭也類善也言孝子之養無有匱竭之時故天長錫以善也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illegible]妻[illegible]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詩大雅既醉之篇[illegible]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詩豳風七月之篇[illegible]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壙[illegible]冢也[illegible]如高貌[illegible]

[illegible]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好色謂關雎樂得淑女也盈其欲謂好仇[illegible]不敢過禮求之此言好色人所不免美其不過禮也故詩序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其誠以禮自防之誠也比於金石言不變也其聲可內於宗廟謂以其樂章播八音奏於廟[illegible]合樂周南關雎葛覃[illegible]詩云關雎[illegible]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illegible]足其聲可內於宗廟者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illegible]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小雅多[illegible]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illegible]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禮四十而仕五十而後爵此云[illegible]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illegible]下一年也雖人君之子猶[illegible]冠而後聽其政治以明教至然

…教之易 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 有君子之質而所好得其人謂得賢師也 其人也而不教不祥 祥善 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 既無君子之質又所好非其人也 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 若使不善人教非君子是猶資借盜賊之兵糧爲害滋甚不如不教也齎資 兵五兵也 不自嗛其行者言濫過 嗛足也謂行不足也 所以不足其行者由於言辭凡濫過度也 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豎褐僮豎之褐亦短褐也言賢人雖貧窮義不苟豈安取此口過而行不副之事乎 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柳下惠魯人公子展之後名獲字禽居於柳下謚惠季其伯仲也後門者君子守後門至賤者子夏言昔柳下惠衣之弊惡與後門者同時人尚無疑怪者言安於貧賤渾跡而人不知也非一日之聞言聞之久矣 爭利如蚤甲而喪其掌 蚤與爪同言仕亂世驕君縱得小利終喪其身矣 君人者不可以不愼取臣匹夫不可以不愼取友友者

所以相有也 [illegible] 道不同何以相有也 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 [illegible] 取友善人不可不愼是德之基也 [illegible] 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詩小雅無將大車之篇 [illegible] 藍苴路作似知而非 [illegible] 偄弱易奪似仁而非 [illegible] 悍戇好鬬似勇而非 [illegible] 丁絳反 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棄國捐身之道也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 反復也出去也 [illegible] 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

之流言謂流轉之言不定者也[illegible]生自纖微細故君子早絕其萌[illegible]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必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閒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皆引此兩句以明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誠忠誠言不可以虛詐事智者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並音悅

語曰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知者甌臾皆瓦器也[illegible]甌臾者也或曰甌臾器下之地史記曰甌窶滿溝汙邪[illegible]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家謂各私其說成家之言若宋墨者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參驗之[illegible]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illegible]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曾子自傷不知以食餘之傷人故泣涕深自引過非門人之言豈有異心欲傷人哉乃所不知也[illegible]此者以譏時人飾非自是聞言不知與曾子異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illegible]當人所長而辨爭也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塞掩也移就也仕與事同事所習也言掩其不善移其所[illegible]也疏通也[illegible]其辯所操之事邪僻[illegible]也操七刀反

多言而類聖人也[illegible]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喆然雖辨小人也[illegible]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串習也工患反有夫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唯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特[illegible]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易牙齊桓公宰夫知味者師曠晉平公樂師知音者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法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言不假[illegible]速之甚也更工衡反飲而不食者蟬也

不飲不食者浮蝣也 浮蝣[illegible]

求其下未略多[illegible] 得荀且如浮蝣非也 虞舜孝己孝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 辟讀為避曰賢者不遇時危行言遜 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也惟惟而亡者誹也 惟讀為唯唯聽從貌常聽從人而[illegible]亡者由於退[illegible] 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已解於[illegible]篇 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illegible]

在命 誥誓不及五帝 [illegible]

盟詛不及三王 [illegible] 交質子不及五伯 [illegible]

荀子卷第十九

荀子卷第二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 注

宥坐篇第二十八

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之於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 春秋哀公三年[illegible]欹器傾欹易覆之器 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 宥與右同[illegible]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illegible]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文[illegible] 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 挹酌 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 撫掩也猶言蓋世矣 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挹亦退也[illegible]挹損[illegible]

孔子爲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少正官名卯其名 攝相也朝日聽朝也）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聞人謂有名爲人所聞知者也始謂先誅之也）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心達而險謂心通達於事而凶險也辟讀曰僻醜謂怪異之事澤有潤澤也）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强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營亦爲熒熒衆惑衆也反是以非爲是也獨立人不能傾之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韓子曰太公封於齊東海上有居士狂矞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太公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急傳而問之曰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

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夫王之所以使其臣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爲君乎是以誅之也尹諧潘止付里乙史付事迹並未聞也）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詩邶風柏舟之篇悄悄憂貌慍怒也）

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也（別猶決也謂不辨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說曰是老也欺予（老大夫之尊稱春秋傳曰使圍將以伐爲寡君老也）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訟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獄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亦善守故獄謂之犴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害人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賦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

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即，就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周公命康叔使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義猶曰未有使人可順從之事故有抵犯者自當其辜致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illegible]）綦三年而百姓往矣（百姓從化極不過三年也）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百姓與往然後誅其姦邪也）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illegible]）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illegible]）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illegible]負重也任負[illegible]陵遲言[illegible]之勢漸慢也王肅云陵遲[illegible]也）數

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小雅大東之篇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陵遲哀其法度墮壞）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詩邶風雄雉之篇）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稽首致敬之至有所不來者爲其上失其道而人散也若能反化使下人稽首歸向雖道遠能無來乎）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illegible]）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illegible]）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illegible]）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

不懼似勇（[illegible]）主量必平似法（[illegible]）盈不求槩似正（[illegible]）淖約微達似察（[illegible]說苑作綽弱微達）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以萬物出入於水則必鮮絜似善化者之使人去惡就美也說苑作不清以入鮮絜以出也）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常然而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說苑作其折必東也）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illegible]）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鄙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强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無以教人也）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illegible]）與小人處者吾殆之也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illegible]具然自滿足之貌也）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illegible]）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illegible]）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女以忠者爲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女以諫者爲必用邪吳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姑蘇吳臺名也）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且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不爲求通）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皆爲天命）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爲善不爲在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

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重耳晉文公名比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而浴薄而觀之公因此激怒而霸心生也）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謂以甲楯五千棲於會稽也）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為[illegible]所不禮）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居謂[illegible]也家語作[illegible]者）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乎哉（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illegible]此樹之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被九蓋皆繼被有說邪匠過絕邪（[illegible]）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常有說（[illegible]）官致良工因麗節文（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極其良工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無[illegible]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弟與悌同謂行卑如弟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上自從於君父下篤愛於卑幼）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使則儒道畢矣（志安於禮不妄動也言發以類不陵節也如此則儒者之[illegible]）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也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不從命乃衷（衷善也謂[illegible]發於衷心也）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illegible]）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愨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illegible]）災禍患難而能無

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注：不幸以不順[illegible]）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注：不敢[illegible]）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注：[illegible]）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

孝之名何也（注：[illegible]胼胝也胝皮厚也胝丁私反）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注：[illegible]）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注：[illegible]）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注：[illegible]）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

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illegible]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裾裾衣服盛貌說苑作襜襜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放讀爲方國語曰方舟投柎韋昭曰[illegible]非唯下流水多邪[illegible]今汝衣服既盛顔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illegible]由[illegible]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illegible]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illegible]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皆在不隱其情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illegible]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顔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illegible]顔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illegible]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illegible]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公輸魯巧人名

（[illegible]外人不台加也）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衆人已知禮可以爲法而不知其義者也）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illegible]內人之疏外人之親[illegible]）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illegible]）身不善而怨人不以反乎（反謂反[illegible]）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源水小[illegible]）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曾元曾子之子也）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堀與窟同）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珉石之似玉者）爲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惡音烏[illegible]）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illegible]）栗而理知也（[illegible]）堅剛而不屈義也（[illegible]）廉而不劌行也（劌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物似有德行者）折而不橈勇也（[illegible]）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澤[illegible]）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似有[illegible]）故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illegible]）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詩秦風小戎之篇引[illegible]）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illegible]）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廉潔不聞[illegible]）三者在身曷怨人（[illegible]）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不識天命也）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南郭惠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為號莊子有南郭子綦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栝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illegible]）有而不施窮無與也（[illegible]）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也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志記識也服古之服）[illegible]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舍去）[illegible]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章甫殷冠王肅云絇謂屨頭有拘飾也鄭康成云絇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紳[illegible]）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即朝[illegible]也絻與冕[illegible]）斬衰（[illegible]）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儀禮喪服曰斬者何[illegible]負板在右有辟領孝子哀戚[illegible]）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illegible]人之賢愚觀其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

色（色□□□□故之色知其好惡也論語云色斯舉矣）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不知□賢但自憂而已）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父門接待於物皆□□不能辨是非依倚失據也）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不知可貴者）從物如流不知所歸（[illegible]）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illegible]）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illegible]）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illegible]）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illegible]）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illegible]）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illegible]）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illegible]）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illegible]）如

此則可謂士也（[illegible]）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以爲有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猶然舒遲之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家語[illegible]）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本亦身也）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illegible]）富有天下而無怨財（[illegible]）布施天下而不病貧（[illegible]）如此則謂賢人矣（[illegible]）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illegible]）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

所以理然不取舍也（辨情性乃能理其非之取舍不[illegible]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其事謂聖人所理之事也辨別也別萬事如天地之別萬物各使區分）明察乎日月（聖人之明察如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總要猶統領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illegible]如風雨之生成也）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繆繆當為穆穆[illegible]肫肫[illegible]雜亂之貌[illegible]萬物錯雜[illegible]而衆人不能循其事[illegible]）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嗣繼也言聖人如天[illegible]繼嗣[illegible]其事[illegible]）百姓淺然不識其隣（隣近也百姓[illegible]見不能識[illegible]所謂日用而不知者也）若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

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三問不對（[illegible]）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illegible]拘與句同句領也[illegible]古之人衣上有冒而[illegible]服也[illegible]以句領繞頸也禮正服方領也）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美大其問故謙不敢[illegible]）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胙階仰視榱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illegible]）君昧爽而櫛冠（昧闇爽明[illegible]）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不至矣（[illegible]）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illegible]）亡國之虛則必有數蓋焉（[illegible]亡國之虛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

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不至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illegible]）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illegible]）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資與齊同苴杖竹也苴謂蒼白色自死之竹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illegible]）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不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illegible]）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問取人之術也）孔子對曰無取健（[illegible]）無取詌（[illegible]）無取口啍（[illegible]）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illegible]）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尒也（[illegible]）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illegible]）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illegible]）計勝怒則彊怒勝計則亡

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illegible]）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illegible]）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illegible]）兩驂列兩服入廄（列與裂同謂外馬擘裂中馬牽引而入廄）定公越

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illegible]）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銜體，銜與馬體也。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謂調習其馬，或步驟馳騁，盡朝廷之禮也）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定公更請少進其說）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illegible]欲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勸而天下自來（[illegible]）執一如天地（[illegible]）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illegible]）忠誠盛於內賁（飾）於外形於四海（[illegible]）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illegible]言天下盡歸不待致，果何用致也）魏（[illegible]）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illegible]）吳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illegible]）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illegible]）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疑謂博聞達識可決疑惑者也）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

者又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illegible]學也）伯禽將歸於魯（伯禽周公子成王封…）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女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illegible]）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慎（[illegible]務其用也…）此三者其美德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者…）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女又美之（彼伯禽既無道德…傷寬容此乃出…）

（[illegible]）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illegible]）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illegible]也以徵猛之也）彼爭者均者之氣也女又美之（[illegible]）彼其慎也是其以淺也（[illegible]）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周公聞…踰謂過一日也）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illegible]）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illegible]）彼淺者賤人之道也女又美之乎吾語女我文王之爲子（[illegible]）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illegible]）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周公自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illegible]…相見禮曰主人…）

（[illegible]）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illegible]）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illegible]）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illegible]）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illegible]）

得三人以明接士不慮無由得賢也故上士吾薄爲之貌下士吾

厚爲之貌上士中識重之故吾薄爲之貌下士既無勒勸之禮禮少以士之心故厚爲之貌也

加謹敬也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人不

知以爲越踰外士中以德知以故其至也士至而後見物物事也見物

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女以魯國

驕人幾矣幾危也居公以我以大之魯國猶不敢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欲驕人危矣夫

仰祿之士猶可驕也仰魚亮反正身之士不可驕

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

荀子第二十 三八 陳用

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語曰繒丘之封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

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

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

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瘉

卑每益祿而施瘉博位滋尊而禮瘉恭是

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

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下謙下也子貢問欲爲人下未知其益也孔

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抇之而得

甘泉焉抇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播焉草木殖

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

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

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宮之

奇虞賢臣也不從以其族行去具未詳其姓名左氏傳曰

襄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

荀子第二十 三九 陳用

百匹 [illegible] 齊師 [illegible] 正輿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

知而身死國亡也

爲說者曰孫卿不及孔子是不然孫卿迫

於亂世鰌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

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詘約天下冥冥行

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

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爲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奈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

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爲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爲綱紀嗚呼賢哉宜爲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辟世箕子佯狂田常爲亂闔閭擅强爲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爲說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爲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自爲說者已下或荀卿弟子之辭也

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

勸學篇第一
修身篇第二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成相篇第八

儒效篇第九
王制篇第十
富國篇第十一
王霸篇第十二
君道篇第十三
臣道篇第十四
致仕篇第十五

議兵篇第十六
强國篇第十七
天論篇第十八
正論篇第十九
樂論篇第二十
解蔽篇第二十一
正名篇第二十二
禮論篇第二十三
宥坐篇第二十四
子道篇第二十五
性惡篇第二十六
法行篇第二十七
哀公篇第二十八
大略篇第二十九
堯問篇第三十
君子篇第三十一
賦篇第三十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孫卿趙人名況方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之若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甚衆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才年五十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詩禮易春秋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人或謂春申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

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爲歌賦以遺春申君春申君恨復固謝孫卿孫卿乃行復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孫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而相秦及韓非號韓子又浮丘伯皆受業爲名儒孫卿之應聘於諸侯見秦昭王昭王方喜戰伐而孫卿以三王之法說之及秦相應侯皆不能用也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孫臏爲變詐之兵孫卿以王兵難之不能對也卒不能用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孫卿以爲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

孫卿退而笑之曰夫不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亡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孫卿卒不用於世老於蘭陵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子芊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軻孫卿爲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爲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爲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爲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於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

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
用其言悽愴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
於閭巷而功業不得見於世哀哉可為霣
涕其書比於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臣向
昧死上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
中孫卿書錄

荀子卷第二十

將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御史臺主簿臣[illegible]同校
[illegible]所校

嘉慶初年借得影鈔大字宋本校世德堂本
及盧校盧抱經本今年又從
藏此書者借此印本對勘訂正影鈔之誤細驗
避諱不特在熙寧元豐後且在淳熙之後多年
或校有修改致然耶所補寫各卷失葉則皆非
甚與錢耕道刊本既互有短長又互有失葉殊
未可相補也在宋世別有遞本為王厚齋所見
又有二浙西蜀本多耕道所見今皆無可訪得因
附識於此時
道光己丑立秋日　元和顧千里

[illegible]

[illegible]

顧澗薲題跋 寫大字本荀子後

嘉慶初年借得影鈔大字宋本校世德堂本及盧抱經
本今年又從黃蕘圃書借北宋刊本對勘訂正影鈔之誤
細驗道諸不能存疑寫元當後且在淳熙之後多年或
板有修改致然耶所補寫各卷與葉則皆非善與錢耕道
刊本既互有短長又互有失葉可相補也在宋世別
有建本為王厚齋所見又有一浙西蜀本為耕道所見今
皆無可訪得附識於此時道光己丑秋日元和顧千

荀子　序目一葉第十紙抄示

序文上半葉有圖書三个　平江汪振勳棣泉氏印記　道鄉書院　士礼居
序文第二葉後面第八行第十二兩字抄
第一卷第一葉上半葉有圖書十三个　百宋一廛　修汲轩　郁氏子也　同心之印
道鄉書院　汪士鍾印　閬源真賞　黃丕烈印　復翁　郁松年印
蕘父　汪振勳印　棣泉
第一卷第五下半葉第八行第十九字二十五兩字抄
第一卷第十二下半葉第七行第二十字微抄　又第八行第十九字微抄
第一卷第十三下半葉第八行第十六七兩字抄
第一卷第十四下半葉第六行第一二兩字抄
第一卷第廿六下半葉第十二行第二十字抄
第二卷第二上半葉第一行第十三四兩字抄
第三卷第七下半葉第九行第廿五字抄　又第八行第廿五字抄
[illegible]　又第九行第十九字抄

第二卷第十六上半葉第二行第十八九兩字抄
第二卷末有圖書二个　郁松年印　蕘父
第一卷上半葉有圖書五个　汪士鍾藏　汪振勳印　棣泉　郁松年印
蕘父
第三卷第八葉第七行第十七字微抄
第三卷第十三上半葉第八行第十八字抄　又第二行第一字抄
第三卷第廿四下半葉第八行第十三四字微抄
又　第十八上半葉第二行第十一字微抄
又　第十九上半葉第二行第一字微抄
又　第廿六下半葉第八行第十六字微抄
第四卷第一下半葉第七行第廿一字微抄
又　卷第四下半葉第一行第十七字微抄
又　第七下半葉第一行第十三四字微抄
又　第十三下半葉第八行第十四字微抄
又　第廿六下半葉第四行第十七字微抄　又第七行第十一字微抄
又　第廿二下半葉第八行第廿六字微抄

9

第四卷第廿三上半葉第一行第十六字微抄
第四卷末有圖書二个　忠公後裔　郁氏同心
第五卷上半葉有圖書二个　汪士鍾藏　汪振勳印　棣泉
第五卷第一二兩葉全抄
又　第五上半葉第八行第一字微抄　又第三十五上半葉第八行第一字微抄
第六卷第二十下半葉第二行第十五字微抄
又　第十四下半葉第七行第十七字微抄
又　第廿三上半葉第一行第十四字微抄
第七卷上半葉有圖書四个　汪士鍾藏　汪振勳印　棣泉　秋汀審藏
又　第三上半葉第一行第十三四五六廿四字微抄
又　第九下半葉第七行第十六字微抄
又　第十二下半葉第七行第十七字微抄
又　第廿三下半葉第七行第十六字微抄
第八卷上半葉有圖書一个　郁松年　蕘父
又　第十三下半葉第一行第十四字微抄
第八卷末有圖書二个　忠公後裔　郁氏同心
第九卷上半葉有圖書四个　汪士鍾藏　汪振勳印　棣泉　道鄉書院
又　第五下半葉第七行第十二字微抄
第十卷上半葉有圖書二个　宋本　斯伯鑒賞
又　第十二下半葉第七行第十七字微抄
又　第廿下半葉第八行第十二字微抄
第十一卷上半葉有圖書五个　汪士鍾藏　汪振勳印　郁松年印　蕘父
又　第七八兩葉全抄　又第十五上半葉第七行十七八廿三字微抄
棣泉
又　第十九下半葉第八行第十六字微抄
又　第七下半葉第三行第十一二兩字微抄
第十二卷上半葉有圖書一个　勤有堂
又　第八下半葉第七行第十六字微抄　又第八行第十六字微抄
又　第九下半葉第七行第十四五六七廿四字微抄
又　第九行第廿二三兩微抄　又第七行第廿一二兩字微抄
又　第廿上半葉第一行第十六字微抄　又第三行第十六字微抄

第十二葉第二三本 欠第三行第十七八兩字微抄 又第九行第十六字微

第十二葉末尾有圖書二方 忠公慎齋 鄧同心印

第十三葉上半頁有圖書五方 汪士鍾藏 汪振勲印 楳泉 碩宋

儒

第十三葉第一二兩頁全抄 又第四下半頁第九行第十六字抄

又第十一下半頁第二行第十二字微抄

又第十四上半頁第二行第十一二兩字微抄 又第十五下半頁第十八字微抄

又第十七八九二十共四頁全抄 又第二十二下半頁第二行第七字微抄

第十三葉末尾有圖書三方 瓶花齋 茶父 道御書院

8 第十四葉第一二兩頁全抄

第十五葉上半頁有圖書三方 汪士鍾藏 汪振勲印 楳泉

第十六葉上半頁有書二方 瓶花齋印 茶父

又 第四上半頁第六行第十六字微抄 第八行第廿一字微抄

又 第一下半頁第一行第十七字微抄

第十七葉上半頁有圖書四方 汪士鍾藏 汪振勲印 楳泉 碩宋齋

第十七葉第十四上半頁第三行第十九字微抄

又 第五行第廿二字微抄

第十七葉末有圖書三方 武陵 忠公慎齋 鄧印同心

第十八葉上半頁有圖書一方 道御書院

第十八葉下半頁有圖書 第一行第一字微抄

第十九葉上半頁有圖書五方 汪士鍾藏 汪振勲印 楳泉 瓶花齋

印 茶父

又 第五上半頁第九行第十六字微抄 又第十六字抄

又 第八行第四字微抄

又 第廿六下半頁第一行第五字微抄

第二十葉末有圖書 楳泉 吳下汪三 [illegible] 碩宋

不僧道人 古孔居 蒦園卅年積力所聚 忠公慎齋

鄧同心印 宋印 吳下阿蒙 得此良人 勤有堂

鄧氏士元 同心之印 道御書院 寸滑邊作

孔叢子七卷

題（漢）孔鮒撰　（宋）宋咸注

釋文一卷

宋刻本

孔叢子三卷內府藏本

舊本題曰孔鮒撰所載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凡二十一篇又以孔臧所著賦與書上下二篇附綴於末別名曰連叢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仕陳涉爲博士臧高祖功臣孔藂之子嗣爵蓼侯武帝時官太常其書文獻通考作七卷今本三卷不知何人所併晁公武讀書志云漢志無孔叢子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其獨治篇鮒或稱孔甲意者孔叢子卽孔甲盤盂連叢卽孔臧書案漢書藝文志顏師古註謂孔甲黃帝之史或云夏后孔甲似皆非則孔叢非盤盂又志於儒家孔臧十篇外詩賦家別出孔臧賦二十篇今連叢有賦則亦非儒家之孔臧公武未免附會朱子語類謂孔叢子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謂案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而其書記鮒之沒則又安得以爲鮒撰其說當矣隋書經籍志論語家有孔叢七卷註曰陳勝博士孔鮒撰其序錄稱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則其書出於唐以前然家語出王肅依託隋志旣誤以爲眞則所云孔叢出孔氏所傳者亦未爲確證朱子所疑蓋非無見卽如舜典禋于六宗何謂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泰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祭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其說與僞孔傳僞家語並同是亦晚出之明證也其中第十一篇卽世所傳小爾雅註疏家往往引之然皆在晉宋以後惟公羊傳疏所引賈逵之說謂俗儒以六兩爲鍰正出此書然謂之俗儒則非漢藝文志之小爾雅矣又水經注引孔叢子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云云今本無此文似非完帙然其文與全書不類且不似孔氏子孫語或酈道元誤證抑或傳寫有譌以他書誤題孔叢歟

原缺

提點廣南東路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咸 撰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為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固非極於道竄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很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冬注準之說尚且命氏于世矧是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六藝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云嘉祐三年戊戌歲二月日臣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臣咸 注

嘉言第一（是書之篇第乃以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記子孫之旬為之先後嘉言名篇者謂夫子應荅之善言云爾）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萇弘周大夫劉文公王卿士[illegible]）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illegible]）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言肩背隆）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illegible]）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於[illegible]亦可正救其統紀而已[illegible]）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illegible]）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監吏即監起臺之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眾（[illegible]）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illegible]）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眾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illegible]）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illegible]）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紃織紝者（[illegible]）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illegible]）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長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illegible]）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眾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眾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眾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已止也）眾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illegible]）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illegible]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遊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illegible]

齊東郭亥[illegible]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乃使子貢往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懼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姑且也]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illegible]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然而慙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曰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illegible]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諭之切事則足以懼之[illegible]

論書第二[illegible]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illegible]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illegible]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曾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己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illegible]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illegible]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illegible]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illegible]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illegible]洪範可以觀度[illegible]秦誓可以觀議[illegible]五誥可以觀仁[illegible]甫刑可以觀誡[illegible]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illegible]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illegible]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illegible]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

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壤室猶土室編蓬戶而居）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illegible]）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睹其裏也（[illegible]）

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睹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illegible]）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illegible]）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illegible]）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illegible]）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illegible]）夜明所以祭月也（[illegible]）幽禜所以祭星也（[illegible]）雩禜所以祭水旱也（[illegible]）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之享（[illegible]）季桓子問曰（[illegible]）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illegible]）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illegible]）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illegible]）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illegible]）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illegible]）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illegible]）以免乎牖里之害（[illegible]）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

也門人加親非是賓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陳氏大夫之家）臣有辭焉（爲辭也）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周書康誥之文言文王能明用德慎去刑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成王以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爲衛侯孟長也言以康叔爲諸侯之長 [illegible]）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周書無逸之文言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伊尹放之桐宮）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晏子齊大夫言此四君皆賢）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哀公魯定公之子名將）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舜典之文言夔之作樂感百獸庶尹衆正之長皆信而和諧則人神可知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言樂所以成治非所以爲政本）衆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聲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illegible]）

（[illegible]）

記義第（記義者言記夫子答諸侯問之義）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illegible]）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爲惠也子曰夫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孟武伯魯大夫武伯孟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也（[illegible]）

公父文伯死（公父文伯魯大夫[illegible]）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illegible]）相室諫之（[illegible]）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己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

吾欲吾何不爲其亦善此而已矣[illegible]
[illegible]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
一自言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
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
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
乎昔者舜臣堯[illegible]官才任士堯一從之[illegible]左右曰
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
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
已也[illegible]君苟付可付[illegible]則已不勞
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illegible]以衛侯哭之不哀知
其將爲亂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illegible]而善晉
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爲知也人未知其
爲知也[illegible]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
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
攜貳非人臣也[illegible]自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
奚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illegible]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楚昭王[illegible]
[illegible]以安車象飾[illegible]因宰予以遺孔子焉[illegible]宰予曰夫子
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
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
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
則行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靡靡
窈窕之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
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
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
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illegible]王曰乃今
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
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
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illegible]
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illegible]
等之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
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
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讎[illegible]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
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illegible]
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illegible]
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也
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illegible]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
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女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illegible]吾於周南召南見周
道之所以盛也[illegible]於柏舟見匹夫執志
之不可易也[illegible]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

也[illegible]於考槃見遁世
之士而不悶也[illegible]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illegible]
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illegible]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
忘其敬也[illegible]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illegible]
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illegible]於下泉見
亂世之思明君也[illegible]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illegible]
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illegible]於狼跋見周
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illegible]於鹿鳴見君臣之
有禮也[illegible]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illegible]
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illegible]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illegible]
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illegible]於四月見孝子之
思祭也[illegible]於裳裳者華見古之
賢者世保其祿也[illegible]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illegible]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
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
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
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
之向見猫方取鼠一作狸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汝二人者孰
識諸[illegible]曾子對曰是閔子[illegible]夫子曰可與聽
音矣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臣咸　注

刑論第四[illegible]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
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
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illegible]謂下
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
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illegible]吾聞魯公父氏[illegible]
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
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
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
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
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
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illegible]文子曰
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
懼也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
也[illegible]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
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
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
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
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
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

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興其賢者而廢其不肖以化民乎？知此二者，則上盜先息（上盜猶大盜）。書曰：茲殷罰有倫（周書康誥之文言此殷家刑罰有倫理）（有理者少當衆用之）。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遠謂能以其罪教之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者以其先禮後刑）；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矣（周書呂刑之文言教以惟敬）（刑所以明罪正直之二德）。書曰：非從維從（周書呂刑之文錯辭於是非從惟從言從其辭）。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有不語則已語則無不聽在審其曲直焉），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周書康誥之文眚過也災害也式用也言人有小罪非過誤乃自作不常用犯法則罪雖小乃不可不殺也）（有大罪非終乃惟過誤有其害既盡聽其辭以道極其罪是亦不可殺必以罰宥論焉）。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夫寬則民慢慢則為生焉故明之以察）；察之之術歸於義（夫察甚則或為苛故以義為質）。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夫聽大嚴則失於辭）；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謂刑失其私王者私與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夫善聽者得辭則當之以情得情則斷之以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周書呂刑之文言上下比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書曰：哀敬折獄（周書呂刑之文言當哀矜人之以此而折斷其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屬續），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屬廓云有罪死大戮亦謂之逆）（馬以大不赦過為逆是苛且者矣），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枳一作析若事以為枳乘所傷也）。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周書呂刑之文大辟死刑疑則赦之）。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之文言寧失不常之罪）（不辜之人）。書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之文言愛民若安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惡其人但惡其意）；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不與衆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主謂以意刑人而刑非反古而何）。孟氏之臣叛（叛孟氏之臣），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獄自反，子姑待之也。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夫禮不至是以臣去）（不通其意則疑所以生叛也）。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報焉（此所謂除罪以反也）。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諸有問焉夫子以法度之言故自而記之）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喟然太息之聲）。子思再拜請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忝辱）？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以子思知人之析薪之憂故所以無憂）。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

也其君以文言焉賞以毀焉罰賢者不居焉（[illegible]）

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詔告也）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illegible]）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illegible]）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illegible]）周其所察聖人難諸（[illegible]）

趙簡子（[illegible]）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為操曰（[illegible]）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illegible]）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illegible]）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illegible]）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當（[illegible]）故夫子作丘陵之歌（[illegible]）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illegible]）仁道在邇求之若遠（[illegible]）遂迷不復自嬰屯蹇（[illegible]）喟然回慮題彼泰山（[illegible]）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illegible]）

[illegible]是主使使者奉帛聘夫子（[illegible]）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illegible]）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illegible]）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illegible]）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illegible]）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illegible]）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illegible]）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illegible]）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illegible]）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无惑矣（生而知誠不加學无以得其道日進不益高无以窮其趣）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之賢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子產國僑鄭成公少子也相鄭為人仁愛事君忠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世謂子產以仁愛之人夫子乃聖人並夫子以兄事之）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言我不審其聖道仁愛之先後）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仁愛之德猶浸水及物也而易知聖道之教猶膏雨之潤而難覩）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言丈夫婦人棄其玦珮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夫物得水則生不得則死故民皆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孟子車一作子居即孟軻也）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不願言子上不平）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女无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在衛）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向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不拜而不送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言賓則送之子上書拜敬父所非敢以賓禮送）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為免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不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无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无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尒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周有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孫而立其弟（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其弟衍微仲）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以武王賢故舍適而權立之）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非聖者身親而作非可為之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既不前順其法是而犯之亦何有異乎不用權）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言舍其賢子而立其聖子舍其愚子而立其賢子如何）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言有不及文王者能擬其所愛之亦不殊於立嫡矣）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既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卜其吉而立之亦權之義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軻子思弟子也）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乱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蓋言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七（子思久居於衛以下篇中有在宋之言蓋亦自衛而往故以名篇）

子思居衛言苟變（一作荀變衛人）於衛君曰（蓋衛公也）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勿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illegible]）（而中國管仲射鉤帶齊桓納之而霸諸侯陳平受金漢高用之而有天下皆自以細行有大材也以傍敗而棄材者非常之一皆立此之二識）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平公也）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言假使人貌可易則以此鬚眉易與先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長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帑乃其所貴也）從緝衣之列其願多矣若無此鬚眉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舜身脩八尺有奇（奇餘也言八尺自餘）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望視猶若望羊）或禿骭背僂亦聖（骭脛僂也）不以鬚眉美鬢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子思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与焉者非惟志乎（惟志之正則可以為公侯之尊）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故志無所累則何驕王公子之所以驕王公也）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言夫子時周室雖微諸侯尚有敬以名尊周者）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周自顯王時與秦爭霸要出自勤王崩當定王）（時周已不古諸侯爭雄）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易曰知幾其神乎知幾也知終終之可與）

存義也（此之謂乎）子思在齊，尹文子（尹文子齊大夫有書二卷行於世皆言治道）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言賢父之有愚子以道之常論賢父而有愚子蓋由乎天道堯舜是也），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子過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焉）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之謂乎）

申祥問曰（申祥子張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王，周嚳之後也（帝嚳次妃簡狄生契帝嚳元妃姜嫄生弃舜命作后稷契為商之祖稷為周之祖），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大王古公亶父也王季古公之子季歷文王之父），而殷人獨不追，何也？（言殷獨不追封其先）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

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夷（崇侯虎商紂諸侯作亂文王伐之犬夷昆夷文王逐之），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梁山在扶風西北岐山在其南有周原）。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羊客[illegible]古人）：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禮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周召之地在雍州岐山之陽古公亶父自豳遷于此[illegible]王業故商王帝乙[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以為西伯[illegible]文王為西伯主雍州之州民曰伯謂以文王東伯西伯也故文王行化而樂從之人成服其德而從之故三分天下有其二由此事[illegible]青兗一分[illegible]矣武王受命作邑于豐而[illegible]周召之地已定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為采邑是大王王季文化所已成於[illegible]之國傳已言以西而伯者為此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數四篇謂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言秦誓費誓效堯舜之言而辭不如）。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言堯舜周公易時而處其書亦如周書也）。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言魯國委巷閭閻中人亦有如君之言），伋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其徒樂朔之徒御者）：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

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作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孔鯉中庸篇乃其略也

孔叢子卷第二

孔叢子卷第三

宋咸注

巡守第八此伯之問不及他義獨問巡守故專其目

子思游齊陳莊伯齊大夫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王者受命必封禪泰山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增梁甫之厚以報地皆刻石紀號著己之績古如此者七十二君除地為墠曰禪以祭地神故從示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言以義結鄰國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圻內畿內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親告用牲亦作幣史告惟用幣而已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每舍奠焉舍讀為釋及所經五岳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燔柴祀上帝以告至望秩于山川九州之內山川皆如秩序望祭之所過諸侯各待于境所過之國其國君皆於境上迎待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問老人以求民所疾苦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賞以春夏故為陽之義刑以秋冬故為陰之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賈讀為價言以物貴賤之直知其民好惡知其奢儉之志蓋儉則用物貴奢則侈物貴也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辰之次序度長短輕重之等乎衡比觀通衣服之奇衺皆命典禮以均正協同之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掊克猶苛克山川社稷

有不親舉士荒民遊焉無敎無敎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焉無法
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
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
一月至于北岳其礼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舍于外次未敢入其宮）三日
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内名山大川而
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礼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
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與伯主盟會時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
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礼
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礼與巡守朝會
無變（言出其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封則與巡守朝會同故曰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不越封境雖行如在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之為人也（言不學則貴焉耄爲之人無所知覺）

公儀第九（魯穆公君公儀潛高人方知為是而以僭事其篇乃知千乘之君不可以無道矣）

魯人有公儀潛者（舊本皆作僭誤賢者以道林下此乘）砥節勵行樂道好古
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魯穆公欲）
（因子思召而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子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
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
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
將終身不躡乎君子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
以傷守節之士也（言君徒以高官厚祿釣伯吾不任為君釣以傷公儀子）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溫齊大夫也嬰孺子元年田乞與鮑牧以兵逐高昭子國惠子而殺孺子）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割邑如之何以償子（故以邑如溫之以償子思）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
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
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
要利以召姦非忠行也（言要邑之利以召姦人之事非忠之行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櫚氏子（龐櫚氏魯人）不孝其行何如對曰
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内孰
敢不化若夫過行（過行惡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
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
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
辭然猶不失其意焉（言謂之於人雖非正其辭然亦可得其意也）且君之所疑者
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
之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縣子賢者也）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信乎子思
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
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
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
若夫雞鳴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
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夫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欲人之知則後世何述焉故非虛則愚也）
胡毋豹（豹齊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
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
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

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於校遺之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以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勿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其足則不取於人何富如之能不於賤則不辱於人何貴如之）

抗志第十（夫帝王之盛而未肯屈於道故無者皆濟刑可驕抗王侯是為曾子田抗志之信伏君子恨衛焉）

曾申（曾參子）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言雖欲屈己以申其道然當時王侯無能者故吾抗志以貧賤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魚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邦無道富且貴仲尼之所恥也）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聞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不掃其宗廟尚存其祀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無列於魯無爵位魯禮）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為魯君服是有二君矣）

縣子曰善哉我未之聞也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言計雖非而和者皆是之）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言君能從諫則可以謂之君臣能強諫則可謂之臣）公丘懿子曰（懿子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臧善也）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言事是而自善尚却衆謀況更和其非日長而亢己悖）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言國當無遺類）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言國之事日非壞）君曰何故答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言羣臣之賢君之臣以此自賢而羣下賢焉如此則）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君闇臣諂如烏之雌雄相類無以別而知之）

衛君問子思曰（蓋衛公也）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無非無是皆謂無敢非君之政者）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射謂度君之所為而諛之）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不臣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悍者臨其事必疣（言口雖順而心不悅者若有所疣病而不從）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文子衛司徒）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假其緦以改葬而除言不待三月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非父母無服則叔父加麻矣）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

則其服何服言踰三年而後葬當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
焉言父母之喪未葬則衰不變何除之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
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葬之既而除其虞祭則以吉服行之
公叔木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或為朱春秋作戍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
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吾子
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
而不知賢惟人同己則愛之不知賢則慢之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
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言人之口譽我則親我人之口毀我則疏我
則必慎不衛我非其心知我可敬而敬我也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
孟子稱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蕢一曰龍子古之賢人曰屬龍子耶疑也詳其為屨不為蕢之言少擬上而已与
子思所謂好飾辭說觀綿錯不當為古之賢人見孟子之諱為賢人孟軻亦知味又稱在賢人耶亦幸但早其山東亦謂
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
而公叔子交之有子良者子良衛賢人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
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
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衛君衛敬公先生魯國之士然不
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賜謂以教示之言為賜
子思曰臣羇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
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達賢尒衛君曰賢
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言未審君以何為賢
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言君必不能用為政之賢君曰何故答
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
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
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
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盧胡喉聲
笑之盧胡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世臣之子謂卿大夫之子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
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然今君未必皆如其祖考之聖賢
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
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
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
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无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以聖人之道為大而難明故
學術謂權詐之術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无功
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足以怨之生尚不足喜何利能動死尚不足禁何害能怨或作懼非或作已故明於死生
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天下至大
脛毛至微尚不以易之而動量其志一本作概一毛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
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衛君謂子思曰衛君悼公也今天下擾擾諸侯與伯吾國大人舉
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
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汩亂也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
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
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言無慕之之心則天下与名皆自至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文子名彌牟司寇惠子叔蘭之兄也卿之妻曰內子復者曰皋媚女復
招魂曰復死者以其服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復僕皋夫之揖此其內子故曰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婦人以夫氏稱猶妻稱夫氏如之云

費子陽謂子思曰（費大夫）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illegible]）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illegible]）

齊王戮其臣不辜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禍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遍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欲師其所謂清高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言清高之節乃匹夫之行公子所宜[illegible]）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衛國士庶蒙其賓士之餘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illegible]）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illegible]）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陷禮之僭焉若何（[illegible]則有陷九之愆）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illegible]）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為言之過也（[illegible]）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illegible]）願先生談說之也（[illegible]）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而有長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貧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於蒙山楚王聘之不起[illegible]）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illegible]）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

[illegible]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
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illegible]子思遂行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未備而言之於小雅為小爾雅

廣詁第一

淵懿邃曠深也[illegible]封巨莫奄丈祁大也[illegible]
頒賦鋪敷布也蓋藏[illegible]殺役也[illegible]
積種聚撲叢也[illegible]
其也攻為治相旬宰營匠治也[illegible]拔禮屑絜也[illegible]
[illegible]勿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崇峻[illegible]高也[illegible]
適尼附切局鄰傅戚近也[illegible]邵媚宣伐美也[illegible]
[illegible]賢[illegible]不敷[illegible]饒多也幾[illegible]模[illegible]法也[illegible]
[illegible]麥浹爽貿交更易也[illegible]止造奏宿進也[illegible]
探采鈎掠揉略取也開徹接通達也困[illegible]弥循舊猶久也弥益滋
弥強益也[illegible]聰昕著[illegible]曙明也[illegible]附麗聚就因也封
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尸[illegible]宿[illegible]止也[illegible]
幽曠闇昧冥也最凡同質要也殫窮竟也而乃爾若
汲也控攬挽引也承贊亮助佐也導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
肆亂捷疾造之如適也掇拾拾也[illegible]餘也拓序[illegible]闢
闢也壯實充牣塞也實牣滿也獎率厲勸也勸勉[illegible]也[illegible]
遂過也闕缺間隙也[illegible]交更也[illegible]剟殺滅也[illegible]
也縞皓素白也彤丹[illegible]頳[illegible]赤也湮淪沉滅沒也[illegible]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旿晏晚也等[illegible]數也[illegible]叟艾老也[illegible]

皆同也交校報也[illegible]訏布展也揚舉也索略求也[illegible]
十得也奚害何也[illegible]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
列敘陳也[illegible]與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斂也[illegible]
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忌也載略行也聚合也抵[illegible]
當也底備道也脩扞長也校戰交也謂復白也敕貢正也[illegible]
末也延衍散也未沒終也仳辦別也[illegible]薄也復旋還也[illegible]
送也克卯代也[illegible]命孥子也[illegible]詔顧和也拔[illegible]竟也
[illegible]猜恨也支尽止也捐忽也[illegible]奸犯也錯亂也縮
續紬也[illegible]及也[illegible]跋本也[illegible]肆[illegible]極也[illegible]覘視也
[illegible]纍縛也[illegible]從逐也放投棄也[illegible]暴[illegible]曬也
燃也[illegible]乾也[illegible]迪[illegible]蹈也行演廣也
寡也[illegible]何揭擔也仍再也徇[illegible]也[illegible]官也稽考也[illegible]
陟也戕殘也動藏也[illegible]除也[illegible]忌也[illegible]責也[illegible]
[illegible]退也抗禦也斬取也[illegible]狹也甚也[illegible]
[illegible]詛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illegible]斷也[illegible]
交很也[illegible]對也[illegible]傷也[illegible]害也[illegible]閑也[illegible]細也[illegible]使也牧
臨也[illegible]賴[illegible]聲也[illegible]焉也振援也[illegible]
也貫賞也賂足也曹耦也[illegible]驟數也[illegible]快也[illegible]
姑且也[illegible]可也釋解也[illegible]
也[illegible]是也不[illegible]也[illegible]才也[illegible]
也[illegible]盛也[illegible]厚也[illegible]
心教也[illegible]
迫也[illegible]也[illegible]
也[illegible]接也[illegible]外也閾限也[illegible]集也[illegible]

敢也素空也素故也猶此也徃往也狳措也紉狀也凱望也何
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乎也諸之乎也旃之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焉乎吁嗟也
吁嗟嗚呼也者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
寧寧也不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緬之瘳之也詰朝明
旦也逝不黄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成王大天
報私也請也不辭辭也
勉強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衆也雜毛曰尨雜
彩曰繪雜言曰咙

廣義第四

凡无妻无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
屬婦屬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以
辟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
通不直失節謂之慚慚愧也面慚曰赧心慚曰恧體慚曰逡

一本作咳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殆請
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生諸侯命曰未可以
近先君諸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死謂之
柩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殯殯坎謂之肂
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窆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
之殤

廣服第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紵葛曰布布通名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
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在
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顒由也
顛頂顙額也笄謂之簪紘謂之緌襜褕謂之童容
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
謂之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
巾謂之幕覆帳謂之幄幄幕也大扇謂之翣
在足謂之履
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絇也

廣器第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
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
棘戟也鋮鉞斧也干瞂盾也戈句孑戟也刃之
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鞞琫謂之飾也矢服謂
之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艇頭謂之舳尾謂之艫
之柁車轅上者謂之軛輻轐謂之輔軫謂之枕轂謂之軒
之索小者謂之繩繩
墉城也墉牆謂之障高平謂之太原
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者謂之衍

廣物第八

謂之稅菜謂之蔬

截新謂之銍（[illegible]）拔心曰揠（[illegible]）拔根曰擢揠擢謂之秉
秉四曰筥筥十曰稯（[illegible]乃多少之名）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
葚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第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鴈鴻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鵯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鵻烏鸒也（[illegible]）

廣獸第十

豕彘也彘豬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豜小者謂之豵（[illegible]）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涔涔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illegible]）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illegible]）四尺謂之仞（[illegible]）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illegible]）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illegible]）兩手謂之掬掬一升也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illegible]）釜二有半謂之籔（[illegible]）籔二有半謂之缶（[illegible]）缶二謂之鍾（[illegible]）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illegible]）

衡

二十四銖曰兩（[illegible]）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illegible]）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illegible]）秤二謂之鈞（[illegible]）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第三

孔叢子卷第四

宋咸　注

公孫龍第十二（[illegible]）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illegible]）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illegible]）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辯而毀大道（[illegible]）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illegible]）或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為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illegible]）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illegible]）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

也上王以不敢以鬬為辱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illegible]）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言王所是則法所非[illegible]）賞罰是非相從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言雖有十黃帝亦不能治）齊王無以應

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欲以仲尼[illegible]而與己事義同）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illegible]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以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與白馬於所謂馬是小異矣）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illegible]）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illegible]）

異日平原君會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illegible]）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則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illegible]）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為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𤛭牛玄武此類甚眾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illegible]）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illegible]）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illegible]）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illegible]）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illegible]）

公孫龍又與子高氾論於平原君所辯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illegible]）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為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illegible]）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重言曾良於平原君欲仕之（[illegible]）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有待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illegible]而我則闕無其志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由不免於[illegible]得進乎平原君曰良之有志時不明也居實[illegible]可稱於君良能殖其貨故欲仕之（[illegible]）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修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

[illegible]身不脩會計闊而富者非益无所得之也[illegible]

儒服第十二[illegible]

子高曳長裾振褎袖方屐麄翣也[illegible]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illegible]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illegible]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无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耶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illegible]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illegible]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无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於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illegible]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保賢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已攝駕而去[illegible]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illegible]若夫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illegible]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illegible]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illegible]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敬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動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illegible]戮罪於社告中於主示聽之當也[illegible]

凍也[illegible]性多穢嘗舞指過食輒先嚴指之然後乃食子高
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illegible] 昔君子之於酒食有
羣嘗之義無指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illegible]
滋甚[illegible] 陳莊曰吾知其無益意欲託此子高曰
意不可以然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illegible]可以人而不
如木乎子不見夫鵁鶄梟殺知陵賤而啄之君子之畜貴與
鴛豈有異乎陳莊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改之
子高住司馬又爲將於齊[illegible]與齊戰而敗齊君曰以
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子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
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
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
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遇失於管蔡明人雖知也臣與
又相見觀其材未索其所猶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
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數惡且曹子爲魯三敗魯戰三敗失地然
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壇[illegible]收其所喪
[illegible]
知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甫何者乎今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
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無敗因
未失其所樹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illegible]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illegible] 子高對曰建
大臣而不與謀其事[illegible]則知上以疎自疑[illegible]
[illegible]
最人主之大患也[illegible]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
君之二計臣爲張叔謀有餘諒臧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此
也有以說也不速何同乎答曰驥馬騏伯樂焉之名噫王石
相博和氏焉之寳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僞相錯則
正士結舌以推有餘價臧不逮也[illegible]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illegible]
[illegible]
正無私者詳陳事成主裁其事敗臣執其咎[illegible]
[illegible]
君不精於臣臣不陵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
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
也上之動作而與民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發政之所是
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illegible] 以暨毀
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illegible]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illegible] 子高見齊王
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爲下吏之
過也[illegible] 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
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
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
業與衆大國爲難[illegible] 而行酷刑以懼
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
不具以聞欲恐拒[illegible]以爲憂不虞不諫之危亡其所務者小
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懼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

比干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 [illegible]
[illegible] 我諫詳必有龍逢比干之禍其為虛百居於忠正之地而
闇指孔子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
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惡之資臣以其子比
干之實藏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者稱管穆焉 [illegible] 王曰穆
容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
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
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
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方諸二子猶不及也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 [illegible]
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
也王曰此所謂祖龍始者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卷第四

孔叢子卷第五

臣咸注

陳士義第十五 是篇多[illegible]故曰陳士義焉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 [illegible]
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也
雖疏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
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 [illegible] 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
曰魏國狹小之故聖賢寡君必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
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
人之後道德懿邵 [illegible] 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
臣其[illegible]君高義是以戾此君犀服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

今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 [illegible] 唯在知人王
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鯀往無功
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 [illegible] 今文之對不稱
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
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在脩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
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
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
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 [illegible]
[illegible]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
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 [illegible]
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 [illegible] 王曰

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後漢書西域傳亦作火毳）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言西戎防秦之貪故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敢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言今四方之遠猶有如臣者臣又不能通於遠故言誰耶故以孔子之父為之言）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耶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得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母死乃殯於五父之衢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亦作輓）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虞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闞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楚鬭伯比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横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祖以顯也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彰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言李由若可用則寵之何患人之言若以仲尼之事欺毀則由之惡名愈聚是猶抱石而救溺矣）

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采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熟謂五味之熟物）此即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糜於衣食矣（糜散也）殆可舉棰而馳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王曰敬受教

枚產問子順曰（枚產魏人）臣聞古之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陶朱公乃治產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年老而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猗頓用盬鹽起）且夫為富者非惟一術今子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死也

東里闉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東里闉魏人）子順弗下顏（下顏顏色而禮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踔達亮直丈夫也（丈夫猶師自丈人言丈夫以為丈人也丈夫之稱丈夫亦丈人之謂）求為先生役而先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諂鬼（鬼行鬼魅之態）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將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宮他見子順曰（宮他魏人）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趙公子平原君也）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燕時燕相乃昌國君樂閒伯兼服焉）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孟嘗君田文也）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底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成子乃郈昭伯之族）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喜作難（衛獻公以孫甯出奔甯喜弑殤公獻公復入）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反其璧與穀臣之子）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庶焉可也（若人如此人）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文咨魏人）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言審慎前政而有成孰與更而以招其謗）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子產始相鄭一年鄭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麛鹿子也其皮以為裘加朝衣以朝作大夫也芾小貌投棄也戾郵罪也）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袞衣公侯之服章甫冠亦稱夫子也）魏王謂子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穆王周昭王之子）（祭公周之同姓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聞西伯昌善養老往歸之乃武王伐紂叩馬而諫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焉）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以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敢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遊說之士挾強秦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秪為名適足以速秦之育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

五國約而誅秦楚襄王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罷還諸侯留兵於成皋子順謂市丘子曰此師楚為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集又久師於市丘諸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為矣王故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令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計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棲亦猶二國之持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呴呴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己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

青帥五萬擊之(孔青趙將)尅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言死既一則歸尸與不歸尸悲苦與不悲苦亦無異也)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士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輙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飡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致事以病致其職事以還君)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啟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以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魯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往)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言如往山東之國則山東之國亦將為秦所并)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是時魏安釐王也)如之何答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是時子順已去魏退寢于家矣)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此人過也(言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易盡當計其勢如何)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謂白起攻魏時患亡不解)(不在棄之用之得其宜)(數十名都發百姓皆見亡又拔二十城以為秦東郡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是時魏王為太子質於秦)此王能死不能棄

也是重過也君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秦始皇時相國呂不韋與太后私通後恐覺禍及私于嫪毐令為閹侍太后於是嫪毐幸之事皆決於毐)雖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言非獨四境之內執政之下言雖門閭鄙俗內外亦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為嫪毐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毐王受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矣(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以王之交最為天下之上也)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執節第十七(夫臣節之固莫若伊尹故事不諂所以執節焉)

趙孝成王問曰(趙孝成王乃惠文王子立二十一年卒)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徂居憂克思厥祖之明德(以上尚書文今尚書多缺與此舊文尚存)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安釐王名圉乃昭王之子立三十四年卒)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梗亦作鯁)有大夫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襄王時最為老師三為祭酒人或讒之乃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後廢因家蘭陵嫉濁世之政推儒墨道)

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員每以其法
相人千百不失（注）吕見而非不偉其體
幹也然其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注）賢者所在必興化致
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孟子順相魏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遂謝病而退……）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
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
何化之興（注）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注）
（注）當如今日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
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注）李節見於子順（注）
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
飲也（注）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
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
其魯仲連乎（注）王曰魯仲連強作
（注）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
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
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注）
（注）魏齊曰子無然也（注）春秋
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

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
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
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注）
（注）吾聞太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
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注）
（注）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綵趙王大
悅申叔以告子順（注）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
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
（注）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
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
乎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注）
（注）
（注）令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獨否
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鵲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无忌死韓君將親吊焉（注）
（注）
吊君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无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二君
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
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
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

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父子皆事[illegible]）

申叔問子順曰礼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

（[illegible]）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

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illegible]）

（[illegible]）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illegible]）

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

皆非礼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

（[illegible]）晏子既陳屨賤而踊貴於君其君

爲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故宜亦

答以其事也（[illegible]）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

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何

故也（言往日中山有天雨穀何也不其國）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

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

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illegible]）若中山之穀妖

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之賢人）王曰其行如

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文與之

游稱曰好義士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

先生知之乎答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

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答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之

也王遂礼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甫以來儒林相繼

（[illegible]）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二國謂趙與魏）從古及今

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奉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答曰

君先祖父並庶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敵

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君乃師也未

敢承命從今賴君之願後世克稱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

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子219 256

佐成注

詰墨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子……［illegible］）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為賢聖人也。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賢聖之行也。（［illegible］）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illegible］）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illegible］）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illegible］）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illegible］）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晏子答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桓子，嬰父）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illegible］）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己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illegible］）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illegible］）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illegible］）陽虎亂魯，（［illegible］）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illegible］）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

孔悝與蒯聵作亂子路死之而子羔行是其於子貢為見其枝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弗肸以中年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忌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一前一後所為皆非賢之而後又以為聖相見其後相反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言事三君公由公晏子公三君皆滿公告晏子頗以圖而不正言有二心也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慚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言孔子伐樹於宋削迹於衛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不然言人有之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言孔子譽晏子君子也非毀晏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言君之心非一君各有所欲也嬰事君之心非三惟正而已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悌弟也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孝子人兄之悌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盈成匡之父孔子門人之列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為引而同於己適證其非耳言墨子以親死不服不哭於意為安則自行之何以用晏子為己而以同於己非且晏子服父禮則與墨子異行礙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孔鮒字子魚為陳涉博士年五十七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言曹明問子魚今日墨翟復起則子魚能對之否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言詰之得其禮雖百墨子吾益明白若失其正則一人亦不能當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原憲字子思季羔字子羔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未能有善以聞於時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思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

矣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蓋聞大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以仕矣，盍行乎？對曰：吾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秦滅魏，求耳餘，耳餘懼，走會陳勝兵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王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王心恧焉，遂適博士大師之館而言曰：寡人雖大族，委於禮義，以啟於婚姻，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王所聞者善也。以禮辭而對。今以孔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其眾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改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遵焉。對曰：昔周之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矣。然親之義非有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曾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戚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醊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

以一叔之猶近則死焉之免（免也）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政也
是故自之家以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謂宗別姓弗父何宋孔子之始祖）
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氏大小宗以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
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王之言厥義博哉
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陳王問周禮問軍孔子鮒答之以臨軍下篇）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
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乎爰以綏
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
五日大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
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
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成謂師律已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
以齊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言以大司馬奉所主之遷社之主）無
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於齊車凡
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言每舍館名之主命每所舍之也）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
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
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
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五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
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
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名也）柴于上
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
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

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
刑罰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
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
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謂設奠反其主）若主命則卒奠斂
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主）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
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
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
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忘其國中之事）即
戎師陣則忘其家（忘其家之事）故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齋盛
服設奠于祖以詔之（詔告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
首而受（受所命）天子當階南面命受之節鉞大將受（受所命節鉞）天子
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亦弗御也（謂既授之則不御也）然後告
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宜社之肉）南面授大將太
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須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
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
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
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
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馹騎
赴告于載橐報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
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
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
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大師曰古之禮
因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其人善言因而之人）

答問第二十一 [illegible]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 [illegible] 天下之人若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之教而民大弗犯 [illegible] 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論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遏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與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以為奚若 [illegible]

子鮒對曰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穿鑿者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對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 [illegible] 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 [illegible] 貞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 [illegible] 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 [illegible]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其默否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蹞謝旋旋而退 [illegible] 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向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答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抑以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答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之後備為三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一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答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 [illegible] 王曰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 [illegible] 顧博士曰始余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 [illegible] 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舉動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寡人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邯距之。[illegible]西至戲兵數十万二世大驚 [illegible]擊破周章軍遂殺章于曹陽 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周章，雖然，有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言當為[illegible]戒備也 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眾，無備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老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言欲先生以近事為之喻 太師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說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言俗事臣不忍言今王命何敢違故以盡衷情之 臣昔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驍勇若骨騰肉飛然 手搏熊虎。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振其陰，由乃仆地，不絕而不能出。鄰人聞其凶凶也，凶凶當作凶凶之声 窺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恐韓反其背舍所或襲其衣，然後乃救。夫以先敵之使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之也。王曰：然，願誠往然實不同也。卒聽周章，果敗，而無後援。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沒，戒其弟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五十七 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講誦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待詔博士漢王入彭城通以弟子百餘人降漢[illegible]定漢儀拜為奉常尋為太子大傅惠帝復徙通為奉常

孔叢子卷第六

連叢子上
連叢子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白咸 序

叙書

家之族，胄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子順相魏，故自叙曰至子順九世相魏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彦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言事高祖為將）。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国（臧從弟也，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臧辭大將作仲）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与安国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礼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亍諸大夫（士死也，此言之也，死之大夫言孝死，此大夫實有之，以為詐猶盡淀公子安以先王之類也）問乎下国。下国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貙犴（犴亦作豻，音岸，貙獸似虎之大者為貙，犴似狸），驂駕而出，見星而還，国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虞心，故乃闢田封以為藪，圍境内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驛〻溢貌）。觀書則鳴，嚾夜則呴吟，飛禽起而鳴習，走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一作林虞人令之）是掌，歛林分幕，符吉其官，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行尋），張罝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言車徒大夫抃以稱其工）。亦乃縛以絲組，斬其牙爪，支輪登較（支或作枝，与清同，言縛置車較上），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躡價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者，與百姓同之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游獵，莫恤国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国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国乱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国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猗郁其房，或拳句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矩方畐十頃，清室莫与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言考以先王之礼），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兕觥亦兕角爵，一云罰爵）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造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

寧若不狎若是清內陰我宅外及有生物有何貴穴何不銘乃作其賦以叙厥情

鴟賦

季夏厥子由道靜居爰有飛鴟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符觀之歎然覽老氏書在德吉祥並常焉妖孽氣而體天道不踰其……不識一言孩服鳥卒用寢已

有……

生家明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身禍福糾纏門惟人所求聽天任命慎厥所脩攝還養生老氏之聘禍福之來孰增孰虧舊不寒耳未不逆荒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令勤劇

蠹蟲賦

季夏既望吾著往涼還道遙諷誦遂雅不園閒放步乃見斯蟲乎南蒲觀玆莪蔓結葩吐榮猗郁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蛸蟲厥狀似蠖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莫爰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忌如禽獸何逞必致驕驕必致亡匪惟辛苦乃丁大殃

（言……以……子……以……至于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長弟乃……也）相知忽俗儒浮辭冒義有意欲撥亂反正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以非非正將焉立無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信於世而以獨知焉孫也人之所欺天必從舊章遊於……古正於紛擾之際然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讀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

雖焉今學亦多所不信唯闇尚書二十八篇以二十八宿謂焉至然其文乃有篇弟（……）說者以焉堯舜同道弟素信以焉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爾用公信自在（……）同不許其髮……明聖道之真乎（……）以今雖古之隸書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焉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故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恉轉益難知以弟博洽纖微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綜使永世亦有觀古頑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殁游夏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息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化法少小長操故能與群臣並參近侍見待崇禮供職者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出

臧子琳区公羊宦東三小傳文子問琳子黄敞德不脩失侯爵大司
徒[illegible]以其祖有功德而
邑王廣絶分所食邑二百户封黄弟茂爲關内侯茂子子国
生子卯爲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卯生仲蟬爲博士弘農
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詁生仲蟬生子孫善詩書少游京
師与劉歆友善[illegible]以清論識貞
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illegible]
[illegible]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閭里數百人
子孫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
故或識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揚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与擇義
幼相善長相親也及仕王莽爲建新大尹数以世利勸子建仕
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
日習与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
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与子辭遂歸鄉里[illegible]
[illegible]
從化重宦十五篇其子部衆於鄉曽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
思之其時閭里无故荊棘並生一旦自闢廣千数百步狀若
講堂當然至更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昔卿先君敢今大守
行鄉飲禮助大守誅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奈何對
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宣此爲益

或殺或愍並有賢宦部由世者行鄉飲射之禮内爲命之之脩
外示以簡易憲等元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子
憲等[illegible]
[illegible]
李爲議郎傳士南海太守生子豐豐子豐爲孝行聞三府交命委
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歳[illegible]大旱天下憂之豐
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
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
時運之會耳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
移宬御損膳而有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
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黄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
子[illegible]
大口天夫鮑彦曰[illegible]人之性分不度不同有體貌亢跳
白[illegible]莊儀於水要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能其爲者或性
玄静不与俗争[illegible]似若无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爲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内察容而度心所以微之也若貌似類相亂者必
取實焉子由昔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論
於理同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
疑果足以必去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此所謂實者内思不
報于道之強[illegible]氣之所争若乃毅於内而高氣亢厉
多賁僞跡理不定分業不一定勤而不果此謂剛僞非強者

也其族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
公其於公任徵其辭事乎非定計於內而徵發於外孰能稱此
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
得其極雖十言而不能舉者唯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說
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循聲者衆持論無主俯
仰為人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
理故冗長淵穢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為口費而无得也
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著約言得
理此乃辯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辛較以類
理不應也而聽者因形飾偽使讀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
辯而莫識言之別實者也今皆散剖析分理援度合真偽固不
知所以精之如白為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衆
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
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无此二者損得之
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儒第三子之後也（[illegible]）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魚亦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其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非其疋故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illegible]）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軍竇融焉家常焉一窮從容以論道焉事是時先生年三十一矣（[illegible]）每言其兄議者其兄劇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袪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求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儻肯遊意幸詳錄之焉子豐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斷氣謂絕氣皆言）方自知為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吾嘗且効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釀小人擊打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疏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季家陛下[illegible]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孔聖師猥以餘寵重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

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
聖也若夫顯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
烏也（[illegible]愛其人者兼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illegible]言天下之賢聖而及其子孫也）所以
崇德也（[illegible]）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
還京師遂拔善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
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盍辭乎（[illegible]易林[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家易林占之一作家林）答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
為吾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
官三年秋八月大子燃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illegible]）
天子識其狀貌甚見稱賜帛十端還而九月疾發遂
而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三次曰季
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
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
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
魯奉車二乘辭曰（[illegible]）若載柩而返則違父
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頗
子无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
吾其冥矣（[illegible]）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
間曾徒教旨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
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彥頗隨時為今
學季彥守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illegible]）
華陰張大常（時華陰張大常[illegible]）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
子季彥答曰性能泛家則不可限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
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與事教業與言俱立捨已從
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illegible]）
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悌忠信乎答曰別而論
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悌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
魯人有同歲之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
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王主及以君命同盟霸王其死
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綠素上
紀笵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
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駰學於大學（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illegible]好文章見[illegible]）
（[illegible]帝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權之鄧衛尉欲錄焉（[illegible]）
（[illegible]）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
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俊之崔生曰父之執也不
妄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後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
然後乃致乎答曰家物少須祖入當復送至彥曰公顧賜崔生
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祖入然後復致則於崔
生為竊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祖入是猶
古人欲決江海以救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相曰此子
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
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illegible]）絕不為親即凡人爾
（[illegible]）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眾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illegible]）吾聞孔氏貴父之後（[illegible]）能傳祖之業者常在伯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爲業者非唯一經而已可以業則業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无可无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求爲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二仕則仕能業則業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仕季祖之子孫或業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宣故業不稽古仕无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戰兵不尊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也答曰伯之子孫今可其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仕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太平皆當以不聖喪家弗克負荷之乎皇甫笑曰吾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答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微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彥尚書問季彥曰（長彥張孫字尚書[illegible]）夔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之德與乎答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我於如此多口聖人者必能聞於无聲見於无形然後稱聖爾如夔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論且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无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无形雖離婁並照將而觀乎（離婁[illegible]）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孔大夫乃孔昱字元世[illegible]七世孫少習家學大尉辟舉方正對策不合乃移病去後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爲章句内學（[illegible]）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内學非章句内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盍固已乎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吾二知乎吾患乎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李彥曰君頗曰（[illegible]）聞吾說古義言輒再稱善其使人知也以爲二句内學迂誕不通則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二之知業迂誕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君且君子立論必折是非以其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廣知不歎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吾豈不受其祿貴得正義爾復以此受患猶甘心爲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孔安國書爲臨淮太守）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假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遂之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爲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真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不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激（[illegible]）不敬

楊太尉問季彥曰（楊震字伯起[illegible]）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而（[illegible]）世不歸大儒何（[illegible]）答曰不爲（[illegible]）不學故

也乃賈鄧山賈孝有依辯經訓義輒見措挨但以所據者正故
衆人不能用翻為患害焉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劉公本尹莫名）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
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為食育鳥獸以為之肴衆坐僉曰誠如
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為不如明
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為人人徒以知得而
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貴之有知也伏犧始嘗草木可
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為人之生也
蚊蚋食人蚯蚓食土非天故為蚊蚋生人蚯蚓生地也知此
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為人可以為無疑矣公良久曰辯
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永初二年乃安皇帝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桮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殺苗稼
天子責躬省過延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緣事敷陳所致故
季彥與仲淵說禎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
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邪長孫子逃止仲淵弟閭具言
也（孫子見史記其右引霸止於仲淵所而聞具言）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
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増修聖德慮此二者
而已矣（二者謂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天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以有山
崩地震白氣相同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后稱制而
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漢孝殤帝延平元年即位鄧太后臨朝稱制改延平元年同事臨朝稱）
因三十日大雨水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史稱延平元年五月西大雨）
（雹大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季彥有此對帝默然左右皆惡之）季彥聞
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與季彥孝廉

周辭不就會遭兄長君憂遂止乎家季彥為人淡退寡欲
原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
視之如僕隸其筆則與語成章其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
莫不推先以為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一月丁丑卒（史稱四十七卒）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萇音長 安施以豉切 或弛詩止切 好禮呼到切 事夫音扶 使于疏吏切 遇

弛詩倖切 後瘳丑鳩切 與在音預 為瘉于偽切 大三折上音泰下食列切 巳之巳人

只並養里切下巳之同 既宴於甸切 夫死音扶 與計音預 嚭姑 巳上詳里切下音以 夫以音扶 繫

方 切下同 填之 巳矣 以難易上那干切下以豉切 當說 知

者音智 夫不音扶

論書第二

曠夫音扶 巳歿音以 巳之音以 形曰 之惡烏各切 論事 錯行

切七各 樂之音洛下同 愀然七小切 而巳音以 惡覩烏音 大麓音鹿 巳而 迷

錯七各切 禋 死難乃旦切 與於音預 祗 刑錯七故切 三監

孟長 所任 除過 應之 之長

記義第三

餘夫 施人 名歟 相室 從死 長者 好

人 譽巳 好外 齊色 女知音智 令德 任

巳 巳耳 己巳 其知音智 使宰 使于

以遺 若夫 使人 舍實 私昵 陷辟 與

澳 苞苴 好賢 鹹公 造周 踊路

與於 將意 蓼莪 裳裳 清激 焉施

切

刑論第四

刑省 降典 折民 弗勝 無別

刑重 民曆 張之 不省 夫赤 折獄

非從 則巳 適爾 不中 比罰 斷者

之悖 之枳 惡其烏故切下同 間居音閑

記問第五

孔伋音急 析薪先的切 負荷 任賢 函閭 任法

之知音智 難諸 實饗 息鄉 操曰 巳得 為

師 梟鴟 從焉 所好 只且 使以 朔

毓 自嬰 蔓延 永歎 紼寶 使使

車子 鉏商 五父 積身 今

見 應之

雜訓第六

由祗 不與 相好 舍玦 珠瑱 子車

於鄭 而另 使以 當免 跼遽 為屬

全名 之惡 各畢 受樿 舍適

居衛第七

可將 百乘 君任 不訾 適齊 相易

寄帑 有奇 折臂 禿骭 背僂

不與 大年 不累 惡有 其行 行行 行

只自 勢 同學 追王 大王 不為 于

乘 焉得 珪璜 拒郢 亶父 適宋

樂翔

巡守第八

巡守 禪泰 曰墠 戢齊 軍 舍奠 納貢

好惡 聚群 日齊

公儀第九

參三 要利 其行 過行 胡毋 甚易

抗志第十
鰥魚姑頑切 一斵音斵 使乎疏吏切 和者胡卧切下同 以長丁丈切 無已音以下同
故使疏吏切 舍所音捨 必疵才斯切 期大居之切 為人于偽切 府藏才浪切 之分扶問切
無伯如字又音霸 治之直吏切 不禁居蔭切 適彌武支切 自累力偽切 四
乘繩證切 饋焉許既切 祭膳時戰切 已優音憂下同 行志下孟切 已已下以汝切 重
違直龍切 已言音以 談說式銳切 屬耳之欲切 喪也四浪切 卒盡子恤切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
莽文切 頑賦 聚撲 模梟 開徹 造
之切 精刻

廣言
憲何切 麗著 脩杼 印我 顯和
切 汩猾 蹶也 燔乾 作燮 勦截 除
悲已 燀之

廣訓
惡乎 聲 韓 鰒 塵 鹿 廣
麋 曰吒

廣義
曰 吠 曰 蓬 婦 非分 曰 曰
惡

廣名
之 阽 從先 之 贈 之 隧 之 之
切又

廣服

識 縉 曰 田也 領也 謂 禧
上 秩之 質之 裨 寡 絥 第 鍵 謂

廣器
之 鶉 之 正 之 墊 鍼 鍼 子 緱 句子
侯 轉 轡 之 棧 之 艇 曰 轄 之
轊 轅 喙 纍 緇 締 繂 縿 摎
切 絵

廣物
之 稈 之 秠 之 銍 曰 攟 曰 宮 曰 稜
之 稾 之 檪

廣鳥
之 鶵 燕 白 脰 鷽 鶅 鷤 鴂

廣獸
之 豣 之 貖 豫也 魚 舍

度
跬 一 之 兩 ○量 之 盛 之
溢 籔 ○衡 銖 鍰 鍰

公孫龍第十二
調 盍 往 之 悖 之 令 咒 而 喪
其行 狹 之 錯 汜 論 幾 能 惡 得

儒服第十三
篓 而 已 與焉 獲 已 坊 呰 所 喪

對魏王第十四
與其 則 射 相 掾 相 錯 所 喪 惡 吶
吶

陳士義第十五

使者所吏切 蔬食音嗣 一夫音扶 降節如字 夫豈音扶 歆強巨兩切 必當
丁浪切 鋸鋙上音居下音語 暠皓然胡老切 寡好呼報切 相好呼到切 折毀之舌切 烈
五父音甫 合葬 闞梁 紇恨發切 輒父 大行下孟切 於卻 音亂 敦
於葬 女妻七計切 擯生 由惡烏路切 使相 修好
而藏 強之 不已 以棺 槨於 貞觀 擬跡 違之 行
諸毀 夢骸 拜膚 論士 盧國 宮他 作
難 相惡烏路切 而臨 舍先 相魏 下同 喪職 塵溺
而芾 殺乎哉

論勢第十六

求從 鄙彼 好卑 惡尊烏路切 二難 目累

質奉 嫪毒 在喪

執節第十七

義 談說 省刑 問相 去行 卒

不 學行下孟切

詰墨第十八

崇喪 惡禮烏故切 直經 晉非 躬行 鳴夷

亦惡 惡疾烏路切 行巳 隙重 強諫

乎自

獨治第十九

低水 易操 名鄭 塞於 嬪 降殺

上如字 之兒 問弗父 甫

問軍禮第二十

齋戒 含奠 釋部 蔵 飲至 執爵

荅問第二十一

之知 庚夫 當之 為韓 中行 說難

度其 知氏 難之 知伯 施施 何施

三悟 其娣 第 累累 使使 需然

跌而 無累 決拾 梟將 扛鼎 鏤

歎 喲喲 贛愆 舍旃 今圖

運叢子上第二十二

相魏 將事 蔘侯 轉相 繁說 使求

方師 騈閭 夯猝 乃至 曰 苑令

正怒 喪精 蛩較 學孟 費 曠日 蹂躪

至鄭 猗那 飲 洗 吳航

鶉 衰巳 鵬 今者 蓼 螣 螟蟲 焉

邪夷 能 將焉 術術 山雷 雅好 褻

事 性介 亢跳 知足 謂強 剛復

稱此 析理 涸殼 析其 挨度 斷

氣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非 今史 得與 夢 孳 惡有

為人 請從 燕見 浩其 可度 行高

別而 交燕 素 以好 又數 葉公

驅之 為贏 取後 與殺 荷巳 有

乎 幾於 巳乎 學知 何居 要 悵

惡直 知得 省宗 惓 陽

孔叢子釋文終

目歲詳孔臧續連叢子二篇至頃子琳書而止目敘世而下逮季彥卒悉孔氏之後人衍業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世祖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復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封夫子裔孫德倫為褒聖侯由漢平帝至唐子孫襲封不絕不審何人修續之然當在桓靈之際歟故獻帝時國絕此書遂已而無續焉

孔叢子者先生廣平公序之詳矣先生頃得是書未幾因領憲計二改于嶺南公餘遂釋而進之先皇帝嘗賜金紫以寵嘉之然尚藏于祕閣而天下樂明乎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逢忝游于先生之門得其本又可私善諸已而已耶因命工刊焉庶乎与樂聞道者共使知逢之心異夫蔡邕帳下之論衡云耳時嘉祐八年癸卯冬十一月日門人　呂逢　序

中說十卷

題（隋）王通撰　（宋）阮逸注

宋王氏取瑟堂刻本

中說十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舊本題隋王通撰。唐志文中子中說五卷、通考及玉海則作十卷、與今本合。凡十篇。末附序文一篇及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通子福畤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篇。通弟績與陳叔達書一篇。又錄關子明事一篇。卷末有阮逸序。又有福畤貞觀二十三年序。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皆辨通以開皇四年生、李德林以開皇十一年卒、通方八歲。而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事。關朗以太和丁巳見魏孝文帝、至開皇四年通生、已相隔一百七年。而有問禮於關朗事。薛道衡以仁壽二年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始召還。又隋書載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及長不識本生。而有仁壽四年通在長安見道衡、道衡語其子收事。洪邁容齋隨筆又辨唐書載薛收以大業十三年歸唐。而世家有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共語事。王應麟困學紀聞亦辨唐會要載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太興殿爲太極殿。而書中有隋文帝召見太極殿事。皆證以史傳、牴牾顯然。今考通以仁壽四年自長安東歸河汾、即不復出。故世家亦云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而周公篇內乃云子遊太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阮逸註曰、太樂之署、煬帝將遊江都、作此曲。隋書職官志曰、太常寺有太樂署。是通於大業末年復至長安矣。其依託謬妄、亦一明證。考楊炯集有王勃集序、稱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蜀王侍讀。大業末、退講藝於龍門。其卒也、門人諡之曰文中子。炯爲其孫作序、則記其祖事必不誤。杜牧樊川集首有其甥裴延翰序、亦引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王道何從而興乎二語。亦與今本相合。知所謂文中子者實有其人。所謂中說者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遺言、虛相夸飾、亦實有其書。第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碩輔不可以虛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宋咸必以爲實無其人、洪邁必以爲其書出阮逸所撰、誠爲過當。講學家或竟以爲接孔顏之傳、則傎之甚矣。據其僞迹炳然、誠不足採。然大旨要不甚悖於理。且摹擬聖人之語言自揚雄始、猶未敢冒其名。摹

擬聖人之事蹟則自通始乃併其名而僭之。後來聚徒講學、釀爲朋黨、以至禍延宗社者、通實爲之先驅。坤之初六、履霜堅冰。姤之初六、繫於金柅。錄而存之、亦足見儒風變古、其所由來者漸也。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等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十年(觀去)御史大

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孫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illegible]畤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正觀二十年卒今世所傳乃正觀二十三年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

([illegible])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孫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閣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 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倞音亮)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

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發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

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罔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隱士王氏取瑟堂刊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鞮縣未嘗不篤於斯文斯然亦未嘗得宜其用時不遇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著六經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禰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仲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取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與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辭子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則制度得失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而皆得（史有明得失故代得詩明其）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皆示此得其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書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識同歸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辭相襲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子不豫（寢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宇文化及弒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illegible]），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初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與）？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周一代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興衰也具其始終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東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illegible]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魯隱公惠公之子與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褒貶之志謂東周[illegible]王制因賞罰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元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illegible]）。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為侯君集所陷出為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後魏德被黎民亦天之命也人其舍之乎），三才其舍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封越國公蘇夔字伯尼善鐘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為敕詔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欲識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聲知音而和正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文循道為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故[illegible]）。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音不知和）；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而不知實）。王道從何

而與乎吾所以憂也（禮樂崩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眷反），門人皆沾襟焉（哀隋將亡）。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強仁），及其成功一也（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殊異）。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傳漢光武太子），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彊為太子，彊讓其弟陽，乃立陽，是為明帝。蓋天命被陽而使榮傳之，所以能讓成美也）。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玄蓋以其要為錄）。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率爾而已）。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蓋陳膳羞之法。洪範三德，仁宗…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因著食經以戒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節），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化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淳，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門人，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終始）。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以諷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嘉禾等方可封禪，時齊桓公欲封太山，管仲引古以諫之，遂止），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父。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書，方士求神仙無驗而還，此皆侈心以欺上）？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臣皆然，天下非事天，故誠之本）。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赦則不濫也）；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復斂，用盡故也）。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無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措，斗米三錢，行者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功歟）？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逢太宗，所以有此憂也）。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五載一巡）？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兵衛則省，徵求則寡）。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是與諸侯等也）？誰居乎（居音姬，語辭。詩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為始）。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稱皇極則五行各叙，故孔行皇極也。沴，閻計反）；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麟龍龜鳳，故樂形於聲也）。子遊孔子之廟（漢以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誅，君父尊諱，聖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喜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

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
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彝倫乎
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彝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
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關目擊道存鼎出
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
矣不得其言而得其法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
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
晉武平吳以祜督荊州諸軍懷吳人降者欲去就聽之遜字伯言為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遣之二賢皆已素曰
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己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
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
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也樽俎宴也兵播直無釋紛擋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

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器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
以正天下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隋名天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漢書有七制之主皆立文
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
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復觀朋友也哭野則太疏故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哉其助喪拜
之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書載至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言寬而已曰仁
乎寬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
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
乎慎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
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

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
得見義者斯可矣仁无為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寬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
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薛收問至德
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使德
成直物行成身道德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
顯道神德行係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日自出至
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无體則无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
嗜利者也知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廣雲中郡唐延州望龍
門之關州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
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
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見子見劉

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
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illegible]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illegible]等[illegible]作絕交論以諷任公之友歿又報任公
不知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也又有辯命論言聖賢輕才高不遇乃由天祿不由
以耳人是不知命疑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明亂
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若不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
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
莒二城者其意以天下為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夫故不爭城善藏用也智哉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
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无鬼論畢竟可以辯喻明盡不知聖人不語之言

中說卷第一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注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能觀之中心也中也者心可見矣）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之所存樂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我忘則物乎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illegible]）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illegible]）威也和而博（[illegible]）收也曠而肅（薛收[illegible]）瓊也明而毅（賈瓊[illegible]）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illegible]）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illegible]）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illegible]）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illegible]）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illegible]）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illegible]）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illegible]）其顏氏之流乎（[illegible]）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illegible]）仁乎（[illegible]）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illegible]）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illegible]）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illegible]）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illegible]）分四聲八病（四聲[illegible]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埙篪（[illegible]六竅[illegible]篪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illegible]三綱之首也[illegible]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illegible]）聖人采之以觀其變（[illegible]）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illegible]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illegible]）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illegible]）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illegible]）

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illegible]）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illegible]）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illegible]）

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illegible]）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illegible]）

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illegible]）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illegible]）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illegible]）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illegible]）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illegible]）小人之學進於利（[illegible]）

楚難作使

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公因煬帝征遼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
禍先非有天順則禍而已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
一民之命易曰智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
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
神明不與也負叛伏誅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
雖童僕必斂容不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合於天命而心無
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
絕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
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非在朝庶吏職
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天下聖賢皆耕蓋職其俗不仕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即農四民何逃
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禮不闕辭方士
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椁孔子謂子路曰斂首足形
而葬顏回有棺無椁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無可不可也故封之從代因有丈尺之制
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帝王陵指漢文
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
不敢無之遠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
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礼祭天
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者神道幽奧礼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雖和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

首思之甚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
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爲苻堅相歲敘而育密接溫臨斷而謙居然畢矣先生尸之
素然後本賢斷矣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
於戰國可以強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爲尚書度支
長於算術申韓之事於用去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
文帝時作相宣勅而口不能言其貿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
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婉
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議而屬好平刑常
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權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至其靜
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
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
見公卿異端蜂起文華不根道義苟媚其主捷於斯取容爲務歸子在絳州絳州程元者因薛
收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
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暫向言至極
朝聖皇在道雅天下變亂德賦人造夫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
也失實盡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
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將敗將興者吾惜其
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時門人千餘
致至公將相十餘人蓋蓄生受賜多矣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
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
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緯紫未同義若武帝殺劉防治叛之亂公若明帝不將曾由來即恕若
尊帝叔楚王徒者是也其役簡也士其刑清也義君子樂其道也公小

人懷其生（無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奉）漢雖覇道故不及三代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雜）禮樂可以不正乎禮樂論所以正之大義之蕪甚矣（蕪荒也）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舜直以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若無聖安能接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湯武直以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君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若有聖曰則無君之心雖制矣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實官府典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一本作備□使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而無位則修述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無其事）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虛靜）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性則不待外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體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乎萬物不思而得半是也生雖不證理而未能有思故曰思則或妙以幾比之又其殆也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未至上哲之性然）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違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則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道無二隅以知二隅是行流所）不至（到彼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彼能無至故不達其至）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與俱來去則志之若與俱去道之後物如是無方非至聖誰能與物之萬物則安能應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有來何有去去來自通則何）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乎大哉之一不可得而見若神）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也（道尚志也道大而無所遺德高而無所德是忘也）元也志仁義（未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混忘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謂群居終日非時中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殺收首陽山以免此行全臨道）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志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多知西晉舊事撰晉書文辭甚美其文繁不可解世不甚傳）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道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壽書事未稱著三國志書敘事初王從魏書舉壽吳蜀三國次史斷志大畧存其大義）子謂范寧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寧字武子注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音吉反）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班固漢書大誤相蒼之類是史華之罪也）使范寧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會聖之本）

是古李之罪也 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
繁而志寡（但務實記而不原聖人褒貶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
經而任傳（但事所傳而不顧聖人權衡之旨）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
（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號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門人）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也渝尤朱反）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亂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
（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韓詩毛萇所傳為毛詩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
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
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魯申公漢初為儒宗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
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資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

中二　七

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猶師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神悟師而出仲尼自得其[illegible]）
（[illegible]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之左右逢其原[illegible]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
損益終懣然也（[illegible]）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
達（[illegible]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illegible]）出則悌入則孝
（[illegible]）多見治亂之情（[illegible]）文中子曰吾
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達而已）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
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illegible]）
（[illegible]）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illegible]）
子曰過而不文（[illegible]）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
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

觀其所與（[illegible]）貧觀其所取（取於義[illegible]）達觀其所
好（[illegible]）窮觀其所為（[illegible]）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或問
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illegible]）
矣　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illegible]）芮城府
君重陰陽（子之兄也[illegible]）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
覽者或費日也（[illegible]）
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illegible]）以芮城之子妻
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illegible]）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
從道（[illegible]）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

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阮逸注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方也礼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不足觀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敝雜出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貴虛名无實故政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爵之南蓝屬山名山海經云汾水名實今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騎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致其言以挖之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推明知刑及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知刑而欺故欺其把詐謂歸家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數古反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此齊高洋以淫虐殺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揚遵彥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寔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礼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礼之情也夫知礼樂之情者能作識礼樂之文者能述情實礼樂文有心大抵治定而當漢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孤丈人无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則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常得遂行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書續有霍光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崩周公相成王圖以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發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我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中子曰書有命矣其有廢敗於其閒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文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漳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无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訝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之道也吾道自伸己与荷蓧丈人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无名蹤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不蹤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當欲止而心猶有爲故不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隋行秦政尚且之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龔黃之類通侯无罪則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數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隋大將人侯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藝也六藝文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發而下君

子游之而已窮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恐不免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獻帝時侍中依左氏年體作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由明剌唐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撰亡論盖有祖之風作之志後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靈運玄之孫襲封康樂公性奢豪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附民訟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沈約字休文召為侍中謝疾不朝此處可見也文始制音韻好豔冶之辭梁觀之人深之益務妍婉此台可見矣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鮑昭字明遠為宋臨江王參軍有孟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吳筠字叔庠文體古陸又疑見王筠字元孔為文好抑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陸又疑見王筠字元孔為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珪字德璋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前伏奏皆狂可見矣其文怪以怒南史吳均疑是吳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賦詩與子樂狂可見矣

中說三

荀爵作殿記隸徒赦門放事宋帝大帝之媒字長文詞辨捷長於屬對後坐罪誅此纖辭可見矣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徐陵字孝穆為人好浮誕書文辭相李時號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孝綽字孝綽兄弟孝綽文才名與其弟王均常稱章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也淫嗣頭男比鄙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湘東王名子建與孔安慶王子良及隋都王王陵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此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為齊明王記室既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總字總持與陳後主為長夜之飲相和為詩不持政事此詭後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亂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雖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常言天下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為尚書令詳禮考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群臣作詩儉獨忿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為太守凡辭遺與親戚以率未散蕉民當世

仕進无不登其門者昉援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召天下士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子辭遠以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常用手中處搦遊君平子雲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悋乎悋者不妄散悋者不妄散豪主矜為善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濤字巨源為晉同空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字濬仲戎典晉未嘗進一言以諫為天下自負而已貪財與嗣不足當諸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疑遜兄丕帝曉情自歸以求為篤不知者見其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觀二表出師表其文可見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明約理今之史也耀文

中說三　四

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空事詞語不通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風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古諸侯以移易其俗也三曰頌續周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祭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因其家國之衰之歎之所以吟詠使詩人是此變以俟復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美之或勉焉勉之无足喜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之也或誡焉惡之自悔則使誡之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得中道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

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雖合天下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郡縣變則滑其舊俗變則擾亂其國）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俗敦樸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言我君不然然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謂政敗）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

文三　五

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皆謂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然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戕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才辯官然矣）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亡身情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殺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者子路結纓盖其中賢也）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寄其改過刑之未座）子

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哀）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其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肉刑義也天不為人惡寒而輟其冷）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當寒暑君不以小善為當陽之謹）中焉可也（不偏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為用不過其害義傷禮故王以二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子曰吾於讀易也述而不敢論（述修之謂）（論如戎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辯謂論其興衰之極不敢辯而已）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

文中三　六

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為而議或盡而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興衰不可以述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議則議當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可否天下之公言也故我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恒步也）有所畏（恭敬）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嚴愛得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長剩）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質自然之色）婦人則有青碧（余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修真性者也）鄉人有窮而求者（求東家）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周礼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州為鄉五族為黨）我則不厭鄉

人有喪子必先往（弔喪）反必後（哀未忘）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吉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障飾也衾亡者所御物）惟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孔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言人勸有所禀）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特）（則介）直而無執（直則執其）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頹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事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秦有功賞邑命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賤故用吏材而官不擇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為仕）吏執乎役（役力）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勳為天下教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為言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歸攝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若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特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言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三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　逸　注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非常也曲而當也代武王告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盡爲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者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二循環不絕見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事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事酒且曰禮豈爲我輩設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才則才）。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沈默不交遊以酒自樂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默然自晦人所不能窺其閫也此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跡放而已非中道）。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二子同志）。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還虞爲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操封疇疇辭不受此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子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謂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以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業就則須變在大成須之時而已）。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禮乃萬世之道一時而已萬世必）！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爲太史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九流異指猶五才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深而通之不能極也通變無不通不客無不容）！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法何常之有弊則革之）；執其方，天下無善教（一偏之教不通則弊之有害之）。故曰存乎其人（人謂有時真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機無執滯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崔浩字伯淵魏人）。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浩長於星緯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大道也）。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今豳風自鴟鴞至狼跋）。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疑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諫王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成王疑金縢未開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誠至則成王悟周公而卒正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列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室衰微國風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是周公致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

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事齊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符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符秦何逆（上僭下逆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有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臣市）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国无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

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太原國文翰性恬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謹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諸群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勸王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泰子覺廢帝稱周）子之家廟座以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万衆並沒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

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靜退）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自館陶與）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illegible]中表乃與之校疑對曰林侯為執疏所御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

異同不可不述也（未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百慮而一致吾道一以貫之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illegible]入之門矣）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本乎情情无邪則恭而和恭而和禮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賢其事正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大風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不忘危借而心在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秋風辭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之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尚為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教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教空寂之性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梁主惑非其人）

之制也故虛行者示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教有誠者) 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於中國化之俗可習) 中國則泥(泥滯也) 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馬而不冠古者事不相襲)

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踈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 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

子遊太樂(署樂) 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 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

子謂姚義盡官乎(仕官) 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倘仕人當捨道) 子曰誠哉

(此信有) 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或死) 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彧字文若攸字公達佐魏祖有大功彧謀魏祖宜加九錫彧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銜之不悅彧飲藥而死攸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彧謀不從 董常謂文中子弟子不能知魏祖常操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事不遺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彧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文中四 五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 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其必謹) 惟有道者能之(有德者能如此)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素貌) 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旨) 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 劍珮鏘如(鏘然聲劍珮) (合節如響) 皆所以防其躁也(躁則無自入焉) 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禮使人別貪慾) 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貴其不以禮引人)

董常歎柏舟(言不遇仁) 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比小人衆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亭皇公愛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邶柏舟也刺在不得志煬帝任羣小)

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邳國公蘇威封) 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事物之性) 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隱居) 曰會逹其適也焉知其可(創爲其意有所適則居之且不知其可不可也) 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止不知其可放也)

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猶乎道焉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忘識其天真) 其次地隱(避地山林) 其次名隱(混名)(朝市心在世外)

子謂姚義能交(姚能交) 或曰簡(簡略) 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廣(廣交也) 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

(擇問) 子謂晁晉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晉謂文帝曰五口之家受田百畝 漏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紀論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制漢因之) 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詔漢因之) 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有) 曰(未彰手制者也)… 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爵詔者也) 曰訓(訓誨) 曰對(對答) 曰讚(讚美) 曰議(議論) 曰誡(誡警) 曰諫(諫諍)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天容物) 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大制不割割分判者也) 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 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事一事必以天下同之) 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守中帝自謂也) 其卓然

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詔皆同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危天孜孜勤人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嘆難也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也言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李詩也之勤李易比也臧使爲云也言文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爲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于髦而遺之于髦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幣帛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稱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貴敬薛收可與事

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收請見六經薛未見經全也子不出門人或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宋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弟妻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圖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未見諸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

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敵戾尔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之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自求行之書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尔父不陷不義則尔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玄感隋臣則不亂

中說卷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注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嘗讀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誦易文，自謂无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尔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无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與物以奉復性以心義然，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无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父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禹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而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爲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觀言自殊也，以汝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兼時可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準義所在，不必執乎心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迹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一，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本）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問世病不以己私）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為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世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錄，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發，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然已，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以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聞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无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二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无不安）文中子曰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採民言也衢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續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劉孝曲以風戒之）。

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跌不差）。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諫）。（事亦可諫）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懷帝為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国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志雖有而）（无知）。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国久无主孝文立二定工），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焉（十餘年造明堂祀圓丘置取制定律令率兵百万伐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謀猶太和之政是中国之法也穆公關子之祖自江南來太和八年始仕焉親為王爾以關朗未幾孝文崩亦不能措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其道未及行也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去非爾能發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太武後）

（年號也時崇道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断而愈熾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洪範讜議言皇極之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故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桓郁之事（郁傳王莽時上書曰惟天長神聖明命有命）（三可虞及上天星戒欲偶陰下宜即自位莽然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曰明言者天命也非任人造焉）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命者謂天命者也志者謂心之所之也者謂行於禮義者也），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

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无驕矣不懾）；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良民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而推）。

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觀於天下）。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邶詩篇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

子見緩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不喪可過也必備而致之緩七回反服服大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

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勞慰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銅川夫人有疾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并書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注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反毀康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近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相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害是時與之吉凶也事有未全之闕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无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續書下紀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鄉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施制志其勳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鄉人之心則正雖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敗秦稱皇帝之名故漢氏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蓋仍秦舊曰為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名實相稱二帝三王是以富人則可與禮則未漢以富民之術同稱長世之術礼未備薛收曰純懿遂亡乎疑一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

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无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性此為例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無偏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諸葛亮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近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為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兕之卒章王國詩也刺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嫉與能者所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出兵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故夫卦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无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為无動則吉不先見故推蓍成務有時動爻傷可知焉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遂其序位而動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智則獨智何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使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使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賢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无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礼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讀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論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則守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

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末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賈瓊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冊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衰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豈可敵哉）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不戰以智與義則道不能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為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

七

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貞其太剛也若暴虎馮河子路之死也）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言逢惡遇邪當諷諫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孝寬字叔裕）子曰幹矣（孝寬後周武帝臣也此寄安雍州而崩孝寬守之不下齊相歸順以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子曰輔矣（皆以輔會宣帝事而已故可輔相之器不幹小）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屯衛將軍江都之弑逆者也）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也故君陽臣陰陽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亦）賈瓊為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戒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不泄就其自兒）泛乎利而諷之（泛因所利而諷）無闕其捷（泛物勝自取不惟事人也）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如此盡宜然）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此就天授之也）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為正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嘗有復中國之志）穆公之志也（穆公晉陽穆公作大論言）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昏暗後文帝始改元中元後元年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中國始篡）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後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士處己補議非天下公言自守其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和帝在位十七歲實殤帝一歲而崩鄧后臨朝曰此時漢已絕何為不錄）元經何以不興乎（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

八

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晚和綜綿亘三世）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挾兵吳蜀鼎作獻帝禪讓漢祚乃絕）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淵叛）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此帝為恆盡蓋帝永熙大壞矣永熙元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賈后殺駿天下大亂）曰謂之何哉（上無王法）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故君子作實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君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采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為詩樂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仲尼後詩有空文者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詩廢而下風化不傳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終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　逸　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之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者崇貴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譜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王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王劉主妻有王於舜者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妻姬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因以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稱公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尊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朔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秦後帝之名者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也）其爲帝實矣而名存矣（實遺也名空號爾）

或問謝安子曰顏矣（謝安字安石爲東晉相處富貴而能以靜鎮將亂而无喜色以優游東山比顏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晉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晉有功昌閤困雖泣涕率兵陳說天子留嶠輔政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桓溫字元子爲王尊武將單破李勢平蜀有功爲大將督又北伐不已爲其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

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无傷此中庸者乎）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与適者也不失真可与立者也不殊俗可与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

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制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羅執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无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職者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荅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有若孔子弟子）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注見上）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受東海王不謙則必有與爭死而生民憂也）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皐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皐陶曰贊贊襄哉）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公則共議擇善而從）

文中子曰誡其至矣乎（續書有誡）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苟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勤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誡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誡自无過）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

以爲未是也知命爲知其君不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彼乎逆上吾不與也彼謂汲黯直也言不
危也非中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
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聡生知不由人諫而理
也若汲黯出宗太李可明當百家兼賢良雖才大器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
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
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皐相如嚴樂輩見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辯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責用兵
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
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
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
可以成人矣篤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
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異之事以數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亂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投

髮術刀竟坐誅二子並拜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
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
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王喪祭禮也孟子曰不有仁而遺其親也
又曰齊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此四禮傷時廢越公問政
子曰恭以儉揚素驕侈故規之鄴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爲使實子曰清以
平威以老臣責位引其子夔頗朝政非青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
曰無闢人以名德林文章禮名然多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闢名子謂薛收
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
而中直微曲中蓋推行取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
通乎揚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世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
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

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孔君
子自其父何嗣稱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子八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二十年爲一世越公曰
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父於
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六經讚而彝倫叙子出
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渡晉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逝我
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爲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爲宿未忍
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鮪鱣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
皇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家人詞子曰明
內而齊外離明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先齊家治國者子曰仁義
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
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凡道德者本仁而冲和之所以爲禮樂也子曰禮其

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
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偪下不
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
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禮章柔剛是不器文
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
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安康獻公天子失禮
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周東遷晉韓宣子亂
曾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修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修於家也禮樂之作
獻公之志也獻公論禮樂蓋推獻公之志而作程元問六經之致續經子曰
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
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晉書因以

齊梁陳爲正統後魏藏中原故北朝雅遷晉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兼備相減而天下歐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国故中国无主則正統在晉太中国有主則王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旌猶表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天子何處乎處居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起大義取則我用三才明之分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不厭而已李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艱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存因所見而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自存之謂不動而中不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孔招不可以機誘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矜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者隱者也知琴知音傷而和怨而靜傷而和怨而静乃禮樂之闕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時乱賢人隱於野皆鳴其道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声則有矣而所操者之情則変而不類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摇竿鼓枻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鼓掌磬之官皆哀公時礼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鳥字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適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皃取人不禱疾死生之疾勿禱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素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而深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李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礼儉肅竇田假反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謂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盡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皆充欲凡登門者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尔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為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尤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潁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並不求名而[illegible]故曰名隱子曰

文六 五二

文六 六一

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言而已閒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子曰醉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謂逃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隱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吴以讓季歷二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吴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居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恬然太虛孰爲名孰爲俗孰爲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爲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世故衰故續春亂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時爲絳郡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息役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受事楚公因讓而歸以告子楚公古人在見上子曰瓊受將閉門却掃敝不知緘口而內修也杜門却掃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杜謂真閉門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運奇一時之用无爲長世之道文中子以爲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无爲則知自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苟不能行猶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无爲之義仲長子光字

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之未自立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字號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交也有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交矣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宗事多爲夷之呼，如詬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在見上）子曰：賈瓊可謂立不易方矣。（事楚公不正也，瓊去之，不須事。）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爲問，子答以無知，是抑之。）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乎？子曰：是究其同，而忘其然乎。（常神）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美文王之識如是矣。）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聞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聞豳，曰：樂而不淫。）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至美者莫若雅，皆言先王之政。烏，何也。小雅自鹿鳴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循先王之政，仲尼則詩，誰謂不及先王之大？然所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不謂實雅者也，故謂之衰。之世國異政，家殊俗，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云樂而不淫，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讀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三王：禹都安邑，湯都亳，周都豐鎬，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書春秋以中國爲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未忘中國故也。）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晉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至宋末，則中國有元魏，故帝之。）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云今政亂國危，賢者不知所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洛都）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爲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也。元經尚以晉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而實以晉主中國，元經書存晉帝名，而不揚之，不以中國與之，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未敢以告人，有命不敢以言，寄之於心，大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帝，去晉寅宋，始稱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其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合之得其宜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去宋而歸魏，孝文帝升明元年奔魏。王肅太和十七年，自齊奔魏，並有王佐之才。穆公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謀孝文禮制典章，故元魏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爲公以先王）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開皇九年春，帝正月，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瑯琊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依焉。）而卒不貴，（貴謂其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七十餘年，皆權臣爲之輔，東晉乏）

世祖昌尊政普祚中微至孝武朝類譏安爲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元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書有功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元復今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玄孫陳亡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禹稱弃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盡僭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篡立故君子奪之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

文中子 文中七 三一

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齊梁陳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升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銅川子之父也若其安事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鄭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甚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憂傷也文中子自己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尔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衰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荢民三王以禮化民佛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書也

此君子以爲正而書子於一典九品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本謂善也孟子曰仁人性一曰仁存於四端長在孟子則端惻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子曰人性无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問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言三才五常之道也賈瓊不知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更无爲則畏獸大惑不能盡焉則智有不及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言續書之事非内有德則來无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有道國君子振民以朝而去之穆公所以來親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未嘗暫佚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

文中七 四一

言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豈敢違天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識人嘗若何也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子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虞龊龊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龊測角反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穿窬方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周公之深識禮樂孟子之不動又與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穿窬之人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律所以表其德所以不亂内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其辭淫文溺於所習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

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頹綱詠古詩也頹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以答家人卦大象詞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說謂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彖云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獲麟不遇時大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

於陳亡先王之道墜地而亡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道元經正次臣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創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可與守成者雖與虞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虞始不可與守成若宏嚣終迎隱是也有始有卒雖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孔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讀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閔氏易傳曰乾

坤乃備四卦明之門變之關閭也故一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爻而已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時一卦之動通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矣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誠也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汧沚河南有汧池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荊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謂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

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與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與功相然未及大用而天帝崩使誼所不及三代之永識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元而無擇惡而不敵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十二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燦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得无為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

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開放藏故不蹔隱）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得已不）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曰歸根則方寸亦可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邪說之亂我則闢之亦如孟子闢邪說也貳本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史記作春秋以為之與蓋有之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太山魯國禮樂之地周公所封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宮思慕太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爲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不爲也道中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爲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上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賈誼封上書文帝曰辰與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知如遇）

其道也（書見矣）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楚元王名交好書多才藝與申公同受詩於浮丘伯元王詩又傳曰元王詩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王名德好書脩學好古實事求是時王在南方以道術得書多是立禮樂服儒者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不與禮樂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王對三雍宮之問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蒼問處家何以爲樂答曰爲善最樂是仁也帝重之位三公上書言意）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光武立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後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遂强讓之也故曰義也）終［?］寵不亦宜其矣（言四王皆著仁智有德）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與曹參爭權之謀定漢之禍）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懿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敗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太子不立太加師訓而賈后廢之）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晉魏也人謂漢也漢魏晉之君皆不得其三札之說不因禮之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說卷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兼濟時今遠乎哉（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宣帝時爲丞相）子曰孰謂齊文宣瞢而善楊遵彥也（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尚書楊遵彥爲相又以非常相待字遵彥）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宏名宏有王也不能用）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爾朱榮天寶中有戰功爲都督）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陳思王曹植也）董常聞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之不用耳目者）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凝直而不抵（抵許也）曲而不使者矣（常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知十）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召皆不至）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不問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車喻國事也棄其輔）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喻乎險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終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爲矣

言隋必亡不可救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 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 禮以制行 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 樂以和德 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 春秋元經以舉往 仲尼脩周公之典禮仲淹依孔父之筆法是往也 易以知來 生生不窮是未來也 先王之蘊盡矣 蘊奧蘊積也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詰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數以所化天下生亦足矣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 吳欽史傳不顯 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 欣欣依也焦然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 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 設此以證其失之非 其處家也父母晏然 劉安也言不依倚而自安 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無思言無氣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 裴嘉未見 薛方士預焉 方士未見 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 士昏禮三日不舉樂 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勝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 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 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爲權言賞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夷中國 是權義舉而皇極立矣 反經取義也 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 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 文中子曰春秋一

國之書也 周室一國 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 約束以禮法 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 天命在周未改 元經天下之書也 罷侯置守天下爲一國 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 無定國謂南北分各無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 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 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因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雖殊其志一也 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 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王以義妨國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故 子曰斯謂皇之不極 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弃小是謂大中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 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夏役征遼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 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 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孔子尚從此故我小子敢暫捨哉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周公與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 抗尊也春秋本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 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 元經奉帝號以爲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 張玄素 史傳未見 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 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 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 竊謂非己有也假外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心於克己歟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 若湯武之兵伐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 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 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爲也 子

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言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讒者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謂董常曰吾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勸常)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天下敬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爾張其猶病諸(言爾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嘗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言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欲淵隋不能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高祖武德三年也又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正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然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偷薄也)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害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錄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爽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請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發隋弊非經久策)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弒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與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縉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真隱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叢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述所成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其正)不雜學故明(明道也)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蠹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蠹螣皆喻害物螣食苗心也螣徒登反)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然晉作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共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奉禮有以將)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經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亡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俗輕古禮同時俗是從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奧)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者賢才則不肖者速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能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禍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

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扎雜可左右教化)子之韓城(馮翊)

(古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關在絳州今河中有龍門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爲誰(止二子問之)吾視其顏頹如也重而不亢(頹垂之貌亢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瞬謂目搖也)口敢如也闊而不張(敢厚也張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言執見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謹慎俯守默謂之隱)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

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者幾於隱逸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躁易泄)多動不可與久處(煩躁心易)吾顧見偽靜詐儉者(矯時好貞靜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拱璧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矯強也明而毅故曰強矯)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於人)無苟說(所說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介蓄怨)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

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注曰似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擇以利合擇之即棄)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爲善而已)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控之以善成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易始悟)子謂收曰我

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復性則曰無性此言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不仕光武)爾朱榮控勒天下(法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人)子讀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有亂道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歎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南城府君讀說苑(說苑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善說進物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

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无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艱能及若云吾亦然實艱之亦）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自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洪三）（平康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秉德知明以柔克潛必剛克幸歸之中道也今疑難正直而无據其德心亦未樹立故曰未樹立也）無挺（不挺然立不由見）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排）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故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與无正直）

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讚易剝卦得中庸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剝林璋尺達然嘉其能念故嘆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言克念之必）

中說卷第八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者言是命者因人而稱）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善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也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无不應无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易引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也戢聚難懼那多也言不聚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與交非傲即福亦就來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合死不當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是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末莫也言我莫知所如其出不可自取也既已矣事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將獲多福也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玉音服之無斁（斁厭也）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己不如即師之）易子而教也（易互）今亡矣（亡無）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媿媿皆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作後王之未明盡己之心事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　三

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无羨國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謂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咸過也焉能不違三月不違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鈞擇賢是德賢爲上道不在位語曰富与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

文中九 二

何也經謂孔庭而過庭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斷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法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四經者待其具而後教之亦此注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九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

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无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与天道合爲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謂辟杖也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神爲遊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太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大經之四也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矣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傳六經之深故能言其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過之過有不少德必有太陵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乱皆由運而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辟乘堯之類革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曰時也者關氏易傳

文中子四 文中九 三

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偶謂偶人自求多福偶貴善人偶禍皆由人作之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指環數有奇偶人不能逃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木故盡麓林答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畏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无過而稱己過是讓也蓋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

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未有過此爲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讓人容其訐（太訐以容）使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一容訐直示賞百善之門一使媚示罰衆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命公命權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襃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獻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法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襃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卹隱若歉苦簟反）義生於豐（豐則義著豐則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儉則爲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等之服以章明白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漓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若言綱紀不能復古何爲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爲復淳漓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廻者（路分二曰歧）（以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感性如歧路之數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習謂不疑）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凡門人輕威而重常故荅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德履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道幾則默似隱也）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閑矣（潛撰五柳以自號明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然而萬世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魂爲精氣爲物）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行則化通其神）（日氣爲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所難言居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孟子盡心篇盡其心知其性也盡心知性則知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如父與子人人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貴敬也盥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問天神人鬼故又問地）

祇

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男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己信則有之矣（譏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向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蓄君比之矣（壞政化）元經何以不與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營營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龐中郡居鄉推安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于祿）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詩者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道時一也）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誦詠）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睹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阮逸註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去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問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亡）？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姚義困於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古冉子爲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給不繼富蓋非冉子辭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見邇說於近至矣遠則難入）。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升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奉吾族）？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異章服），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爲中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文中

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帝亢不知悔以殆）！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續書述代元經辨時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有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貞觀況太熙乎於太熙者著晉武帝制之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不振則書孝文皇始年節各斷中北朝以後元經首尊中國也）。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不以道進），禍莫大於多言（不以信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古之道也（周以上）。知治而受職（爵寵奉古）。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諺引古）。（閑隱者言放）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爲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春秋家崇儉和同秋以棄禮義建書并興尚且之謬）曰：政猛寧若恩（失恩臨之），法速寧若緩（緩也寬），獄繁寧若簡（簡不濫），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其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行上四事則能知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因此亡）。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有道）。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

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悶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復得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經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穮是蓘則有豐年詩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穮悲驕反蓘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偽亂相踵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慎其位則進正名則退以其心亂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

先正始者也正始陳首篇名魏永爲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館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遂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終戒之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終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中說之後也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議正出爲胡蘇令杜淹爲御史大夫王凝爲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与君集善乃与杜淹不協而王凝出胡蘇令胡蘇今滄州東光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爲滄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時遂退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禮三年之喪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餘當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謂自力耕及祿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

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
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
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
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
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
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
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則雲
施則雨潜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
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
殁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
哲此篇蓋隱其章辟其言以備可參之數易辰雜沉思撫鄭房觀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
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
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
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
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
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
立制㷡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
陽既㷡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
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
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 淹 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
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
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
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
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
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
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
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
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
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

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
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
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
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
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
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
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
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
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
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
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

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朋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

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玆四代矣玆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穎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

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
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
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
脩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
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
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
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
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
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
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
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
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
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
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
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
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
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
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
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
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
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
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
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
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
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讓揚
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
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
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
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
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
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
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
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
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
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
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
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
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
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
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
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

開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
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
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
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
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
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
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
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
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
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
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子良有以也向

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
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
月記

東皐子荅陳尚書書　王福時　撰

東皐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
耕于東皐自號東皐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
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
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
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
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
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
父深言勤懇季父荅書其略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
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
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
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
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
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
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
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
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
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

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
一勢以託其迹没齒東皐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
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
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
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録世家既去餘在福郊
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録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
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
書署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
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

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筮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嘗樂之器豈占筮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干成湯今子明假占筮以諷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

文中 十三

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

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兌上乾下䷰兌上離下捨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

文中 十四

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

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
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
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覺
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
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
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
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
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
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

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
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
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
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
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猶後何如
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
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
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
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
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

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筭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
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
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
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
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
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
險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
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
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

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迥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
未然筭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
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
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
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
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
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
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
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
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筴不出聖謀乎
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

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任夫審乎難覆棄弁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筴而研其應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

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文中子知書矣二載爾獻之公筮之曰此子當知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

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

子2113 1

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録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諜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埀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閣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帝學八卷

（宋）范祖禹撰

清乾隆永瑆鈔本

帝學八卷內府藏本

宋范祖禹撰。祖禹有唐鑑，已著錄。是書元祐初祖禹在經筵時所進，皆纂輯自古賢君迨宋祖宗典學事蹟。由伏羲迄宋神宗，每條後間附論斷。自上古至漢唐二卷。自宋太祖至神宗六卷。於宋諸帝欽述獨詳，蓋亦本法祖之意以爲啟迪也。祖禹初侍哲宗經幄，因夏暑罷講，即上書論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而力陳宜以進學爲急。又歷舉人主正心修身之要，言甚切至。史稱其在邇英時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又稱其長於勸講，平生論諫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今觀此書，言簡義明，敷陳剴切，實不愧史臣所言。雖哲宗惑於黨論，不能盡用祖禹之說，終致更張初政，國是混淆，而祖禹忠愛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漸爲念，觀於是書，千載猶將見之矣。

御識

此宋學士范祖禹編
帝學書成於元祐戊辰
重刊於嘉定己巳歲弆御府
有年每於幾餘展閱不特芬
流楮墨足備石渠東觀之遺
而自宓羲迄宋凡帝王務學
求師之要燦然眉列實為千
秋金鑑董子有言彊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因題卷
首以志自勗云
乾隆甲子重九前一日

御題

元祐成書心力殫遑乎嘉定
又重刊欣逢祖禹芸編在不
異允齡金鑑看務學求師著
儀軌修身莅政示倪端知之
行矣吾猶恧綈几寧惟玩古
觀
乙未新正再題

臣于敏中敬書

聖學勤師古訓殫嘉謨有
契論惟精惟一傳心接求
治在安運掌看周極先由
慎乎德從長猶
合萃其端曲江金鑑編堪續
宵旰
堯衷比例觀

子臣永璇恭和

帝學卷第一

宋翰林侍講學士朝奉郎守尚書禮部侍郎兼侍讀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上

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有熊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大禹夏后氏
商王成湯

高宗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太昊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上古結繩而治伏羲始作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臣祖禹曰伏羲氏德合天地通於神明始畫八卦以開物成務故孔子言易始於伏羲肇有書契以紀萬事而治道可傳於後至堯而大備故孔

子序書始於堯其前豈無聖人哉蓋其世遠不可以為法也揚雄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後世帝王之學

本伏羲故臣以爲帝學之首

炎帝神農氏師曰悉諸

黃帝有熊氏幼而徇齊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知其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師曰大撓大撓作甲子者

又學於大真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

少昊金天氏以鳥名官鳳鳥氏歷正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祝鳩氏司徒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鴡鳩王鳩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名官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

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魯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

高陽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郯子而學之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然則古聖人之遺官立事必本於學也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寔能金木及水

能治其官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窮桑少昊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昊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背頃公十四年叔子聞於禁墨曰社稷生記淮氏之五官

也對曰少昊氏有四叔為勾芒蓐收玄冥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臣祖禹謹案周禮內史掌

三皇五帝之書春秋之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是其書猶存也蓋自孔子刪書斷自唐虞不紀三皇而周易繫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之事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為三墳少昊高陽高辛唐虞之書為五典司馬遷作史記以黃帝為五帝之首高陽高辛次之堯

舜次之而少昊氏不紀考其制作法度自高陽已不能及四子脩職皆百世祀少昊之德豈非學之至乎臣故取左氏傳郯子史墨之語以補

少昊氏之事備三皇五
帝之學焉
顓頊高陽氏師曰伯夷又
受學於綠圖
帝嚳高辛氏聰以知遠明
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脩

身而天下服師曰伯招
帝堯陶唐氏聰明文思光
宅天下若稽古欽明文思
安安益曰帝德廣運乃聖
乃神乃武乃文師曰子州
支又學於君疇孔子曰堯

煥乎其有文章
帝舜有虞氏若稽古濬哲
文明溫恭允塞師曰許由
學於務成昭務成昭教舜
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
順天下不足定也避天下

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
足失也孟子曰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
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
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

為善者也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少昊高陽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臣鶚曰帝王之學謂之

大學禮記曰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故學者所以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

明明德於天下堯舜之
道是也帝王之學所以
學為堯舜也堯舜亦學
于古先聖王而已其在
易曰進德脩業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其在書曰

若稽古其在詩曰正家
以風天下此文王之學
也揚雄曰適堯舜文王
者為正道後世學堯舜
而及之者惟文王故孔
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而旁周公其他皆非道
也
大禹夏后氏若稽古文命
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聞善
言則拜思曰孜孜作訓以
戒子孫曰民可近不可下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
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又曰內作色荒外

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
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禹
爲人敏給克勤惡旨酒而
好善言師曰大成摯學於
西王國禹惜寸陰爲善日不足也
見耕者耦立而式二人並耕曰耦

式車敬拜首也過十室之邑必下下車也十室之邑以其必有忠信故下之
商王成湯不邇聲色不殖
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作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
樂堯舜之道湯三往幣聘
之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
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
如已推而內之溝中故就
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湯

學于伊尹而後臣之商頌
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
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高宗得傅說以爲相王曰
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

盤（[illegible]）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
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
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

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周文王在傅弗勤處師弗
煩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
卦（伏羲畫八卦文王演之為六十四）太公
呂望避紂居東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吾聞西伯善
養老者往歸之文王以為
師大雅曰亹亹文王令聞
不已（亹亹勉也其善譽聞無止時也）又曰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穆穆
美也緝熙光明也）又曰倬彼雲漢

為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天其為文章譬
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研精合
于禮義然後施之萬民其好而樂之如金玉然言其
政可樂也）勉勉我王綱紀四

方又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又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性與天合）小雅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文王燕朋友之詩）單襄公

曰文王質文（言質性有文德）故天祚之以天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孔子學文王者也

武王師太公號曰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王踐阼三月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高陽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

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

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

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

亦不可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

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愼戒必恭恭則壽

劒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旣克商王訪于箕子作洪範西

旅獻獒太保作旅獒用訓於王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
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
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
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
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
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
後能使人召公為太保周
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
保其身體（保謂安之）傅傅之

德義（[illegible]也）師導之教訓（師傅）
（[illegible]）
此三公之職也天子疑
則問問則應而不窮者謂
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

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
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
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
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
絜廉而切直匡過諫邪者
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

者也常立於右是名公也博聞彊記敏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

而舉無過事作頌曰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名公作誥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

弗敬又曰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

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周公作洛誥王拜手稽首以求誨言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

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又作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

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

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

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
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又作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
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
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
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又曰嗚呼
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
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
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嗚呼予旦已受

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
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
夫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

其惟克用常人王作周官
以訓百官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
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
官又曰不學牆面涖事惟
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臣祖禹曰夏為天子十有七世四百三十有二年商為天子三十有一世六百二十有九年周為天子三十有六世八百六十有七年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八年其君以學見於經傳者唯禹湯高宗文武成王而已可謂至少也若夏之啓

與少康商之祖甲中宗祖乙盤庚周之康王宣王皆有功烈見於詩書非學亦不能至也雖載籍闕略事遠難明然要之聖君少而庸君多故治日短而亂日長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學則無聞於後人君可不勉哉如夏之桀商之紂昏亂其德覆宗絕祀後世言惡則必稽焉豈其

性不可為善哉由不法先王不親賢不務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惟在念與不念而已可不戒哉

帝學卷第一終

帝學卷一考證

顓頊高陽氏 謹按顓頊原本作顓帝係宋人避神宗諱今改

鶻鳩鶻鵃也 謹按鶻鵃原本作鶻鵰今據左傳註改

以伐夏救民 謹按原本重以字今刪

必及其世 謹按原本作不及其世今據大戴記改

毋曰胡殘毋曰胡害毋曰胡傷 謹按原本胡俱作相今據大

載記改

傅之德義 謹按原本作傅其德義今據前漢書賈誼傳改

名公為保 謹按原本作名公名保今據書小序改

自殷王中宗 謹按原本作商王中宗係宋人避其先代諱今據書經改

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八年

謹按原本作三代一千九百二十有九年總核多一年今改

帝學卷第二

右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讀兼修國史[illegible]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進

漢太祖高皇帝

太宗孝文皇帝

世宗孝武皇帝

孝昭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

廣孝皇帝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漢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

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巳并天下脩仁義法先

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太宗孝文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濟南伏生治之（生名勝故為秦博士）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

錯往受之太中大夫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誼上書言三代之君教太子之法曰太子少長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

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

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法也匡正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

下矣[illegible]也

世宗孝武皇帝時倪寬見帝語經學帝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又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

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

召見義說詩甚悅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制曰道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

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董

仲舒對冊推明孔氏帝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建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孝昭皇帝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illegible][illegible]保傅傳[illegible]在禮大戴記帝雖通此書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蔡義以韓詩授帝博士韋賢亦進授帝詩

中宗孝宣皇帝高材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鬱不通也）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

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決焉乃立

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世祖光武皇帝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遁逃林藪至是莫

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乃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修起太學備籩豆干戚之容帝受尚書通大義名桓榮入說甚善之每朝

會輒令榮敷奏經義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

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
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
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
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
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
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
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
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顯宗孝明皇帝為太子時
桓榮以少傅授尚書包咸
以郎中授論語及即位尊
榮以師禮拜為太常帝嘗

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
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
百人帝自執業每言輒曰
太師在是永平二年三雍
初成以李躬為三老桓榮
為五更養老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
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
觀聽者蓋億萬計榮疾篤
帝問之入街下車擁經而
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

帳刀劒衣被榮卒帝變服
臨喪送葬五年以包咸為
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
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
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
問九年為四姓小侯立學

置五經師自期門羽林之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
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
乎盛於永平矣
肅宗孝章皇帝為太子時
張酺侍講及即位出為東

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
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
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
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
然後修君臣之禮還過魯
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

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
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蘭
臺令孔僖因自陳謝帝曰
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
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

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帝降意儒術特

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四年會諸儒於北宮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後魏高祖孝文皇帝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史傳百家無不該涉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蒙稚早登纓紱失過

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踈抑而不許頃因酒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將臨講坐慙戰交情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

今未有天子講禮陛下聖
叡淵明事超百代臣得親
承音旨千載一時
唐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
皇帝初為天策上將開天
策府置官屬乃開館於宮
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
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
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
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
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
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

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
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
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
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
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
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
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
厚帝朝謁公事之暇輒至
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
或夜分而寢又使庫直閻
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
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

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武德九年帝即位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推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巳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貞觀二年正月帝著金鏡

述以示侍臣其略曰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十四年二月幸國子監觀釋菜命祭酒孔頴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帛有差是時帝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

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

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帝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二十二年帝撰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

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脩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

帝為太子時褚無量以國子祭酒侍講及即位加右散騎常侍開元三年帝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

太常卿馬懷素乃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與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輿在內殿令內侍舁之五年懷素為祕書監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

尹知章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褚無量為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八年無量卒命右散騎常侍元行沖整比羣書行沖上羣書四録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十一年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祕書監徐堅太常博士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

給使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於國徒為靡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帝聞之重說而薄堅十三年帝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帝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

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二十五年帝制訓誡六篇以示諸王其旨益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宰臣李林甫等請宣布中外手詔曰周公誡伯禽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懃豈忘誡子聊示庭訓何足宣布

也天寶二載帝自注孝經
頒於天下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
孝皇帝留意典墳每覽前
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
其言又讀貞觀開元實録
見太宗撰金鏡書及帝範
𤣥宗撰開元訓誡帝遂採
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
三國志晉書晏子春秋新
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
為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

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
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微行
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
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
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
十一曰奬忠直十二曰修
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
曰録勲賢分為上下卷目
曰前代君臣事跡元和四
年以其書寫於屏風列之
御座之右遣中使以書屏
六扇至中書宣示宰臣李

藩裴垍曰朕近撰此屏風常所觀覽故以示卿藩等上表賀

臣祖禹案歐陽脩贊曰唐有天下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今臣述明皇憲宗取其務學而已

帝學卷第二終

帝學卷二考證

孝昭皇帝　謹按原本目録中世宗孝武皇帝後脫載此一條今增入

帝受尚書　謹按原本作帝授尚書今據後漢書光武紀改

太師在是　謹按原本作大師在是今據後漢書桓榮傳改

帝學卷第三

[illegible]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帝親製文宣王兗公二贊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褒先聖之後封賢臣之墓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是以天下悅服傳世三十歷祀八百蓋由此也太祖皇帝承五代之季受天眷

命皇業初基日不暇給
而即位之月首幸國學
謁欵先聖次月又幸尊
師重道如恐不及儒學
復振寔自此始所以啓
佑後嗣立太平之基也

與武王未及下車之政
何以異哉
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
崔頌判國子監始聚生徒
講學帝遣中使以酒果賜
之因謂侍臣曰令之武臣

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
道
帝名宗正丞趙孚對後殿
令講周易謂左右曰孚所
說精博亦可賞也
四年四月丁亥幸國子監

開寶元年知制誥李穆薦
王昭素名見便殿昭素開
封酸棗人通九經尤精詩
易時年七十七精爽不衰
帝問何不求仕進致相見
之晚對曰臣草野惷愚無

以禪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名宰臣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帝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

誠實無隱帝嘉之尋以哀老辭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留月餘遣之

帝自開寶以後好讀書嘗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趙普為相帝常勸以讀書

臣祖禹曰太祖皇帝之時天下未一方務戰勝而欲盡令武臣讀書夫武臣猶使之讀書而況於文臣其可以不學乎又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夫

宰相猶當讀書而況於天子其可以不學乎又勸趙普以讀書蓋太祖皇帝知學之益又知為君為相不可以不學也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

保太祖皇帝之訓子孫
可不念之哉
帝因讀尚書歎曰堯舜之
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
近代法網之密耶
臣祖禹曰人君讀書學堯

舜之道務知其大指必
可舉而措之天下之民
此所謂學也非若人臣
析章句考異同專記誦
備應對而已太祖皇帝
讀書能知其要如此史

臣以為有意於措刑其
可謂至仁矣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
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以聽政之
暇日閱經史求人以備顧

問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
為侍讀每出經史即召文
仲讀之
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
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
當親覽宋琪曰陛下好古

不倦觀書爲樂然曰閱三卷恐至罷倦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每見前代興廢以爲鑒戒雖未能盡記其未聞未見之事固已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

讀徧因思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爲難大凡讀書須性所好若其不好讀亦不入昨日讀書從巳至申有鸛飛止殿吻至罷方去左右曰昔楊震講學有鸛

銜鱣墮堂下亦此類也九年帝謂近臣曰朕讀書必究微旨尚書云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三年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作書三篇以訓太甲伊尹忠於太甲

其理明矣杜預春秋後序云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也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陟又左氏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太甲雖見

放還殺伊尹猶以其子為相此與尚書叙太甲事異不知伏生昏忘將此古書乃當時雜記未足審也豈有殺其父而復相其子者乎且伊尹著書訓君具在

方冊必無自立之意杜預通博不當憑汲冢雜說特立疑義使伊尹忠節惑於後人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即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輙陞高坐帝為降輦令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

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賜帛百匹明日謂宰臣曰昨聽說泰卦文理深奥足為君臣鑒戒朕與卿等當遵守勿忘

淳化五年十一月幸國子監召直講孫奭講尚書判監李至執經請奭與一篇未畢遽令講說命三篇帝曰尚書主言治世之道說命居最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傅說皆賢相也復誦說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曰誠哉是言何高宗之時而有賢相如此嘉歎久之

帝與近臣論三史曰夫史書之作務在懲惡勸善若采摭小說異聞以綴飾者蓋不足訓大約忠孝正直可為嘉歎也

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敦尚文雅自出閤後專以講學屬詞為樂禁中遊息之所皆貯圖籍置筆硯及即位每名諸王府侍講邢昺及國子監直講孫奭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久而

方罷
咸平元年正月命擇官詳
正經籍因訪明達經義者
參知政事李至曰國學講
書崔頤正博通諸經尤善
誦説帝曰朕宮中無事甚

樂聽書常求其人尤不易
得翌日召頤正講尚書於
景福殿又於苑中講大禹
謨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
對帝謂宰相曰頤正講誦
有功卿等更於班行中擇

性行淳朴通經義知損益
者二人以名聞頤正講尚
書至十卷年老步趨艱蹇
表求致仕帝命坐問卹甚
至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
講二年七月以兵部侍郎

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嶠
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國子
祭酒邢昺為翰林侍講學
士翰林侍讀呂文仲為翰
林侍讀學士按唐開元中
置侍讀其後有翰林侍講

學士五代以來四方多事
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
職久廢太宗崇尚儒術聽
政之暇觀書為樂殆至宵
分手不釋卷繇是命文仲
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
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聰
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
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
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
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
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

膳夜則迭宿帝嘗謂近臣
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
時日探賾編簡素所耽玩
但古聖典旨有未曉處不
免廢忘昨置侍講侍讀學
士自今令監館閣書籍中
使日具當宿官名進入朕
欲名見訪問自是多召對
詢訪或至中夕焉
臣竊曰太宗始命呂文
仲侍讀真宗置侍講侍
讀學士仁宗開邇英延

義二閤日以講讀爲常
累聖相承有加無損有
勤無怠此所以遺子孫
之法也是以海內承平
百三十年自三代以來
蓋未之有由祖宗無不

好學故也

二年七月幸國學謁先師
及覽三禮圖名祭酒邢昺
直講崔偓佺講尚書大禹
謨從官侍座帝曰偓佺講
書頗達經義甚可稱也賜

偓佺緋章服昺已下器幣
帝御便殿命翰林侍講學
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
預焉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
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

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它
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
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
講論經藝以日繫時寧有
倦邪

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

帝白朕自幼至今讀經典
其間有聽過數四在東宮
時惟以聚書為急其間亡
逸者多方購求頗有所得
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
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

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
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
一書二名並列篇目蓋購
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
複甚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

書玉宸殿即帝偃息之所
圖幃皆黃絹為之無文采
之飾聚書八千餘卷帝曰
此惟正經正史累校定者
小說它書不置於此蓋俯
近禁中最便觀覽國家搜

訪圖書其數漸廣臣僚家
有聚書者朕先借其目參
校所少併令抄補所得甚
多信非時平不能備此今
祕閣之後新衣庫雖有棟
宇地猶狹隘朕累令經度

若遷此庫以廣其地尤為佳事當諭劉承珪增葺之

帝宴餞侍講學士邢昺於龍圖閣上挂禮記中庸篇圖昺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序修身尊賢之理皆有倫貫坐者聳聽帝甚嘉納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拜又幸孔林以樹本擁道降輿乘馬

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

帝命王旦選儒學之士旦薦崇文院檢討馮元帝名見命講易泰卦元進説曰地天為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

天地財成萬物帝悅賜元
緋章服稱旦善擇才
天禧元年二月詔太子中
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
宣和門之北閣侍制預焉
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常
三年九月召宰臣樞密兩
制及東宮僚屬於清景殿
觀書帝以青宮要紀事有
未備因博采羣書廣為承
華要略十卷每篇著贊以
賜皇太子至是書成故召

近臣觀焉
太宗時邢昺嘗纂禮選以
獻其後帝閱書禁中得其
本作贊以示近臣曰朕在
東宮昺為侍講嘗徧講九
經書亦有三五過或十餘
過者唯尚書凡十四講益
先帝慈旨勉勵每旦聽書
食訖習射使與兄弟朝夕
同處所習者文武二事爾
帝與諸王宗室友愛甚篤
然動有戒諭或聞其講習

為學則喜見顏色形於獎勸編修君臣事迹日進草三二卷帝雖政務繁劇亦中夕披閱條其紕互纖悉窮究諸儒疲於應對為文務求溫雅製述尤多中外

書奏歌頌無不重復省覽暑月或衣單絺流汗浹體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之外無他玩好

帝讀經史摭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

帝學卷第三終

帝學卷三考證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謹按原本徵作證係宋人避仁宗嫌名今據書經改

名直講孫奭 謹按原本直作主孫奭官直講主字誤今改

帝學卷第四

左朝散郎[illegible]臣范祖禹上進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上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封壽春郡王九年正月命尚書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崔遵度並為王友真宗宣

諭曰皃子才七歲朕每自教之卿等可書乃心退見郡王於內東門南閤真宗遣使謂士遜等曰皃子年小毋得列拜士遜等各拜二月詔以郡王學堂為資

善堂八月真宗賜王歌凡七軸曰勸學曰脩身曰懷儉約曰慎所好曰卹黎民曰勿矜伐曰守文天禧二年正月月旦真宗幸元符觀遂幸資善堂徐王彭王

郡王及南宮北宅宗室以下並列侍二月進封昇王八月立為皇太子參知政事李迪樞密直學士王昕並兼太子賓客真宗作元良箴以賜太子有殿侍張

迪者給事左右太子曰是可與賓客同名邪方覽尚書至協于克一遂令更名克一真宗知之甚悅以語宰臣賓客三年九月請賓客以下講論語自是以為

嵩又問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何謂也乾興元年二月即皇帝位三月賜輔臣飛白書各一軸初帝未嘗為飛白書一日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禫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雙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曰朕仰承先訓肇纘慶基思與忠賢日勤聽覽至於宵旰非敢怠遑雖每屬於清閒亦靡圖於暇逸當延侍從講習藝文勉徇嘉謀用依來請雙日不視事亦當宣召侍臣便殿以閱書史冀不廢學也

皇太后諭宰臣曰皇帝聽斷之暇宜召名儒講習經書以輔聖學十一月辛巳始御崇政殿西廡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

侍讀學士李維晏殊與焉
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
隻日亦召侍臣講讀
十二月甲辰召輔臣崇政
殿西廡觀孫奭講論語既
而帝親書唐人詩以分賜

焉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
多以御書賜之或取經書
要言書一二紙
天聖二年二月乙丑召輔
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孝
經六月己未賜尚書工部
郎中直龍圖閣馬宗元三
品服以講孝經徹也時帝
方嚮儒學召宗元入講故
賜之
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文
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

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賜
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
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因問
侍講馮元三代制度
四年閏五月甲子召輔臣
於崇政殿西廡觀宋綬等

讀唐書帝因曰朕覽舊史
每見功臣罕能保其始終
者若裴寂劉文靜俱佐命
之臣而不免誅辱王曾曰
寂等及禍良以功成而不
知退也
翰林侍讀學士勾當三班
院宋綬請觧三班以專講
勸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
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
備帝覽遂録進唐謝偃惟
皇猷德賦又録孝經論語
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
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獻聖
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三卷
上之
七月壬申詔諸路轉運司
訪所部幕職令録京朝官
有通經術長於講說者以
名聞
五年四月辛卯賜新及第
人聞喜燕於瓊林苑遣中
使賜御詩及中庸篇各一
軸初帝欲賜中庸篇命中

書録本既上乃令張知白
進讀至脩身治人之道必
使反復陳之
十月乙酉監修國史王曾
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
録外録太宗與羣臣對問
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
太祖太宗真宗實録日歷
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
不入正史者别為一書從
之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展書
策外向以便侍臣講讀天
聖未孫奭年高視昏或陰
晦即為從御坐於閤外奭
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
必反復規諷帝意或不在
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為竦
然改聽嘗書無逸圖上之
帝施於講讀閣
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修
國史吕夷簡上三朝寶訓
三十卷即王曾所請也
景祐元年正月丁亥尚書

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尚書
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
博士崇文院檢討王宗道
國子博士楊安國並為崇
政殿說書日以二人入侍
講說崇政殿置說書自此

始
二年正月癸丑置邇英延
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
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
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南
向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

觀賈昌朝講春秋盛度讀
唐書
三年正月乙巳賈昌朝言
臣幸得侍經禁中陛下每
以清閒之燕嚮學稽古藏
言善道取高前聖事在雙

日杳隔嚴宸時政記史館
日曆及起居注莫得纂述
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
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升絀
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
存記列為二卷乞送史館

詔以邇英延義二閣記注
爲名命章得象等接續修
纂
七月乙酉侍講學士馮元
獻金華五箴降詔褒諭
四年三月甲戌朔以崇政
殿說書尚書司封員外郎
直集賢院賈昌朝尚書祠
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
宗道尚書屯田員外郎國
子監直講趙希言並兼天
章閣侍講預内殿起居天

章閣置侍講自此始
九月丁卯御邇英閣讀唐
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
義切於規戒者讀之
十月甲戌讀正說慎罰篇
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
之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
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
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主
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
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也
丙戌讀正說養民篇帝曰

尸子言君如杅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圜若民從君之好惡是以人君慎所好焉

甲午講春秋詔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典要則寡宜刪去蔓辭止取君臣政教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曰春秋經旨在於奬王室尊君道邱明作傳文義甚博然其間録詭異則不若

公羊穀梁二傳之質綬等對曰三傳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邱明所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僭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户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

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

寶元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邇英閣讀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户口登耗之數帝顧謂侍臣曰令天下民籍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藝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户口充羨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户口之數蓋倍

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
院檢閲以聞至是上之
十月乙丑御邇英閣講春
秋左氏傳及讀正説終帝
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
事敢不監戒正説先帝訓
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
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
天下之福也帝又問丁度
尚書洪範酒誥二篇大義
度悉以對帝命録二篇以
進因詔續講周易李淑讀

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
所編經史規鑒事迹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
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
訓賜御詩又出寶元天人
祥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
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
七百五十六分三十門為
十卷
慶歷元年七月戊申朔出
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
輔臣

八月詔兩制檢閱唐書紀
傳君臣事迹近於治道者
日録一兩條上之以翰林
學士蘓紳言唐憲宗嘗令
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繪
圖以備觀覽也

二年二月名御史中丞賈
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
丞無在經筵者帝以昌朝
長於講說特名之
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
天人會元紀御史中丞賈

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
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地
帝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
學若過為巧偽終有形迹
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四年二月丙辰御迎陽門

名輔臣觀圖畫其畫皆前
代帝王美惡之跡可為規
戒者因命曾公亮講詩王
洙讀祖宗聖政録丁度讀
前漢書先是趙元昊反罷
進講侍講趙師民上書陳

十五事八曰延講誦因獻
勸講箴至是復命講讀經
史
帝御邇英閣讀漢書紀問
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趙
師民師民因陳自古都雍
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
帝悅曰何直所記如此師
民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
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
白書團扇爲和平字以賜
之

丁度讀漢書帝曰漢稱文
景帝不及文晁錯忠而被
誅良可惜也
三月己卯帝於邇英閣出
危竿諭一篇述居高愼危
之意又出御書十有三軸
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
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
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
宗愛民孝思感噎五曰守
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
頤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愼

言語十一曰進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極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

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遠圖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已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

不廢顧謂丁度等曰朕覩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帝許之

乙酉帝問輔臣春秋三傳異同之義賈昌朝對曰左氏多記時事公羊穀梁專解經旨大抵皆以尊王室正賞罰為意然三傳異同考之亦有得失也帝然之

丙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

文字十三軸仰窺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敢不竭愚竊思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爾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臣等嘗讀唐書見憲宗英

悟留心庶政宰臣陳説政要必往復詰問既盡其理則曰凡好事口説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唯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日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

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每令講讀官敷經義於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譏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思六經能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誠圖治之要也

五月壬申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

肅揖帝特再拜
五年二月丙申御邇英閣讀漢書元帝紀帝語及漢元成二帝政理丁度因言頃者臣下不知大體務相攻訐或發人陰私以圖自

進賴陛下聖明覺悟比來此風漸息帝因言攻訐之弊曰凡此皆謂小忠非大忠也
戊戌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衛新

臺帝謂曾公亮曰朕思為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
三月戊午講詩匪風篇曰

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巳卯講詩六月篇帝曰此序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當為帝王常行之道豈止當時之事邪楊安國對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遂微先儒所以作序為後世監也帝令再講之

甲申講詩節南山篇帝問楊安國周幽王所終安國對曰幽王在位十二年為犬戎所殺宗周遂亡平王東遷自此微弱帝雖素所聞知而特降問以示臣下善惡廢興之事無所諱也

讀漢書韓信傳至信破齊自請為假王張良陳平躡高帝足遂以為真王帝歎曰漢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漢祖聰明大度故羣下得盡其誠不然何以基漢業也

四月辛卯講詩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帝

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順故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絀正用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牽淪於汙敗也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注有魯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不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壬辰講詩小弁至巧言篇帝問將來說詩畢宜講何書楊安國對曰論語者先聖精意善言為人倫師法於經義最大帝曰然便可與孝經同講也

丁度在經筵帝每呼學士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度對曰卜筮雖聖人所為及其成乃一技耳不若

以古之治亂為蓍龜也
十一月甲午講詩角弓篇帝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楊安國對曰冬至日
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藉豈不廣骨肉之愛也帝又曰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
乙未講詩都人士篇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也讀三朝經武聖略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貿易以佐公用人或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過稅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帝學卷第四終

帝學卷四考證

遂録進唐謝偃惟皇誠德賦

謹按新唐書文藝傳誠作誡舊唐書文苑傳作誡詳繹賦中詞義誠字較勝今仍原本作誠

七月壬申詔諸路轉運司訪所部幕職令録京朝官有通經術長於講説者以名聞

五年四月辛卯賜新及第人聞喜燕於瓊林苑 以上原本連載謹按詔訪明經與進士賜燕截然兩事又年分不同今分為二條

録太宗與侍臣劉開之語為貞觀政要 謹按原本貞作正係宋人避仁宗嫌名今改

宜刪去英辭止取君臣政教事節講之 謹按原本止作上係誤今改

帝於邇英閣出危竿諭一篇

謹按山堂肆考諭作論又考玉海御製論一門內作慶歷危竿論旁注云一作諭後御

製論述一門内又載危竿論
注云文見前今仍原本作論
見憲宗英悟　謹按原本悟作
晤係誤今改
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
推而行之　謹按原本目作日
係誤今改

卜筮雖聖人所為及其成乃一
技　謹按原本技作枝係誤
今改

帝學卷第五

[illegible]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
全德神文聖武濬哲
明孝皇帝中
慶歷七年三月丙申御邇

英閣講孝經面賜曾公亮
三品服帝謂宋祁曰此賜
異於他臣僚又曰自古帝
王皆有師今賜師儒之臣
講筵之榮事也
巳亥講論語序至安昌侯

張禹帝曰是朱雲乞斬者乎楊安國對曰是也因言禹為成帝師以論語授帝後為丞相時大將軍王鳳專政吏民多上書譏切王氏成帝至禹第辟左右以吏民言王氏事示禹禹謂上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王氏果篡漢帝曰禹師臣不忠讀書何為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傅也

辛未讀貞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識為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漢有詐稱

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
秋蒯聵之事宣帝與霍光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
術帝曰人臣須是知書宰
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
曰漢儒多引經決大事宰
相必通一經帝謂宋祁曰
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
用一時之藝苟取富貴蓋
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
顯位所以不勸也又曰孫
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

對曰奭子瑜為崇文院檢
討元子譓監內衣庫帝問
其才行何如祁以實對帝
曰二人名儒奭尤淳正祁
曰奭在朝屢奏論事
十月直史館張揆上所著
太元集解名對延和殿命
揲蓍得斷首且言斷首準
易之夬蓋陽剛以決陰柔
君子進小人退之象帝悦
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皇祐元年四月戊子御邇

英閣講論語在陝絶糧帝曰夫子言君子固窮明聖人亦有否泰爾揚安國對曰聖人雖坐忘遺照不與人同憂患然亦同天地否泰故用有行藏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居東孔子絶糧此同天地否泰之事也講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帝曰夫子或為帝王則無

此與時君抗厲弟子抑揚之教乎安國對曰夫子雖不王然其巍巍蕩蕩與堯舜一致經籍垂於萬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子之力也講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帝曰若後代人君任臣得人代天工而不私者人君亦可以無為也安國對曰陛下比年降手詔訪逮君臣欲以致無為也而當國之臣少能上副憂勤

此羣下之罪也講言忠信行篤敬帝曰忠信篤敬不可斯須而去也講直哉史魚帝曰蘧伯玉信君子矣而不若史魚之直不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也安國對曰聖意以蘧伯玉不若史魚欲戒不亮節之臣也

庚寅講師晃見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帝曰夫子可謂不欺矣楊安國對曰誠如聖言

五月癸巳講季氏篇帝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如何趙師民對曰文者經緯天地之摠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義接之以禮示之以信皆文德也帝曰然所先者無如信也師民曰至誠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陛下以為最先此實聖道之要

乙未講論語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帝曰諸侯十世大夫五世陪臣三世何謂也楊安國具以對又講戒之在得安國言人老好貪帝曰令人云作子孫之計是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真宗神御回幸資善堂作詩先皇教善敞東闈菲德承宗賴慶暉為感儲筵驚歲月因瞻臺像駐驂騑楹書乍啟欽遺澤堂中藏先朝賜書庭樹重攀記舊圍疇日學文親政地仰懷慈訓倍依依

九月壬寅講君子有九思帝曰夫子語人君邪臣下邪楊安國對曰君子者通天子諸侯兼公卿大夫夫

子豈教亦通臣下也講不學詩無以言帝曰古人賦詩以言志詩人之志有諷諫者何也安國具以對帝曰亦有觀感儀省禍福古人於賦詩見之安國以春

秋左氏傳鄭大夫子展伯有等賦詩以對曰此觀感儀省禍福之明也

丙午講鑽燧改火帝問其說趙師民對曰古之聖王必上奉天時四時變火各

隨木性近世苟簡以為非治之具而廢之至於萬事皆不如古也

丁未講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帝曰何謂訕上楊安國對曰人君若有闕失臣下

當力正之若不能面諫而退有後言居下流而訕上也講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帝曰三人迹異何同為仁楊安國對曰三人各盡其所宜俱為臣法故同稱仁

也
辛亥講子張篇帝問子夏子張言交孰優趙師民對曰聖人之道含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進德惡者改行子張之言實爲優也帝然之
癸丑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帝因問古之公卿大夫士皆有寢廟與今同異丁度宋祁對曰古者公卿大夫世及所以子孫守其宗

廟近世公相或子孫衰弱墜失門戶雖有明詔立家廟然恐不得如古帝因言近歲公相家有子孫微弱門戶乏主者軫惜久之
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
十二月辛酉詔六日延和殿再坐召尚書虞部員外郎盧士宗講周易令舊講筵學士上殿聽乙丑再御

延和殿侍讀侍講並赴命處士宗講泰卦面除天章閣侍講賜紫章服士宗楊安國所薦也是日詔右僕射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擢講臣特命之

二年三月己丑御邇英閣講周易帝曰易歷三古資九聖無有代號今豈沿近題云周也楊安國對曰伏犧氏始畫八卦歷三古九

聖無文以言惟周官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文王加周字以別於餘代爾講乾卦帝曰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設卦何取倚象也安國具以對帝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人君所行之道爾安國對曰陛下秉天地之正合日月之明先天而天弗違舜曰天之歷數在爾

躬然則帝王與天地同德乃乾元統天之事豈非陛下所行之道乎

甲辰講易抽卦帝曰上六龍戰于野何也楊安國對曰譬之權臣擅命作威作福蔽君耳目不得聰明可移人心可覆國家苟辨之不早必有龍戰之患也帝曰用六何謂利永貞安國對曰乾之德大故能以美利利天下坤之德劣故惟能以利永貞久而能貞則無一朝一夕之患故曰以大終也

壬子講易需卦帝曰乾天也而在下坎水也而在上何也楊安國具以對又講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帝曰以正中謂皇極之道乎安國對曰九五乃天子之位以陽居尊而履中正為一卦之主猶陛下建皇極以御天下也

甲寅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同音者帝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聖人文字不須回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覩不無悚懼

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四月己卯讀前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帝曰帝王每出須中嚴外辦何容易如此丁度對曰武帝以承平日久藉文景之資所以窮志極欲帝曰若安寧之時常思危亡之誠安有後悔又讀至籍提封爲上林苑帝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

嘗不憂勤天下此陛下祖宗以來家法爾

乙酉讀後漢書安帝紀史臣論推咎台衡謂災癘策免三公帝曰莫若罪己以答天譴宋祁曰陛下之言

人君之至德也
十一月丁酉講易无妄卦
帝曰无妄之疾何云勿藥
有喜楊安國對曰凡疾之
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
尊得位為无妄之主天下
皆无妄而偶有疾非已所
致疾當自損可勿藥而喜
也若人主剛正自脩身无
虛妄而偶有災若堯湯水
旱非已所招但順時脩德
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煩

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
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
未可息且順民心鯀功不
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
者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
喜之義也今河水北決歷
五十年後天下兵民耗天
下財用未嘗息大河之患
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
頻弊何嘗百千萬計地財
委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
不堪命國力不繼臣以為

大河大戎自古為患當如
堯舜務順民心順時脩德
其災自息亦勿藥有喜也
壬寅張揆讀後漢明德馬
皇后紀至服大練抑止外
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
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
之
三年三月戊辰御邇英閣
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
以懲忿窒欲帝曰人之情
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

人楊安國對曰臣以為人
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天
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
人之生也天命之謂性而
命人之所稟以生也性人
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則性
之移也語欲則性之肆也
故六情相濫則喜生於風
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
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
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
欲也帝然之

四月辛丑講易鼎卦帝問九四之象施之人事如何楊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折足而覆餗矣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曰任人不可不慎也

乙巳講歸妹卦帝問楊安國陰陽爻位所處安國具以對帝顧謂安國等曰朕長於深宮易旨微奧每須詳問卿等數對時久得無煩乎曾公亮對曰安國以所學備承聖問豈敢言煩安國進曰臣寡學淺陋無以上副聖問因降拜謝帝曰賴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甚悦之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内惑聲色則外竊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

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是過也

戊申講巽卦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楊安國言巽為風兩風相隨者申命令之謂也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帝曰然風教君德也安國對曰乾卦六爻孔子倫陳君德遂命安國講乾之九五安國既講乃言曰此帝王同天地之德也

五月辛亥楊安國講兑卦既畢帝又命講謙卦

壬子安國講渙卦既畢帝又命講泰卦

癸丑趙師民講節卦既畢帝又命講師卦

九月辛酉講既濟卦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王洙曰禮說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鄭以離為牛坎為豕故東鄰殺牛紂無德不如西鄰之禴祭文王有德實受其福

也楊安國進曰王孔不取此義王弼云牛祭之盛者禴祭之薄者九五以既濟之時物皆濟矣將何為焉祭祀之盛莫盛脩德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頴達云九五履正居尊動不為妄脩德者也假有東鄰不能脩德雖殺牛至盛不為鬼神所饗不如西鄰祭薄神明降福也帝曰文義既正決以禮說亦可安國對

曰周禮三鄭有異同之論石渠有父子分爭之説
庚午講極數知來之謂占帝曰蓍策之數亦大衍之數也大衍有揲蓍之體有乾坤之策遂命王洙揲蓍得坎之艮令寫大衍一章經注具疏翼日進帝又問龜策之事令進洪範稽疑經注具疏
辛未講蘇以翠芳亭橙實賜講筵官各一枚

丙子講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帝曰葬固宜儉楊安國對曰五代周高祖其葬最儉帝曰周高祖遺命止用紙衣瓦棺誠欲矯前代厚葬之失講讀退傳宣卿等侍對時久頗倦可於邇英後亭少憩止丁度等巽曰稱謝

丁丑講讀官參問聖躬畢面詔當講讀臣僚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訪卿等無乃煩倦否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為永制巽曰丁度等奏謝

十月癸未詔丁度等前後漢書節義令撰序及名甲申丁度等請名曰兩漢簡徵前史精要詔以前史精

要爲名又詔撰邇英閣後
殿名乙酉丁度等請名曰
詢㳂隆儒清宴詔以隆儒
爲名
丙申詔楊安國等五經正
義節解令先撰序及名丁
酉安國等請名曰五經義
宗精義樞要詔以五經精
義爲名
丁丑帝飛白書筆法二字
賜講讀官各一軸時趙師
民謁告歸青州命就賜之

皇祐以後每歲重午節必
賜飛白書扇
十二月己亥御延和殿楊
安國等上五經精義序進
讀畢賜茶而退入內都知
王守忠傳旨五經精義序
侯覽畢降出辛丑降付邇
英閣

帝學卷第五終

帝學卷五考證

忠信篤敬 謹按敬原本作恭係宋人避其先代諱今據論語改

天有六氣 謹按天原本作未係誤今據左傳改

帝學卷第六

朝散郎[illegible]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上進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下

皇祐四年三月丙辰講尚書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帝曰此君所以戒臣下也楊安國對曰臣聞古者君臣相接而稱不為謟廷諫不為謗臣能以嘉言進君君能含己從人

故帝曰俞允若茲又復敕
臣下也講益曰吁戒哉儆
戒無虞罔失法度帝曰是
臣獻謨於君也安國對曰
益以戒舜亦獻謨也講水
火金木土穀惟脩帝曰惟

脩者明順其性也安國對
曰臣謹按洪範五行傳一
曰水其性智二曰火其性
禮三曰木其性仁四曰金
其性義五曰土其性信此
五者在天則其氣流行在

地則人所行用也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脩道之謂教王者常循其
性行其道而脩之所謂脩
也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帝曰惟和者不失其事也

安國對曰人君常正身脩
德以御下利用節儉以阜
財厚生敦本以養民此三
者和則不失其事也
戊辰御邇英閣內出欹器
一陳於御坐前諭丁度等

曰朕思古欹器之法試令
工人制之以示卿等帝命
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
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
南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
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

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
慎之守朕欲以中正臨天
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
等拜曰臣等亦願以中正
事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
此器真宗製欹器論演先

儒之義以垂戒帝曰然
四月戊寅御邇英閣帝作
欹器論後述一篇以申存
亡虧成之鑒示講讀官丁
度等請宣布中外使知聖
心所存帝曰但欲使卿等

見之不須宣布度曰臣等
欲各傳本以章榮遇帝曰
可使以此本賜卿等皆拜
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延和殿侍講
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

解二十卷因言尚書顧命禮記喪禮春秋家陪亂政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當去留上繁宸旨帝曰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以俗忌而簡去至於春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鑒戒人主宜聞之亦須存録先儒於經籍有一字之誤者朕常不敢改易但注以辯之況正經之義可輒芟去邪

九月甲寅丁度等上張揆修寫太元經

乙卯詔名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赴講筵

丙辰詔賈昌朝未有差遣且令赴經筵俟有差遣即不赴

己未御邇英閣命賈昌朝講乾卦帝謂侍臣曰昌朝位將相執經侍講朝廷美事也翼日昌朝又手疏乾

卦大吉在上一爻夫爻在亢極必有凶災不即言凶而言亢龍有悔者以悔中有可凶可吉之象若脩德以濟世則免悔而獲吉也帝面賜手詔嘉奬以所陳卦義付史館

庚申講尚書微子篇帝曰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孰優楊安國以論語孔子之言對是日詔賈昌朝已差判許州令且在講筵候朝辭訖不赴

乙丑賈昌朝奏臣已治行李非晚朝辭乞更不赴講帝令且在講筵候朝辭不赴

丙寅講尚書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帝曰王者為政必順民心楊安國對曰臣嘗聞往者大河潰決民室流亡過半存者三四陛下聖心震悼出內帑千百萬以賙救之民悅仁服德

至今頌聲作焉

巳巳講尚書洪範五事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失則有咎徵是以聖人克謹天戒以脩其身帝曰人君奉天在於脩德夙夜兢兢戒慎于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脩德此豈畏天之道也

十月戊寅詔侍講尚書畢講周禮令侍講以下與賈昌朝先修節解以備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宜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逸圖跡于屏間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書置之左方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

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
為二圖序而襃書之
甲寅御邇英閣侍講學士
上五經精義尚書節解三
十卷

五年四月丁酉御邇英閣

講問命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
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
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
弗咈如水之走下視羣臣
若僚友自古盛王未之有

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
何惜夏禹之拜
癸卯御邇英閣侍講學士
上五經精義禮記節解九
十卷
九月戊寅鑄鼎十有二圓

丘用五宗廟用七又作鸞
刀郊廟各一先是賈昌朝
侍經筵帝問鼎卦聖人享
以享上帝今郊何以無鼎
昌朝不能對曰容臣退而
講求於是詔禮官議以為

郊有亨牲進熟遂命阮逸胡瑗鑄銅鼎制鸞刀帝親書鼎名曰牛鼎羊鼎豕鼎皆署而刻之牛鼎其容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鸞刀亦親書刀名而署之有

司皆篆刻其下至神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議圜丘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奏罷之

壬辰再御延和殿侍讀學士上前史精要後漢書三十卷

十月甲寅再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春秋節解八十卷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召觀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

賜坐机如宰相儀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日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欲乞令脩起居注官

入侍閤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錄從之賜坐於御坐之西南其後脩起居注石揚休言陛下有所宣諭咨訪而臣坐遠不盡聞慮記錄或有所遺乃命侍立於講

讀官之末

九月丙寅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講周禮帝命畫車服冠冕籩豆簠簋之制及國成上之己巳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

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為過誤之民當歲歉則貰之閔其窮也今衆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

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臣祖禹曰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仁宗皇帝之言可謂大矣視天

下皆吾赤子仁宗皇帝之心可謂一矣造次不違於仁

壬申王洙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帝曰古者選士三歲最為酌中今四五歲始一詔下得無重抑多士乎不若裁減取人之數稍近古制精于考擇則天下無遺滯之才矣

二年二月詔龍圖閣直學士燕侍讀張昇年高免進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

三月乙丑御邇英閣盧士宗講周禮眡祲帝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名之君人者必在脩德以承天意

己卯講周禮大罍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質信為本帝曰曹操不事質信而多詐忌何以事上帝乎洙曰天地之德非至誠之道至質之器何以動之張揆讀

後漢書應劭議刑撰曰當漢獻帝亂世有司猶能守法令天下奏獄或違法出罪多寃不伸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帝曰祖宗以來多用中典奏讞者往往貸之豈欲刑罰之濫乎

丙戌王洙講周官典瑞共含玉帝曰若使人用此而骨不朽豈如功名之不朽哉

十月丁未孫抃讀史記龜策傳帝曰古人謀議動作必由此乎抃曰古人凡有大疑既決之於己又詢之于衆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其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也帝然之

壬子講周禮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首首主陽也祭陰以其血

血主陰也神明不測故但以類而求之帝曰然天地簡易非至誠其能應乎又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誅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欲使民知犯其罪有

其罰也帝曰使民知法而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

十一月丙寅李淑讀太史公傳帝謂淑曰太史公欲行其道而不果身不免於

禍深可悲也顧其是非不謬於聖人真良史之才矣

六年三月乙酉御崇政殿名輔臣觀御書兖州至聖文宣王廟榜

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

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問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啓迪獻納之益前後留侍十五年特被恩禮每乞外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

復名故事講官分日迭進
象先已得請知蔡州帝以
象先行有日令獨徹所講
秩於是同列罷進者十日
帝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
逆亂之事皆直言毋諱侍

講呂公著講春秋因言弒
逆之事皆臣子之所不忍
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
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
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
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

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
所萌其姦心故易曰履霜
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
臣稽曰古之人君好學
者有之矣未有終身好
之而不厭者也仁宗皇

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堯
舜為師法待儒臣以賓
友邇英講學游心聖道
終身未嘗少倦是以一
言一動仁及四海如天
運於上而萬物各遂其

生於下共本由於學故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天德不可得而至也欲法天者惟法文王而已法文王則可以至

天德矣臣願陛下欲法堯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則可以至天德矣

帝學卷第六終

帝學卷六考證

伏徵咎徵　謹按徵原本作證係宋人避仁宗嫌名今據書經改

帝學卷第七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上

英宗體乾膺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初在睦親宅閑門讀書終日未嘗燕遊慢戲服御儉素如儒者吳王宮教授吳充進宗室六箴一曰視二曰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以付大宗正司帝書之屏風常視以自戒及為皇子名本宮教授周孟陽為辭奏孟陽有所勸諭即謝孟陽而拜嘉祐七年遷入內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之相賀

八年四月即位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雙日召侍

臣講讀帝曰當俟祔廟畢
擇日開經筵
十二月巳巳始御邇英閣
召侍讀侍講講讀經史講
論語學而時習之侍講呂
公著曰說命曰王人求多

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
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
自古聖賢之君如堯舜禹
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
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
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

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
于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
士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
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
至于王人之學則力可以

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
燕見講勸於左右又以左
右之賢為未足於是乎訪
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
抱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
至此天子之有朋自遠方

來者也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邇英閣前此帝諭內侍任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帝命毋拜後遂以為常

講論語宰予晝寢呂公著曰舊說宰予晝寢寐也侍讀學士臣敞以為禮君子晝不居於內夜不居於外宰予晝居於寢故孔子非之

帝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

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著
講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
因言有天下者為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
祀必致誠盡敬不可不慎
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

血則於興師動衆不可不
慎至於人之疾病常在乎
飲食起居之間衆人所忽
聖人所慎況於人君任大
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
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

不慎帝納其言為之俛首
而動容自是每因講進戒
帝必肅然
講論語九人而已呂公著
曰舊說其一人謂文母侍
讀學士臣敞以為子無臣

母之理有婦人焉蓋邑姜
也自古有道之君必求賢
妃貞女以為內助朝夕警
戒然後可以成德故詩美
后妃能輔佐君子易稱家
道正而天下定矣講畢宮

室公著曰昔周宣王初即位更為儉宮室小宗廟而致中興之功後世人君多務盛宮闕之制窮土木之工欲以夸四方而示後人輔弼之臣雖蕭何謝安猶

不免此惑殊不知夏禹周宣恭儉之德可以垂美於萬世也

帝因輔臣奏事語及呂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為人恬靜而有文帝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六月己亥詔曰雖王子之親其必由學惟聖人之道故能立身若昔大猷自家刑國令一祖之後諸宗之支亦嘗著令於前命官以

訓或兼職他邸或備位終年誘導之宜滅裂無狀蓋命不持固事遂因循特詔近臣並薦能者使成童而上講誦經書小學之居通達名數朝夕勸善日月計

能固當漸漬簡編敦修志業與其趨異端而無守豈若就有道而自脩居常謹思戒在中止其子弟不率教約俾教授官本位尊長具名申大宗正司量行戒責教授官不職不能勉勵大宗正司察訪以聞初帝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因命增置凡皇族年

三十以上者百十三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為二十七員以分教之帝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況為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

丙午詔曰朕嗣守丕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臣而董正累聖承繼百年盛隆宗社慶靈本支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廣學以勤修顧其日益於衆多必增負而統理外已詔於儒學各選經師內仍擇於親賢共司屬籍庶乎協贊其職並修厥官糾乃非違以正為率勉夫怠惰惟善是從帝既命增置宗室

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宗惠為之而降是詔

九月詔以五日開邇英閣至重陽節當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經筵從之

帝御邇英閣未嘗發言有所詢問二年十月侍講司

馬光上言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辯辯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辯無由發明今

陛下若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踈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詳備者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帝嘉納之

壬子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在

侍從逾十五年因對乞補外入辭帝謂曰學士忠純之操朕固素知豈當久處外邪且命再對

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

集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来畧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煩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訖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凡關國家之興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王者所宜知者畧依左氏

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久而無成鄉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别有編集若續此書欲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有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韶州翁源縣

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
錫皆有史學為衆所推欲
望差此二人與臣同修庶
早成書詔從之而令接所
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
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

赴命太常博士國子監直
講劉攽代之
六月壬子改清居殿曰欽
明名直龍圖閣王廣淵書
洪範於屏帝謂廣淵曰先
帝臨御四十年天下承平

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豈
敢自逸故改此殿名因訪
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
淵對以張景所得最深以
景論七篇進明日復名對
延和殿帝曰景所說過先

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
柄尤為善論朕遇臣下常
務謙柔聽納之間則自以
剛斷此屏置之坐右豈特
無逸之戒也
臣祖禹曰英宗皇帝潛德

藩邸脩身好學故仁宗
以知子之明付畀大業
及即位首勸宗室以學
葢帝以身先之知學之
益不學之損也又詔輔
臣凡學之道戒在中止
聖訓豈不大哉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
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讀
於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請
問有至日昃內侍言恐飢
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

飢耶英宗以上讀書太多
嘗遣內侍止之當講讀正
衣冠拱手雖大暑未嘗使
人揮扇待宮僚有禮伴讀
王陶入侍上率弟顥拜之
陶讀舜本紀言舜孝友事
大愛慕之又讀商本紀仲
虺作誥因取尚書讀之至
志自滿九族乃離上曰微
子去之是也
治平四年正月上即位九
月壬寅以御史中丞司馬

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光言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至是又言臣言果是則方平當罷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還翰林仍加美職未曉所謂乞寀臣所言是非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亦言不當遽罷光中丞封還制書上手詔光得卿奏反謂因前日論方平不當故有易命此乃卿思之

誤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延英之席比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皎然易見也況命卿之旨在二十六日登對前苟朕以言事罪卿豈復遷卿美職必諒朕誠更勿橫慮可即授告敕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俟對日朕亦當諭旨

十月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退上獨留吕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勸講左右非謂其言事也公著復懇奏遂解銀臺司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壬戌上出知鳳州梁泉縣令范亦顏所上書及濮廟議命邇英閣講讀官定奪仍宣諭立濮王廟非先帝本意先是七月亦顏以前嘉州夾江縣令投檢上書曰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是禮惟天子可得而議也

仁宗皇帝無子子英宗而付以天地之大業盛德也英宗皇帝即大位服三年日夜惴慄恐墜休緒大孝也詔議變禮以尊所生不忘本也濮安懿王之於英

宗伯父也原所生之德而尊其號冠之以所封之濮明止一國非所以兼天下也於是右司諫劉庠侍御史張紀殿中侍御史張唐英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等言亦頗小臣敢為欺罔以白為黑惑亂天聽詿誤聖朝挾邪亂政漸不可長乃降亦頗下縣主簿尉

熙寧元年四月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等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以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禮官考議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後判太常寺韓維刁約同知太常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

道之所存禮則加異太祖開寶中李穆薦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名學官李覺講說覺曰陛

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為之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令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誠

為未安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太常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言臣等竊謂侍從之官見於天

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謂傳道近於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師之實

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
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
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
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
講輙坐其侍讀當從何禮
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
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
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
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
豈可一旦以為有司之失
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之
待侍臣縣始見以及畢講

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
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
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
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跂案
以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
不以為是王安石兼侍講
請復乾興以前故事使預
聽者立亦坐之日少而立
侍之日多於是公著等遂
同建明已而衆議不同上
以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
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

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
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
已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
禮記自今講尚書先是王
安石次未當講上命安石

講至曾參易簀安石曰聖
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
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
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
未幾安石言禮記所載多
駁雜乞令講尚書故有是

旨
講甘誓予則孥戮汝呂公
著曰古之仕者世祿若身
以罪戮則子降為皁隸又
失伍死不入兆域如此之
類皆恥累其世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賞善及子孫罪
惡止其身非并殺其子也
講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
以獨言勇智呂公著對仲
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
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

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為盡善矣

帝學卷第七終

帝學卷七考證

此天子之有朋自遠方來者也　謹按有原本作友今據論語改

必求賢妃貞女　謹按貞原本作正係宋人避仁宗嫌名今改

問之弗知弗措也　謹按知原本作得今據中庸改

帝學卷第八

左朝奉郎試給事中兼侍講兼修國史修撰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范祖禹上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

皇帝下

熙寧二年九月戊辰初御

邇英閣講讀

巳巳名御史中丞呂公著

來旦赴經筵公著以臺丞

侍講不兼經筵職遇講讀

即赴

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講資

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内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

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

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

衡上疏言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為政誰則為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

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

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於諸侯是也有一世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

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

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綜覈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法弊則

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耶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強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

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名光

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

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月

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

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

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

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

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

罪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司馬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為利甚少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王珪進讀史

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還坐裴於閾内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珪禮辭不許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詾詾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對曰臣踈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

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户齊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瘁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

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

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

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如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

民況今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曰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

乏矣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

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也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嚮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慰意光對曰不敢遂

退

三年四月癸未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滅絶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晏子曰知與同異水火

醯醢鹽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濟其不及以泄其過若羹已鹹復濟以鹽已酸復濟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之情誰不欲人順已而惡其逆唯聖賢知順之損知逆之益譬如酒醴雖適口而醉人藥物雖若口而除病是以臣之於君剛則和之柔則拔之明則晦之晦則明之非故相反

欲裁其有餘補其不足以就皇極耳若逆已者即黜降順已者即不次拔擢則諂諛日進忠正日踈非廟社之福也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妄論也丁亥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

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
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
賢人主苟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
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
矣

十年八月丙午御邇英閣
講詩上問侍講沈季長曰
豐年言秋冬報良耜何以
止言秋報季長對畢上又
問豐年不言報上帝良耜
何以獨言報社稷季長對
畢上曰此終始之詩也

十月庚辰侍讀鄧潤甫陳
襄讀史記因言司馬遷史
載秦漢以來君臣事迹有
不足以陳於陛下之前者
如呂不韋傳之類是也上

曰若此之類皆闕之勿讀
沈季長黃履奏講詩畢不
知進講何經上曰先王禮
樂法度莫詳於周宜講周
禮

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邇

英閣沈季長講周禮八法
上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
何也季長對畢上曰然
壬午侍讀學士呂公著讀
後漢書畢上留公著極論
治體至三皇無為之道釋

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
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
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
堯舜雖知之然常以知人
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
也上又論前世帝王曰漢

高祖武帝有雄材大略高
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
韓信至張良獨曰吾不如
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
故不名也公著曰誠如聖
諭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

為戇然不冠則不見後雖
得罪猶以二千石祿終其
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
僅能不殺耳上又論唐太
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
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

耳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

丁亥黄履講八柄上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與何也履對畢上曰然

辛卯沈季長講九賦上曰或言關市之賦或言關市之征何也季長對畢上曰然

癸巳黄履講九式上曰賓客之式次於祭祀而八政七曰賓何謂也履對畢上曰然

四月丙寅沈季長講小宰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上曰政令糾禁詳略如何季長對畢上曰言凡宮之糾禁則是不止於王宮又及於諸侯也

八月戊辰黄履講宰夫之職正歲書其能者與其良

者而以告於上上曰或言詔王廢置或言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或言以告而誅之或言以告于上何也履對曰詔冢宰者詔冢宰而已以告而誅之以告于上者或詔王或詔王及官長皆不得專也上曰或三年或歲終則書能否告之以為廢置此獨於正歲何也豈非舊歲之所考書以告乎履曰然

二年六月辛酉左諫議大夫安燾等上諸司式上閱講筵式開講罷講中中書上曰此非政事何預中書可刋去之

六年四月壬申御邇英閣蔡卞講周禮司市上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面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衆之所聚詳於治衆故

也後世治市之法闊略今
可求而復乎卞對曰先王
之時有鄉有遂有朝有市
其事相須也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
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
自治平三年置局每修一
代史畢上之至是書成總
二百九十四卷目録考異
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
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

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
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
為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
臣讜曰神宗皇帝即位
之初多與講讀之臣論
政事於邇英君臣傾盡
無有所隱而帝天資好
學自彊不息禁中觀書
或至夜分其勵精勤政
前世帝王未有也自熙
寧至元豐之末間日御
經筵風雨不易盖一遵

祖宗成憲以為後世子孫法也可不念哉

臣嶽拜手稽首曰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有師聖人之德莫大於學在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而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至於九五飛龍在天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也九二九五皆曰利見大人蓋非學則不能為大人故堯舜稽古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效也揚雄

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書所稱聖人所述爲萬世法由漢以下其道不純故可稱者鮮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動植

之類蒙被涵養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皆由以道德仁義文治天下人主無不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創業之主守文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於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之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有寶器且猶愛惜之恐其傷缺況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之

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又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以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岳孔子稱舜之大智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

王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於箕子成王問於尹佚四聖維之衆賢翼之是以為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夫豈由他哉唯彊於學問而已今臣所錄八篇上起伏羲下訖神宗伏惟陛下憲道於

三皇稽德於五帝軌儀於三代法象於祖宗集羣聖之所行體乾健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萬年其有永觀矣臣拜手稽首謹上

帝學卷第八終

帝學卷八考證

綜覈名實　謹按綜原本作總今據前漢書宣帝紀改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謹按三原本作王今據考工記改

或詔王及官長　謹按詔原本作作色今改

帝學一編元祐中太史范公勸講金華摭取帝王務學求師之要自宓羲迄於我宋釐為八卷上之王音嘉納緝熙光明於斯為盛其五世孫擇能宰高安刋置縣齋未幾散逸户曹王牒汝洋一日訪得元本因俾鋟木以補道院之闕庶永其傳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齊礪書

安溪先生註解正蒙二卷

（清）李光地撰

清初刻本

註解正蒙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正蒙一書，張子以精思而成，故義博詞奧，註者多不得其涯涘。又章句既繁，不免偶有出入。或與程朱之說相牴牾，註者亦莫知所從，不敢置議。光地是書，疏通證明，多闡張子未發之意。又於先儒互異之處，如太虛之說與周子太極不同，淸神濁形之分爲程子所譏。太極陰陽爲三之說，啟胡氏三角太極之學。地有升降一條，黃瑞節以爲執四遊舊說。又如六經之中，釋孟子之過化爲不滯於物，釋中庸之敦化爲體厚用神。釋易繼善爲不已其善。釋論語上智下愚爲習成，釋中庸仁者爲生安，智者爲學利。釋論語空空無知爲無思無爲，釋易蒙以養正爲養蒙以正。釋論語先進後進爲急行緩行。洋洋盈耳爲樂失其次，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句，以其字屬下。釋好勇疾貧章二亂字爲迷溺。釋易險阻爲聖德之高堅。釋論語素絢後素二素字異義。釋詩勿翦勿拜爲拜跪之拜。棠棣爲文王之詩，而周公有所加。晨風爲勞而不休。釋禮禘祫之義，牽用註疏舊說。殤祭之義，又改易舊說，皆一一別白是非，使讀者曉然不疑。於明以來諸家註釋之中，可謂善本矣。

安溪先生注解正蒙

正蒙

太和篇第一　　　　横渠張子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此節以和言，即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下節以靜言，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在人為和為靜，在天則為太和。太和者其大用，太虛者其本體也。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大虛所函也；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太和所由也。其來也幾微易簡，是乾所以起知於易也；其究也廣大堅固，是坤所以效法於簡也。成象效法之散殊而可象之氣，大和所運用者也；而不可象之神，惟其不可象也，故以野馬絪縕言之。然則太和之

用不離乎太虛之體而已矣。不知此見此，是迷於性道之源者也，雖才美何庸乎。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言太虛無形之中，而氣之本體存焉，即太極也。朱子圖解云：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正此意也。然周子謂之太極，而張子謂之太虛者，

太極如性字，太虛如靜字；太極如中字，太虛如未發字。

人生而靜，天性具焉，非以靜爲性也。喜怒哀樂未發而中存焉，非以未發爲中也。太虛無形，而無極之真在焉。

亦以天言之，大極也。大虛以天言，至靜以人言。虛氣一體也，動靜一原也，性無有無隱顯，無物我內外故也。言

太和而歸之於清通不可象之神。言太虛而極之於變化不可窮之感互發之義也。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此節乃申上節之意。太虛無形者也，氣與萬物之聚散，所謂客形者也。然而二者本一，是以氣散則適得太虛之體，氣聚亦不失太虛之常，皆所謂順而不妄者也。所以然者，以太虛不離氣物以爲體。故虛生氣，氣生物，物歸於虛，理之不得不然，何妄之有。上言盡性者能一之，此言盡道者兼體也。蓋能盡性則能盡道，意互相發。然

惟盡道兼體而本於存神，則其盡性可知。蓋神與性不相二。神存則性存，而道由此出，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也。寂滅者異端之蔽，徇生者百姓之愚，惟不能盡性而合虛與物以爲一，故不能盡道而體虛與物而不累也。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又申適得吾體不失吾常之意，既散而適得吾體，則雖死而不亡矣。蓋亡者形氣也，性則何存亡之有。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此節總上四節之意。蓋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是虛空即氣也。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豈有二哉。散入無形，適得吾本體而非無也；聚為有象，亦不失太虛之常而非始有也。推本所從來者，亦惟察乎性之理與夫循是出入不得已而然之情而已。老氏謂有生於無，是不知體用一原，有無混一，而本無無也。釋氏謂有能礙無，是不知形性天人相待而有，而非徒有也。各偏者知體虛空為性，而於太虛若有見矣，不知本天道為用，則於太和之理有不能體之而盡也。佛以世界為幻，老以乾坤為化，豈知於聚散出入，不能推所從來，故不能舉幽明之要，遂躐等妄意而云然乎。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範圍天地者此也，通乎晝夜者此也，是乃三極大中之矩，所謂天道也。若不知本此為用，而欲馳心性命之原，則罔於佛氏夢幻之說、老氏虛無之論必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

則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此示中篇有太虛太和之意也。氣與性，太虛是其本體
然也。以中庸言之，升降之情所以升降飛揚，未嘗止息，
清通而不可象，竟如野馬絪縕而已。此即所謂太和也。
大虛有動靜之性，故發為虛實動靜之機，太和有
絪縕相盪之情，感遇而為陰陽剛柔之始，至於喜怒降
聚散成象，大形融結，皆陰陽剛柔之屈伸往來
狀可象者也，其清通而不可象者為太和為太虛。凡
發見以示人者，皆非糟粕之精粗，故以無非教也。
或問此一段是說造化之初否。朱子曰：即今便是如此。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
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
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蓋天地
之間，只是氣而已，只理之容，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
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又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之意，言世所謂有無者，以
目之所見論耳，豈知目之所察，僅可以言聚散幽明，不
可以言有無乎。若用則而致幽，因幽而致明，則通乎晝
夜，其道一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
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
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凝而成冰，釋而為水，不可以冰為無也。聚而成氣，散而
歸虛，不可以虛為無也，所以明者，以虛之與氣，水之與
冰，太虛為一體而非二物也，非以虛為性也，蓋性無
所不在而虛則其本體，故人性無所不貫而靜則然
原天人相形則不得不以虛對靜而並以性為虛也，虛
其無以太虛立說者，皆以釋老好言虛無之蔽，故為之
說虛實有無，使知性之無內外耳。參伍之神者，變易
也。變易者，氣之聚散也，而性與天道存是。此外別有所
謂無者，而以為見性論道之極乎。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譏之以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清者為神濁者何
獨非神乎此程子之言當矣然張子方言虛空之即
氣有無隱顯神化之通一非以清濁離神氣以自背
其說之理蓋言萬物散而為大虛則清而一於神明
大虛聚而為萬物則散殊而滯於形質猶人心之靜而
未發則清明勝而德性用動而有感則私慾勝而物
欲行焉故天雖體物不遺而剛柔善惡也不能不資於
形矣性雖體事無不在而吉凶悔吝之交錯資於動

矣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
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此申上一節之意清則無礙所以通也濁則礙所以壅
也有通之德而神矣試以人之用言則風其最清最通
者也神聚於大虛之間微而難見其速有氣無質者之
驗也以其微遠不行而至通之極也

由大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大虛無形氣之本體此天之所以為天也中涵動靜相
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之始此太和所以為道也此兩
句在天者也虛者天之體氣者性之質此天所以命人
之性也性者氣精之合知覺者神智之發此人之所以
為心也此兩句在人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虛妙
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鬼神者二氣之靈也自然而靈故謂之良不曰良知而
曰良能者兼作用而言也在人曰聖者乃至誠合於天
德之謂在天曰神者乃無方之名妙萬物而為言是乃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故其於形也法象糟粕環靈
莫非至教

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
而已矣

申上條二氣良能之說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
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
則無以見易
由上條之說蓋兩者相對方可言感感而能通非一而
何故非兩無以立感之體非一無以致通之用所謂兩
不立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兩之用息者此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散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周子以陰陽動靜為造化之本其精妙合而人物生焉
此乃以為游氣者自其化育之心言之則精氣也自其
散殊之用言之則又游氣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
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此申上節所謂陰陽兩端循環不已之意日月寒暑之
相推者易也一陰一陽也其合而生明成歲之妙者神

也陰陽不測也日月寒暑陰陽總而名之晝夜而已矣
神也易也統而言之晝夜之道而已矣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
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
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
也
申上節晝夜之道也易言幽明死生人鬼皆所謂晝夜
之道其顯而可見者在天則寒暑在人則寤寐是已寤

猶春寐猶秋而反言之者互文以相發也魂交而有百
感者日間所為之游魂也氣交而為萬物者秋冬所斂
之精氣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
對必反其為有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
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
其神矣夫
兩而後有感通其感而生物也亦皆其所生而不能無

兩也乃有相對故或反而仇或和而解愛惡相攻其情
皆出於太虛而其後乃歸於物欲耳倏生忽成無累狀
之歸惡者大虛也若人心應物之神而亦如是則雖愛
惡亦於虛而何物欲之累之有哉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
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以造化成物之各異知物之各具陰陽以物之各具陰
陽知天地變化之不出於陰陽也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
易者造化也神者變化之妙也性與天道在其中矣
以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天無外其爲感者絪
縕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
物之妙者與
此條當合乾稱篇言感者觀之其旨以大同統萬物於
內所感所性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
取與人物蔽其累矣人同以萬物本一故能合異能合

異故明之成若非有異則無合天地生萬物皆無須臾
之不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其義與此條正相發
也○人心感於外而天無外無外故無離合無引取此
天人所以異也然天下之陰陽之兩端是亦不能無二
也物同出於太虛是亦未嘗不一也此又天人所以同
也惟其同也故物無須臾之不感而利用出入此其所
以合萬物而謂之妙妙萬物而謂之神也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

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民衆咨之天之所以動人鳳皇來儀人之所以動天
以兩端也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
儀而象之性也
此張子之學微與周程闢偏處也蓋太極雖不離乎陰
陽而實不雜乎陰陽安得與之對而爲三哉其後胡氏
之學有所謂無對之善及與惡對之善無對之靜及與

動對之靜。失了以為如此。則是三角底太極者。竟其原流於此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參天之竒。與上條同。蓋以一為太極。兩為陰陽也。然神化之解。未了以為至精只是一物。周行乎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之間。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恆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恆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此條之意。當合下二條觀之。乃明地純陰至并包乎地者也。是古說。地在水中以下。是張子斷以己意也。自古言天者。皆謂天動而地靜。天左旋而日月五星右轉。張子則謂地雖凝聚不動。然其氣實與天左旋。無少停息。日月五星雖見為逆天而其實乃順天而行。但比天稍遲而已。蓋地氣多順天左旋中間。辰象皆獨自右行之

理。特以稍遲於天。故見為移徙而右。又各以七政性情分緩速。月居陰精。故其行最速。土居右行最緩。日雖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右行亦緩而稍遲於地。亦不能如恆星之純繫乎天也。金水雖退不離乎日。乃陰精感召於陽之理。其象甚顯。其理則微矣。土星者地類也。地氣與天旋轉。宜鎮星亦若是。然根本五行。則不能與純陰純陽之氣同其運而亦虛也。言不純繫於地。即其不純繫乎天。同乎陽精而土地類。故與其次耳。火為日類而微。正猶

余亦少為月類而微也故月受日光而金水附陽金水
決[illegible]也[illegible]行[illegible]於日火[illegible]日也木[illegible]歲
而周天[illegible]一歲則木一歲[illegible]周天而符歲數故謂木為
歲星也
凡周[illegible]必有機[illegible]謂之機則動[illegible]自外也今謂
天左旋此[illegible]之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日月[illegible]反[illegible]
所謂[illegible]天而運者[illegible]理而已[illegible]
地氣[illegible]機左旋於中故使[illegible]河漢四北為南日月因天
陽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此[illegible]即申明地氣[illegible]天左旋之意而益知七政之為左
旋也蓋以[illegible]觀之則地凝聚而天運旋[illegible]月周轉之物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有故謂天[illegible]空[illegible]而左旋至[illegible]之
[illegible]
以[illegible]天之左旋者不如其故[illegible]皆隨天旋
地[illegible]惟七曜自[illegible]而恒星即天體也天體之所
以左旋者則以地氣[illegible]於中故[illegible]晝夜迴轉而七

曜之自行者亦因天為隱現焉皆根極於地氣而動者
也若夫制動之本與夫動之所際固當求之太虛然太
虛無體亦無以驗其外之如何運動也凡靜者為動之
根機雖謂地與太虛相應可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又申重言之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
[illegible]
形神之相須如身心之對待
地有升降日有[illegible]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illegible]氣升降其
實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
日進而上者盈也以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
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illegible]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
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此段黃氏瑞節謂[illegible]用四遊舊說愚以為不然要須觀
寒暑之[illegible]四字[illegible]地日[illegible]而反暑

陽日降地月進而上爲盈而反寒者乎張子之意蓋謂
一歲所以有寒暑者一由於地氣之升降一由於日晷
之修短所以然者地雖凝聚成形而二氣升降乎其中
豪無止息故也當其寒也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是以爲
虛也當其暑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是以爲盈也地氣
有升降而日之晷景應之亦猶海潮有喘息而月之臨
位應之也潮有小大之差因月朔望而變故知潮之繫
於月矣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
食矣
日外明而內闇月外闇而內明朔望相合相衝則不以
光影交而以精魄交也精不可以二故光皆爲之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
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
也
朱子曰月之明魄生死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括之言

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
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
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
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
一鉤至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
倒景傍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
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
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

生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
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蘇中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一節之意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
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其相會合衝望也以形故曰以形相物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

學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以前而作者天地之大義也故不[illegible]其[illegible]知

而不蔽人事參和不變則互為屈伸而遂行而不可窮也知不變者性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運行不窮者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今不知而作者爾

周天之氣三百六十五日餘十二朔三百五十四日餘朔之氣不盡十一日强此積閏所由生也求交食之法即求合朔之法而成者二之故以為不知而作

陽之德主於發陰之德主於閉

是故發散閉故凝聚下條所言是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illegible]

[illegible]陽入而遇陰氣則挂格[illegible]陽氣為陰氣壓之而下也[illegible]而上為雲陽氣伏於陰[illegible]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illegible]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illegible]雷霜之類皆陰陽所感不正之氣所以[illegible]其勢均散者即朱子所謂[illegible]雲[illegible]一物也但陰氣厚則陽為[illegible]陰氣所挾而[illegible]陰氣足以斂[illegible]則[illegible]陰氣不足以斂陽則

又轉而為風，而氣亦散矣。風者陽氣也，所以散凝聚不散之陰也。凡不散之陰，風皆散之，而雲物為最著。雲聚則有風，雲散而風止，所謂其勢均散者此也。易風行天上，所以為小畜。風行則雲不得聚，故所畜者小而不能廣。雨也，風以散之，此陰陽聚散之顯者。若雨之降，雷之、、，以至霜雪霜露，皆散也。陰緩則易散，而受交於陽，不治之世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天象謂天體也，然光從為陰部，于以日月星辰為天也。四象，而辰為大陰，以水火土石為地之四象，而火為大剛，其說已與此合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所謂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成者與

其氣者，精之久而發者也。凡天地之化，皆以漸成，非精義利用，體神化於身者，孰能知之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引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天，天與地之道與

即前金水受光於火日一條之意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火炎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而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此乎以五行之說，本諸法象，於此理通，正蒙 段語好

不待下一字。又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木之體質屬土，[illegible]木却不及土。又謂得火之精於土之燥而相之八也，得水之精於土之濡，以木之金也，相待而不相害，[illegible]得水也，水火相[illegible]，以反其本，而不[illegible]相害也，皆之反本不移。[illegible]以火[illegible]人以[illegible]而八也，燦而流者非真

水也。於悖悖而流之理不可誣也。
水有所凝而陽不陰也。火有陽盛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
也甚。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者。其氣陽也。
陽勝則水消化而化矣。陰盛則火滅形化矣。火有形無形。
能散而不能受也。非有。何由自受哉
陽陷於陰而火附於陰為火
說者謂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而為坎。一陰麗於二陽之
間為離是也。凡能出入上下動靜發散而行陽也。離也
陰而陽之出入上下動靜發散。不可得而見耳。是故震
陽動也。坎陽陷也。艮亦陽止也。巽陽入也。離陽麗也。兌
亦陽說也。易卦所以分陰陽者。蓋以陽行主而遇陰則
為陽卦。以陰為主而遇陽則為陰卦也。陽在下而遇陰
壓之則動矣。陽在中而遇陰錮之則陷矣。陽在上而遇
陰承之則止矣。陰在內則陽必入以散之矣。陰在中則
陽必附之以為明矣。陰在外則陽必散之以為說矣。今
謂巽陰入於二陽之下。離陰麗於二陽之中。是以入與
麗屬陰故可其說非也。張子前文云。陰在內。陽不得入。
故周旋不舍而為風。蓋不舍者。所以入之也。此條又以
火為陽附於陰。非也。觀物言八卦處。理獨精矣。

天道篇第三

天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
言哉
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無一物之不體也
申明上節之意。四時行物生。無非至教。故天體物而不遺
也。聖人之動。無非至德。故仁體事無不在也。天之明命。
隨日而行。凡所出往游衍之處。皆天理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得為而為。順其自然。亦如天載之無心。而有感必通焉。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
彼。神之道與

不言而時行。天之神道設敎也。神道設敎。聖人之不言
而化行也。所以然者。誠而已矣。誠則神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申上節意。誠則無私矣。不言而信。則不怒而威矣。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亦申上節意。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化於無形者。太虛之性。太和之道。形而下者。散殊而可

象。神化之精妙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聖不可知。即指天道言。天道之妙。所謂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者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
物不貳也。
無為而成。雖不見而章。不動而變。而要其終也。為物不

貳。即誠也。誠者所以成始所以成終者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誠而明。則不見而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皆相因以
及者也。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廣大不禦。大之盡也。悠久無疆。可久之德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

已焉。
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者。以其體物而不遺也。體物
不遺。故視聽以民。明威以民。處高聽卑。日鑒在茲。赫赫
明明。不可欺也。
化之於氣也。存之於變。存以精之變。則周歲之化可執。存晝夜
之於。而百刻之化可證。推而行之存乎通。推以時而行。則
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以周歲之化執之。以其中有以行之變也。以百刻之化

裁之。以其中有晝夜之變也，四時推行而不窮，則成周
歲之道矣。晝夜推行而不窮，則成百刻之通矣。此解兩
存字，詞氣順見，然理亦似足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如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
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
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神明於天理者，非其人不能。如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非文王全體天理，則孰能陟降左右而與天為徒

哉。故有文王，則天載之神在是矣。萬物皆備於我矣。存
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於理。故衆人能存其心，則物性
之神亦非自外得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
周萬物而知。
谷至虛，故能受聲而出響。此老子所以喻虛無善應也。
然其神有限，若聖心之神則無窮。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中上節言，反而喻道天下之故，故曰無隱。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
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形而上者，以其無形，不可以名求也，不可以象儗也。然
又不離於名象之間，故得其意，則名象一以貫之矣。於是
乎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名其不可以象告者，則亦
名言之俱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欲識自然之為體者，莫如求之吾性分之間。故邵子曰：
性者道之形體。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誠者，天德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誠而已矣。
貞明不為日月所眩，貞觀不為天地所遷。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得其所為貞
者，則於其形氣光景之間，不足以為我眩惑也。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者主宰故曰天德化者功用故曰天道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一故神然惟其無不在也故大大故無方兩故化然惟其推行乎一也故一之一故無體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又歎神字之義神惟一也故虛明照鑒以爲體惟無不在而不測也故出入遠近幽深以爲用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非不技能則不足以盡神
利用出入神之所以鼓天下之動聖人之辭亦能鼓天下之動故足以盡神也
見[illegible]屈伸之[illegible]大曰神地曰祇人曰鬼自上天神者歸之
天地之氣本而常伸人死爲鬼往而已屈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

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形而上者不離乎象而不可象也有得於聖人之辭斯知道器之合一而可以得象矣聖人之辭盡神化之妙者也鼓之舞之以盡神故其辭急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其辭緩也
人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化也者非待其蕩聲鼓駭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一之德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氣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故
推行有漸者推行於一也合一不測者兩在故不測也

其在人也。精義入神，則窮神可幾矣；利用安身，則知化
可至矣。至於窮神知化，則知與義又不足言，而即精義即利用。
蓋與時偕行，上達而與天地相似也。以上皆解釋化字之意。
謂通變而不窮，與時偕行，如四時之不忒，所以為聖
之時者不窮。時者象之著迹，象者氣之流形，氣則理之
實也。人體其氣而得理而名者皆是也。天之所以運於
萬物，聖人之所以體天而其道不窮，其幾微
有不測之妙，以其化而能化，此所以學以化，而天地聖
人之化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變粗而化精，變著而化微。化不可知也，而裁之為變則
可知，是以著顯其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感之成聲，是其微顯而不揜。言此以起下條鬼神也。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
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
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
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窮神知化只是化之之者也。神化者天之良能，故不可
為。然能熟則自致，故上章言精義亦一以貫之，而與精義
致用，安身也，德盛之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不勉而大，則自然不已，而天不測而神矣，相因之理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
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
乎天德矣。
天亦理而已矣，順至理以推行，亦能不違乎天，而不害
其未化。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矣之，雖未化也，亦不驕，故大則不驕；化而後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
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不勉而中，故曰大成性；德盛而窮神知化，故曰位天德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
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知幾其神乎，故見幾窮神之基也。時者理而已矣，故順
理知化之事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
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
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致用則用利，崇德則德盛可致矣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
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
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存神則凡所觸而化，久則至德；順化則變化而能達乎時
中。久至德，仁之至也；達時中，義之盡也。存神則知微，順
化則知彰，存神順化，勿忘勿助之爲繼善，久至德，達時
中，仁至義盡之謂成性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言非使人不可知也，與天合德，惟達天德者知之爾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
必知神之所爲也
此言神之所爲，神者化之所主
見易則神其幾矣
易即所化一也
以易見神，神而化，不息以貫之，乃可謂修且斷可識矣。幾者象
之幾未形也，故神之所以不測，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
然則其未形而吉之先見者也
謂見入神，故能知先，知幾而由往至以盡饗親，故事無
遺略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

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知見神之情狀。則能饗

帝饗親矣知神見易者。必聞性與天道乃能。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

性命者乎

張子言過化。謂其過而不留。不滯於物也。故忘物累則

不徇於物。不徇於物。則不化於物。而化之道也。順性命

則不失其心。不失其心。以不滅於理。存神之方也。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張子所謂敦化仁之義。敦體之厚也。化用之神也。化而非

敦則喪己。敦而非化則無用。安土敦乎仁則其體固矣。

行之智化。則其用神矣仁智之事也

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言自上而下。性性者成性存存也。物物者。以物付物

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無我者。因物付物而我無與也。所謂過化也。得正己之

盡。而神因以存。存神則能妙應。〔…〕而自因以化。

知。聞天地之化而不留。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所過者化。化物累者也。溺於空而淪於靜。天地之化有

物何以過而化。而天地之化不可過也。溺空淪靜者。

自以為存神。而實不能存神。既過天地之化則又何知

化之有。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所過者化。則旁行而不流。徇物喪心。溺於流者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

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

仁之

由此其以貫之。則可以知神。是義以反經為本也。敦厚

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見仁以敦化為深也。義為動而入神則靜，仁為靜而敦化則動。動者無體，易也。靜者無方，神也。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呼吸謂一晝夜也，所謂晝夜者天之一息是也。陰陽升降寒暑也，所謂[illegible]升降是也。動物晝作而夜寐，此其聚散之漸矣。植物春生而秋枯，此亦其聚散之漸矣。氣滋息則伸而為神，[illegible]歸而為鬼，自聚散之漸以至於天地大聚大散皆然也。[illegible]呼吸[illegible]指動物[illegible]爾。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此[illegible]然[illegible]雖然[illegible]在其中矣。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illegible]與為有

[illegible]天地[illegible]生人物，則人物之品類，惟其所賦，其存其[illegible]天[illegible]自以使之也。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illegible]呼吸[illegible]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illegible]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能相感者，動物也；不能感者，植物也。

[illegible]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illegible]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illegible]

事者物之事也如日月寒暑物也相推而生明成歲事
也非有同異者以屈伸終始其間則雖有物而無物之
用故曰非物所以然者以事必有始卒乃成如陰非陽
則無始陽非陰則無終故非有同異者有以成則事
不見其成事不見其成則雖有物而無物之用矣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
誠也出於陰陽之正也
■一六
怪亦不正之氣所生也人有疾與妄與之相感則明而
■四
見而其氣亦相感者而自聞目見則亦人心之自為感也
皆疾與妄也
賢才出則時昌子孫才族將大
此篇多言兆神屈伸之事此條言家國昌大之徵者如
中庸言國家興亡禎祥妖孽蓍龜先知禍福然且神合
其吉凶此以為莫大於賢材之生出乃禎祥之最著顯
人之有生也氣之相聚乾坤闔闢人之氣也
形氣相聚乾坤闔闢乃天地之呼吸也

感形閉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
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寤謂伍夢取飽夢與見寤
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夢所緣耳目聞見者有無所緣而若有所見者有繫乎
吉凶之兆者然而無所緣者緣之變也吉凶之兆緣已
往而驗之所然者也皆所謂緣舊於習心也夢取詁
夢與更端附
■十至一
聲者氣相軋而成聲者谷響雷聲之類而形者擊鼓
■四
叩擊之類形自之軋氣散矣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
是有物然之成人言者之而不察者類
皆聲者以為聲而氣先於聲鳴響應雨者皆是以氣
相軋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
外同異之變皆事則之必然者與
形有五色聲有五音臭味亦皆有五溫涼則有五行之
氣動靜則有五行之性其不合五者五也五者之合而

同則有同之變，宮商相應是也。合而異，則有異之變，乃畀，相渝是也。知此則知性命一本萬殊之故，而天則著於是矣。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者天德也。誠乃得者天德之良知也。聞見之知，亦知也。未能反身而誠，則所知者猶自於外，故曰小知。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聖人之誠，天德也，故與天無異用。聖人之明，天明也，故與天無異知。在聖者性也，在天者天道也，無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有正命焉，通極於性，此其與義合一者也。故曰存乎理。[illegible]故所得[illegible]也，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故曰存乎聖。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故動靜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又總而論之，則智以知命，仁以守義，能盡乎理之分者聖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能極乎道之妙者神也。理之在聖性也，神之妙道天也。誠者命之道，而聖人之本，在天與在人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以誠為道，人亦以誠事天，故程子目西銘為仁孝之理備。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物，何有也。心既偽矣，則事何始終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由窮理而盡性者，明善以誠其身者也。由盡性而窮理

者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二者相爲終始。非安勉而遂
之謂也。自韓子程子之論頗了。皆以聖賢之分言。此說
似爲假矣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
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
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此言其性所以皆爲人物之性也。自蔽塞而不知順吾
理者。所指命數而言。雖然。成之以其分。而順其自然之
理。未嘗不在兼成之中也。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
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承上條而言。既能盡人物之性。則是能贊助化育以參
乎天地之中矣。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言能盡其性。則無所累於物。不以生死爲加損也。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未嘗無者。萬物與太虛同體。此性之源也。既未嘗無。則
何生死得喪之有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
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
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
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此條理極精粹乃語性命之極致也。人所賦之氣質有
昏明也。而非天所性之正性也。正性者。與天道相通而
爲根。故以遇所從受之氣數有吉凶焉。而非天所
命之正命也。正命者。吾性所自而爲根。故以通極於
性。通極於道。是通乎氣之外也。非氣賦所得而拘。故氣
之昏明不足以蔽之也。通極於性。是命行乎氣之中也。
即所受而天命存焉。故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也。天人
原無內外。言人之有形。則有內外。故思知人不可不
知天。性極於道。而通乎氣之外故也。盡性則能至於命。
命極於性。而行乎氣之中故也。知天知人則不蔽於氣。

盡性至命則不戕於遇此皆學之功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而豈氣之所能役使之所能戕乎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

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釋則有小大之異爲水可知天人之無內外矣受光有小

大昏明而所照不二可知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矣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

爲有我所喪者拘於氣而未之學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

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

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性者理之總名耳著而為之則有陰陽剛柔仁義之兩

名而性其合也命者天之所賦有物有則而人受之者

也若於所生之理有偏則於所受之分不足唯窮理盡

性乃可以至於命矣是乃吾本然所受於天之則也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然其大德曰生是以天地感而萬物

化聖人盡性至命與天合 而猶不能與大同其憂

者以其所化有之責在我故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

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

大末喪本焉爾

即前篇所謂發爲氣之情出於太虛而歸於物欲者也惟

倏聚倏散不使有剛柔之閒者斯能不以嗜欲累其心

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心者人之主也性者道之源也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

蓋參兩雖在而人心有得舍存亡故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

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

命。然後能成己成物而不失其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未嘗有二也。人之性，猶天之

性。物之性，猶人之性。其體我皆有之。其[illegible]

其命同出於天。盡性以至於命，則成己成物，莫不盡其

道矣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君子以爲不

可不試

性無生死，以生爲性，是不通晝夜之道也。人物之所性

[illegible]

有偏全，而其生則一。以生爲性，則是人與物等

性於人物不齊。蓋十全天下善人少也。是天地之化，不善

者[illegible]也。今之人[illegible]不自整習則皆不知而已。行險以僥倖。

人[illegible]今人也。

[illegible]天地之化而[illegible]是也。況於[illegible]於靜[illegible]謂之性。而

實不足以盡性。行險僥倖之小人，自謂[illegible]命。而實

乃不順命也。既不順命，烏能立命哉。二者高下雖有間，

終不能順性命之理則一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形既生矣，則有剛柔善惡之不齊，是之謂氣質之性。然

人之生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在萬物之中，獨靈

而貴。雖有氣質之偏，而無害爲得天地之性也。今惟善

反之，則知天地之性，固渾具於氣質之性之中也。故氣

質之性，君子不謂性。

人之所以不能無惡者，以其不能無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

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

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

而曰成之者性

此申明上文之意。剛柔緩急即氣質之性。參和不偏者，

天地之性也。[illegible]則[illegible]偏者而不能復全。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稟於氣[illegible]不齊，

而所謂參和不偏者自在也。[illegible]則人之偏也。於五性之

中特有多寡之異，而性之本[illegible]

完之以復其初，則德之性即天地之性，故曰盡性而天
也。繼善成性，張子以為不已其善以成於性，與程朱異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
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
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
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
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
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
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
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
求焉者也。

言德能勝其氣，則不為氣質之性所拘，而不為氣數之
命所制，故所謂性者皆天德，所謂命者皆天理。性命皆
根於德，而均為氣制於氣者，則不謂性不謂命也。氣
不可變以下，言以命言之。蓋言脩德則可以動天。此其
立命之驗也。惟脩夭制於氣數者多，富貴則大德受

命者位也。易簡成位者，亦位也。惟其理能通天下之志，
故其位必居天下之尊。如仲尼伊尹周公，雖制於所乘
之勢、所遇之時，與大德受命者一也。[illegible]所謂成位天地之
中，則有餘矣。命者所以不與焉者，[illegible]非樂為[illegible]理納命
[illegible]度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夫[illegible]天[illegible]，若繼世之乘
勢，又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所得出於[illegible]外，而皆不與者為難。故
夫子獨稱之。夫以夫子之不得位而有位觀之，則顏子
之舜，敬於天地，修[illegible]亦非命所制也。張子且以人百年
之身論，而不以其成德之原，故雖有命在天以為氣之。仲
尼其[illegible]性之[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子[illegible]而[illegible]其天。然古如仲尼

[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世之皆有則
[illegible]皆[illegible]然[illegible]者為物，是故[illegible]有象，不[illegible]於心，心[illegible]見聞。
不[illegible]於性
心即神也，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於性者，[illegible]性則神，[illegible]於見聞則
不神
上
[illegible]下為[illegible]，習與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也。

程子以爲[illegible]此。則不言[illegible]其或[illegible]。如[illegible]移也。
門人[illegible]全以[illegible]未[illegible]者也。張子則以
[illegible]之不移。則其[illegible]
誠惡必除。[illegible]斷成性矣。[illegible]未[illegible]知矣
此節[illegible]謂[illegible]遠者。[illegible]
不識不知。[illegible]則。有思慮知識。則[illegible]其大矣。君子所性。
[illegible]地[illegible]而已。
思慮知識者。[illegible]則度計較之私也。若不出位之思。能心
而研之[illegible]通[illegible]夜之知。然而[illegible]則[illegible]所以順
帝之則者。而[illegible]天之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
舉天理以[illegible]而已。其行己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在[illegible]謂察。在璿璣玉衡之類是也。察天理而知在上左
右。所謂顧諟天之明命也。昊天明旦[illegible]可道。推
之於人。[illegible]其[illegible]。皆此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

矣
和者。天下之達道。故可大。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
可久
莫非天也。陽明[illegible]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illegible]全
者[illegible]必[illegible]
[illegible]性[illegible]感[illegible]所[illegible]所自
未[illegible]天[illegible]天君則人心皆化爲道心
矣天[illegible]則天理將滅於人欲矣。清明在躬。
氣志如神。[illegible]用之效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陰濁陽物[illegible]非惡。不順於陽。[illegible]
耳引[illegible]以歸[illegible]則[illegible]天也。此條義最精。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
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古人自小學則教之誠敬。所以養其德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者與

初學者不可不勉所謂亹亹以繼其善然後能成之性
者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有其生者雖幸福於回則
免難於苟也
順生理則其生也直矣其吉也所謂求福不回者也其
凶也所謂順受其正者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
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
正蒙　五六
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感以誠者然以其人屈伸相感而利生為者也
情以偽者是所謂淫於生也而害生焉者也屈伸相感
順吾自然之理也憧憧往來雖以計較之私也順理則
吉凶皆正故人有不循理而行冒險僥倖凶乃自取故為
害
莫非命也然人生其間當盡知命也理則得正命也反之窮理
故人為之招也

吉凶禍福莫非命然必順受天之正命然後可以言
受命矣如行險而徼倖桎梏其死也可謂之正命矣立
乎巖牆之下而不知趨避其死也亦可謂之正命乎惟
順仁義而行則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皆可謂之正命矣
言命而未法者順性之理即所以順命也人為之倍極
皆是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
正蒙一　五十五
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
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
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
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萬物皆有以成之何則其性與我同出於天也是故盡
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是以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也
人之不能體物者由其不能知物之皆我也不能知物
之皆我者由其狹於見聞不能知其性也能盡心以知

此則能盡性而大心以體物矣知性而天可知天不啻
性出於天故性即天也天無外性亦無外有外之心豈
足以合之哉此兩句申大其心以體物意知性則知天
是非見聞之知也德性之知也既非以物交而知則何
物之非我故此數句申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意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
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
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此兩條皆申明不以見聞梏心之意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
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
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
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
所從來而後能
此條亦申前意心所從來則天是也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申上意而言見聞亦心之助蓋為性累者其官不思而
蔽於物者也為心助者多聞多見以畜其德者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乃自謂因身發智貪
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
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知爾
推梏於見聞者之弊其流禍必至此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
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道為物之體及吾身之體者性之本然也身能盡道而
為道之體則其心大而人亦大矣何患不能體物乎物
身之物猶言使令也身之能體道者由其以道物身也
累於身則何體道之有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體身道之本也能以天體身者盡其性而已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自注云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自注云此章言心者亦能新心之言也

此四條又自結於見聞推而精之但有廣心循而性累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人中則大其心以其為人也大之意

謂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闇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體天理者知性也萬象無隱則能體物矣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自注云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心之妄想一起一滅更生萬有觀之謂天地亦若是故謂大地山河眾生萬有皆幻妄也

此乃因人心之未流而疑天地之本始也知天命之所以來何哉因此疑彼夏蟲疑冰之喻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此條起數語即大和篇所詳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則自不能盡而誣世界乾坤為幻化者以六根因緣天地是蔽其用於一身之小也妄意天性是溺其志於虛空之大也既不知陰陽則惡仁義之極大中之道則其語大語小皆蔽於誣而歸於此故不流遁失中得乎蓋既溺其志於虛空是過於大也所以塵芥六合既蔽其用於一身是蔽於小也所以幻妄人世六合無窮也人世有息也謂之塵芥幻妄是不窮理者也不實理者由於不知生之所有而生天之所以為天也反自謂生而無不知可乎

唯不能知性之所自而昧於天之所以為天故其學爾
六合也則以天地為有窮而性獨無窮不知性無窮天
亦無窮也其幻妄人世也則其明不足以究所從來故
謂天地且幻妄況人世乎不知天人異形同歸於道天
人殊用同出於性天地非幻妄則人世亦非幻妄也夫
以心法起滅天地反以人見因緣天地若以聖人之道
揆之則所謂知其性則知天者無據乎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也惟其不以陰陽仁義之理為性而以虛空為性
故雖仁義之說皆歸之六根之觀法而陰陽之範圍天
地者亦以夢幻疑之而塵芥視之矣豈知六根之蠉轉
流滯者乃人欲之末流而一陰一陽乃天理之本體以
人欲之末求疑天理之本體豈非以小緣大以末緣本
者之過乎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
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

止欲仰鑽知之在於彼以為將窮之地也
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
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
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中上條言正子顏淵則皆得正而得所止者也正子未學
是不能弘而至於大也顏子好學則能弘而至於大矣
未至聖人之止者惜夫仁而月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
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
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
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又申上兩節意蓋得正則得所止故可弘而至於大是
中道而立而有位可弘者也非是則不得所止而失其
居無位可弘而無地以崇其德矣顏子之學已得其中
正且能弘而至於大矣而其心猶以中德之未樹克己
研幾必欲用其中此所以為好學也欲其至於聖之域

故但見其進。次致爲求中道而居之。未得中則不居。是不見其止也。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是未得中而不居之義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難乎

亦申上意。大中至正之極。則博而有要。約而能通矣。夫至此。非過之則不及。故瞻在前而忽在後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申前文樂正子意。雖顏子亦大而未化者也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難也

不可窮。言彌高。不可極。言彌堅。不可識。言曉前忽後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張子以學未至聖。爲行而未成。與易言潛龍之意頗異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伊尹顏淵。皆大而未化者。何嘗不有其大乎。蓋謂大人即聖人矣。學已至聖。而未可謂之聖者。特未化爾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然。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申前未得中而不居。故未見其止之意

體正則不待矜而弘。未正必憖憖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致曲於誠者。言致曲者之於誠者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未至於大。則不能有其大。而必止於中以弘之。然於何求中。非博文約禮。擇乎中庸。則不能得中而居之也。

所謂高明不窮。博厚不極。則中道不識者此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

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

蓋未至於安也，聖蓋未能有也。

大而未化，於不得似仁而未忘於勉，即此於清和一體之偏也，於夫仁似其不勉不思也。

不學偏性則出，何從而不致，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尊德性則不知學問爲何事，不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於精微之理不能反身而誠也，不卓然立於萬物之表則爲食於乎事物之中而時措之宜失。

絶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聖人者，情順萬事而無情，故雖絶四而心可存處，必有事焉，雖無事焉以存其心，而又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意必固我皆出於意，正己而正物云者，固欲正物而後正之，如所謂以善服人是也。仲尼竭兩端之教，則異於是。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此亦接遽以說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聖人無意必固我，故與天地相似，學者亦必存誠去妄，自養無害然後可以進於大而入聖人之域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上文言不思而得，素也。疑於必聖人而後可，故此復申之。言不思而得者，蓋素從事於教，而有精義入神之功。
故無待臨事詳度，用其私心，而可以立人達人也。
志道，則是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定則自然有所持守，心純則玩物不足喪志。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博文集義，皆志學以後事。正經，強禮也。貫道，不惑也。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致用，亦奚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中上條集義正經，然後可以貫天下之道之意。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朱子用其說，而以智為生安，然張子蓋本論語安仁利仁之說。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中生安之說，責己以賢聖，而以衆人望人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中學利困勉之說，中庸所謂力行固執是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為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達者通也，無物我之間則通矣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有諸己，則善而信矣。聖人之室，美大聖神是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
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
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未有真好仁而不惡不仁者張子蓋就略知仁義之為
美而審惡未盡者言之自脩身以至治天下皆然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
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

王卷一　三八

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敬而已
虛心以求則無不得者其功則在敬也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
博文不約禮汎濫無歸至於叛道者有矣
溫故而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
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多識以下四條皆釋溫故知新之義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
之至也
是為應接世俗剴切當時而不知反身者戒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
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
耳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
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王卷一　三九

此所引私淑艾之言似與野自修治之意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惜顏子者實之虧進互鄉者平地之覆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釋學記之文也為人之學失之多記誦雜博是也好高
之學失之寡厭卑躁進是也不察謂未知學之難成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
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知彼為不思而得
也
心與道猶二物己與人之未能相一也
考求遠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以考道以為無失
踐迹可以寡過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
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性即理也理在心為仁義禮智之性率而由之則為父
王袁一　卷
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然不以理為性則將以何
為道而推而行之乎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
則餘善兼照則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
變不識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定體者有德可據也體象定者誠而形也文節著見
一身之文餘善兼照則及遠也以動而徙義以變為通
變以化為圓神皆主進德言與朱子異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
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
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
能兩端之盡也
以易之無思無為受命如響譬聖人之空空無知而竭
兩端之教亦無不可說異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
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
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
今始學之人未必能言以大小致之是誠也
張子解此章之謂門人小子當先灑以儀文末節使
之知遜弟習勤勞其長大而後使之為此則必厭倦矣
以長幼之分知其本之別致而不以其序是誣也惟聖
人有始有卒則其大而不遺其小若初學之人驟語以
大道而未必能循則將有厭苦以物就罷細務之心矣
知不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荅異以此

此與下條皆發明學記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兩

句意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

聖人乎

此以養正聖功。為養蒙以正乃聖人之教之功。與傳義

異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王卷一　二六

與前竭兩端而空空意同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

為而後教之也

有荅者則因問而荅。有為者則因事而教。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志常繼者上也。言易入者次之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

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逆其

志可也。蓋志意而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當其私意之未萌。而默有以契其志。所以使之自化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荅仁智以舉直錯

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

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

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王卷一　三二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數人雖貨色之欲。親

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老老幼幼。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孚而孚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孚從爪從子。鳥覆卵也。孚化也者。教之本也。翼飛之者。

教之術也

至言篇第九

至言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以存之之終，無入
而不自得，故君子樂得其道
得其道者德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
配至德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易簡即德也，配云者，以易言之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淵泉時出，正是川流之義，厚且化者，所謂肫肫其仁，圓
聰明聖智而達天德者乎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分德者
小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言大節必當嚴其坊，細行不可拘於方，不以事而以德
分，以人之有於性質者言之

川流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敢帶於心知之細也
其出無窮，故有過而不有，非盛德其孰能之

惟無私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
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
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惟仁無害者全其心之德也，心德即天地之德也，心無
私雜，故照無偏繫，誠明之謂也，天地同流者，仁義時出，
與化無窮也，酬酢不倚者無思無為，感而遂通也，與化
不窮，故無方體，感而遂通，故無我，惟誠明者能之

禮器則識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
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不足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
出入小節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
也，斯之謂爾

小節出禮運之實之義，大德小德之說見前

言節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然以求亦
樂焉爾

禮與性成則大禮樂可求故化
萬物皆備於我苟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
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有素言素具也
未能如王不足以成仁未能成德不足以平天下修己以
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可乎要之足可學於天下
如玉言琢磨之純也推乎天下只衆公則推行至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顧乎於外之感者與

子貢

三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
福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
非所以同乎人
古聖人處己如此不以是責人教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異者己則共矣
若古及己者必知天下國家與皆非也理即此意也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成人之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
平天下莫感於成人心

取遠人則不仁
仁者人也遠人則違乎仁
易簡理得者知其知欲行其行而天下達道五達生民
之大欲乎然非日前充事豫立不知其所行利用安身
之要莫此也
神化篇言自義則義以動而不在用利應物順理則
身安而無疑天以加之以貞中正以貫之則當用致
用斷可識矣天以利義人神之至也即其緣之事也

之一

四

此條之意欲人知義之即為經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日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錯
天經出於仁義之性故能性乎天經則仁義行矣
仁之體也故能致其靜以安其致行之知故能盡之
而動以安
此以靜為體知以動為用
義仁之動也成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惟安仁者

於義或害
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安所遇者無我也程子言公則仁仁則愛意亦相近
大率無間則暢者有間今仁無間則不足者有思樂天安
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仁者大公無我不用思而思無不加焉此其所以能愛
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自注。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
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
則成性成身矣
上言安所遇故能愛此又言能愛然後能安所遇何也
當其能安所遇蓋以仁愛之心處之及其處之而安則
仁心益篤而物之被其愛者廣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上達而樂天理則知天之所以命我者皆正命何怨之

有下學而反己則知我之所以自修者無與於人何尤
之有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
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知幾然後用利知命然後樂天是皆非蔑然枯於形體
者所能及也故惟聖人能與天無間○自聖人下或當
自爲一條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

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
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
大人有所不與
君子之道即天道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天地且不
能盡道況於人乎此聖人所以有不能也即其道中之
末節爲夫婦所與者然以其無關於大也則大人略之
矣此亦聖人不知不能之事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
覇
天聰明之盡故曰亶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
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容而不去曲成之心愛而不徇直養之道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
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可大可久皆根於志也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此隘與不恭之道君子所以不由
全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此所以可
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
遠矣
知周萬物始終理也道濟天下終條理也全和而以玉
節之則不過矣旁行者知之運貞夫一則不流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不二則久無我則大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釋坤二之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以貫天下之道易
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平易者險之反簡易者阻之對以險阻遇險阻則不能
知險阻而亦何以處此險阻也易簡理得則險阻不難
於知而處之矣平日則以說諸心臨事則以研諸慮研
慮而知幾則雖遇險阻在前以屈而伸而屈之秘如也又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
何爭
能人屈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
爭知猶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
莫甚焉利莫大焉
無不容故能忘人我而盡屈伸之道無所爭則能審彼

己而知屈伸之幾至處所以無不容也盡屈伸之道則
無所不伸矣精義入神所以知幾也知屈伸之感則交
伸於不息之地矣處則順莫甚焉知幾則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實斯盡之矣
屈所以爲伸伸所以爲屈殊塗同歸不容憧憧於往來
之間也當其時則順其理而已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下彖 九

君子莊敬日強有爲之本也
敬禮之輿也不欲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自畀尊人與人爲善也故曰仁之至不有其善不表嚴
善矣故曰愛道之極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言當自勉於學問以倡學明道立教爲己任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敬則內直直故惟清不敬則爲邪所撓而昏矣敬繇則
和和至則樂
所發用者然不可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
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徒義不少懈於趨時也
精義入神則知幾利用安身在徒義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
定而不疚
時物前定於義則動靜不失而不疚矣

上彖 十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
有
釋吉凶生大業之義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循理則行所無事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形而上謂能通於無形之理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

道所以行義所以止知成性則道出不窮禮成性則能止於義門者出入所由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言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告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

四凶皆有爵土者故曰未厭之君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自鉅鼎之設爵賢之等以至於貴賤上下士農工賈紀序類也默其本然皆所謂別生分類也

象不逆舜不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已與衆同憂喜一本而以異其處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循行其志而為仁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與上修齊略同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舜湯武皆處人倫之變自非存仁精義安能不失其性之仁而行乎立賢無方謂舉之以盡也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

道而必吾見也。舊注，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赦，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
賢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
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麇
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弼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
天命者與
瓜，善潰之物。杞，本之深根者也。紂之時，民將潰矣，文王
為之結民心，闡邦本，以事紂，與姤夫之志不合命同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惟儀刑文王，而孚契天德而萬邦
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
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以文王之於天載解神明兩句，其義見前。又引皇矣之
詩而釋之，見文王所以合於天載者，蓋天德無聲臭，而
文王之為政，亦無聲色，次其君長諸夏也，無待於革命。

但默順帝則，而天下歸心焉。此所以儀刑之，而萬邦作
孚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能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
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
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里耳嫉而不直，小白自而不嫉
釋請正之意
爭致之辭。執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
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
尼，非天命耶
言天厭其智也
山節藻梲為藏蔡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藏文仲祀爰居，二事皆黜於鬼神，故為不智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其使之，義禮樂不
興，僑之病與

義而能教，則幾於禮樂之事矣。而儒未能也。惟其惠愛

而能義，故夫子稱之。○或以教愛爲句，則上不害，當爲

不嫌之義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

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

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

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東蒙既在邦域之中，則山川土田與魯相貫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利用，時措而不疑。

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

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

道

器於禮者，禮與性成，強立者，守禮不返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

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聖學變化，而自能名其所至，紀候分明。故曰化而知裁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

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

死，然後不夢周公

無意必固我，則與天地相似而參焉，故能範圍其化，從

心不踰，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是也。老而安死，義見下文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

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夢者，思勉所不及，故曰從心。老而不安死，是不順命也。

猶未免於願外也。願外，是踰矩也。不夢周公，是安死順

命，雖思勉所不至者，亦無越思也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

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

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

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

知而天猶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張子以困而學之為選困而能修含之義故其說如此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有欲斯從神也有風斯動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日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

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周公制作大備孔子也因周而又考諸三王以損益之也

蕩滿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

易也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

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引道不遠人之意蓋謂人能弘道非無道之可易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居乎此則得食不以辜事

雖小乘吉得而食諸仲尼少也爲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

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

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

誠繫而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以夫子為欲祿仕未知是否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

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

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

其外也

此解先進後進為急於行緩於行之義劉向所謂選小

不備而就大不備則不備莫甚焉與此意同張子倡道

關中先以禮教學者故其為說如此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不如今說門不見用而多習於藝者為善

故河圖出天明之祥伏羲時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

知其已矣

若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知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

以禮文而以史之闕文者設史所任低写器數而已舉世

皆而不知也

不知而未詢良必求人以閑習之喻禮文用夫子以人

考正之夫子言我獨能知禮又殘闕之文蓋亦少之辭
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
一言而正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
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
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惟洋洋盈耳與今說不同
與與如也君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
正叢二　十三
進翼如 此翼如左右君也 沒階趨進翼如 張拱而翔 賓不顧矣相君送
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
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以上下爲上下堂與今說異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
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還於中國庶遷於九夷中國之穢所可知

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去也固猶不通也
仲尼意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
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擇卑以求富者之
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只未須豈於得也
寡人以德喩於義者寡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
未達之人告之於義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
子叢二　二十
言之亦鮮
此以喩於義爲喩人以義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
者不使加乎其身怒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此以不遷爲不身自貽之之意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
人也
蓋言顏子方隱居以求志而未嘗行義以達道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所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朱注所謂因問而有以相長者即感通以達異同之義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數之惟損益三代當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謂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亦與賢者共敝顏子樂仁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此讀共敝之而無憾爲句共字不斷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言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非威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閔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以顏孟語潛見於易爻之義甚合。顏子所以隱而未見者見其進未見其止而又時有孔子在焉朱子與呂伯恭書論之詳矣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

大祀小祀猶山川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皆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

教妾談皆取人之弊也
曲禮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源𢝡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信其小者信宗當為仲字義
辟取宜違則止多致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現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
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
和而能以禮節之者也與上有子之言又相為而不相蒙
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擧之仲虺做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于心一言必
主德故王言大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舜之好問好察是也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舜之執兩用中是也主善為師則為言也大矣
協于克一則為心也一矣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六句之義亦自粗而彌精也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異於愚者之道與
禮所導民以言禁民以行所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於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
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三者分別以有條理可取與當可二者相反也
節禮樂不使流靡相勝皆進反以為文也
節字從禮樂易於相勝處說正與有子所謂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者意極相貫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因二者皆樂而以驕與宴別為傲惰也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
與天道
言動念則鬼神知之故存私心則不能與天合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
歸厚矣

知所先後謂篤於親舊也
脣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決必致。故君子重夫剛者
言不獨及潤爲陰。雖脣受亦陰也。陰柔之態一生。則邪
惡之事隨行。如形影然。是以君子貴剛也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此以無怨爲無怨於人之義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恭主容。敬主事。處而皆當。是敬而無失也
孝百順以事居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古音畜字讀如嗅。與孝字好字。音皆相近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分。然後能教人
志公而意私。先其私意之未萌而承其志。則能喻親於
道矣。推是以教人乎何有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涉而不有。過而不存。則不惟無累於心。而能養其心矣。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爭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安土與懷居。相似而不同。安土則不懷居。懷居則不安
土矣。有爲無爲。猶言有故無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孝敎。長無稱述。老不安死。三者皆
賊生之道也
老不安死。賊生之道。似與夫子責原壤之意未合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驕樂則縱於佚游。佚游則湛於宴樂。終於不能徙義。故
曰損矣
不憎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忮則不憎。不求則不賊
不穿不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
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甚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財。隨其等。無驕吝也

幣。斯得之矣

有賁辱於人者也。有意辱於人驕也。

非己則無尤

困辱非受取困辱爲憂榮利非幣忘榮利爲幣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謀繆不思之甚故仲尼舉歸諸亂云

此以亂字著疾貧疾不仁者說爲謹繆之義

稱人者人稱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欲不得反亦理也

欲不得反言欲自取人之稱侮則勢不能復反於欲矣

盖彼之理爲直故也

身己有應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適相近而心之所

今有是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府此爲之清濁動淺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此學者於

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適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此與王仲淹心迹之論亦略相似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君之進賢士之自進皆如此故曰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下箋叩

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極而論之應生變變亦應也

行前定而不疚者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素所存者光明則行不疚於心矣引大人虎變者本於剛中正履帝位虎尾不咥之義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民雖雖喻言順於理而名義正則人易知易從而治之
要得矣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
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無仁心仁聞故人不附恃法制禁令而已故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
民不為盜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
竊故在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
矣
此本孟子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之意以解此章
雖未必文意然亦一義也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夫盡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雖湯武之眾不請一討而
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都有弒逆諸
侯當不請而行焉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
十一征止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言湯十一征未必盡是殺戮或見賜鈇鉞以王命征之
不然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也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
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
致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有天下之利者德而致善者勸不善者沮皆天下之利
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乘德而致由行所自致也善則致福而足以勸不善
則致禍而足以沮如此則人皆舍惡而擇善非天下之
利而何夫舍惡之報不爽所謂治也君子以為利者公
也小人以為不利者私也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一物者。易有大極。爲物不貳也。三才者。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此條之義最精。實說易者之秘要也。今本義有作訓戒小人說者。雖用意甚至。似未合於爲君子謀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申一物三才條之意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毁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申上條之意。六爻之動。由變易而生者也。六爻之道。由陰陽剛柔仁義而立者也。道有變動。故曰爻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變化剛柔。天之四象也。吉凶悔吝。人之四象也。悔化而趨吉。吝變而向凶。羸則吝。不足則悔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辭占極天下之至精象變窮天下之至變合之皆天下
之至神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
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變
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
至精故詞足待問而占在其中故其深足以通天下之
志至變故通變極數而象在其中故其幾足以成天下
之務若詞占之能周知象變之能兼體感通天下之故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則神之所爲也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
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
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天命
知幾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酬酢道之顯也佑神德行之神也

問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
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
遠矣
問物於先是極數知來之占也明患而弭其故是前知
其變而有道術以通之通變之事也占無形故曰來事
有形故曰往
深淨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易者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如明鏡然物來畢照而本無
物也雖窮乎天地鬼神之奧而近在日用民行之間故
惟不累於迹而知足者爲深於其道記所謂潔淨精微
而不賊者此耳
天下之理得无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
貞也
天下之理得自然會通而說諸心有以一天下之動矣
无所以包四德也析之則以天下之善者仁也觀其
會通者禮也說於心者義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信也

乾之四德故始萬物，地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
言，當父母萬物
四德渾然無端，所謂天德不可為首者也，坤亦然，故乾
曰不可為首，坤曰大終，此所謂地之隨之不見其首尾
也。所謂乾父坤母，終始生成云者，推本而言之耳。此係
之義，尤宜深說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
以元配坤
乾始萬物而元尤始之始也。坤雖代乾有終，然順天時
行始則備始矣。故曰乾元，又曰坤元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
之動
正釋天下之理得一條義
六爻發揮，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以其用之用，謂之六龍，以變化之體，謂之六爻發揮所
以成變化也。時乘六龍之節，復發揮於六爻之義，所乾

道變化矣。各正性命者，各得其性也。而情亦含乎其中，
故人曰保合太和也。此釋彖傳乃利貞之文。又以擬議
旁通太和，兼釋大旨發揮旁通情之意。
顏氏求乾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屬
有所不安，外雖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
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疑曰
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睹，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
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九二有正中之德，蓋大人也，然猶為時舍。如顏子之居
陋巷，則備其庸言庸行足矣。三、四以剛居重剛之位而
不中，危疑之地也，可性命，超變化，非庸言庸行所能盡。
故乾乾以脩其德，而又艱於見德，是其為大人同，而時
之舍不舍不同也。周公伊尹之位異也，九五獨曰大人，
而化而達於天德，以成性矣，德與時位，參會無外，其人

也以時則有亢聖人處之則無亢自堯舜湯武以至周
公孔子之所處皆是也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聖之
所謂絕學而奔跂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顏氏大而孔子聖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
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
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申上大人化天德位成性聖之意此解造爲至義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
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
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
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
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
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

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大明終始時乘六龍所謂精義時措始作理者智之事
也保合大和健利且貞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成性則跂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
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
舍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此解上治上字爲最上無以復加之義不指位言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
九二有之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
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
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
人者也
以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
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

故其義也

能不忘於躍者，言雖可以飛，而不忘於躍以自試。是其進之不苟，而可以无咎也。非為兩異之行，然進退之義

簡。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犯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此以險阻為聖德高堅之象，亦備言爾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乾坤所以易簡者，以其為物不貳也。乾動清，故以易知。坤重厚，故以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此說先迷後得，為始迷而終得之義，與本義異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按巽者入也。陰伏於內，陽必入以制之。故其德曰入。又曰制曰齊。本無順義。程張亦以順解巽，蒙輔嗣也。

健動降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視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塞也。或一本作且字

難入寡通，皆止之義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旉，皆蕃鮮也

一陷兩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

明者多民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其純靜之理也九二循行時中之事也
不終日貞占吉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
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
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
必濟而往有功也

屯象二

甲字上强感之下從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爲者蓋字

屯

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皆動不安則物亦不安故曰物與无妄
雷之動也在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復復言反又言復終則有
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敘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
以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復反即復義也張子以反與復爲兩義反言其反本而
靜也復言其復出而動也靜故深動故幾靜爲入動爲
出

其長裕而不設蓋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不設者無所作爲也無所作爲而常裕所謂弗損益之
也有所作爲以自益者非真益也妄而已
井渫而不食猶施行惻然而不售作易者之歎歟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閉而目闔耳閉受於陽也
形開而目覩耳聞此人身闢戶之象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前之以從時盡利順性命之
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

正矣

利言者也然天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乃生吉凶悔吝而
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有繫辭所命則
一者也動貞矣天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
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忠
告成仁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製也之類皆爲情
異不可不察
此謂文辭有吉如此則吉如此則凶者有直言其吉凶
者有義當吉凶者皆因其時位之所處以爲辭亦精至

之論也。
內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門爻象動乎內吉凶見
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
盪所以妙乎神
御象而不窮神則不能知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矣。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

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
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
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
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相雅皆樂器名也。樂記有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又曰發
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故張子會
合之以為說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
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
也十三舞勺
維清詩序云奏象舞也武詩序云奏大武也酌詩序云

告成大武也成童謂十五以上二十而冠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
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此釋禮記閒居五至之義也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
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

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
後素素謂其持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
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繪以粉素
此以兩素字各自為義未知是本意否恐子夏之時已
有如此說詩者而孔子正之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
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古注謂庭直也文王上以事天下以治民以直道無私
上七一
枉也在察也文王能察知天意順而行之也張子遂以
又七
上下無邪為陟降庭止之義時時進脩為察帝則而順
之以周旋也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
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
其嘯也歌
此以喪朋為無私黨之義臣以人事君婦人以事夫
皆是與類行而喪朋無私黨也

采蘩可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享君親者足矣又思酌
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與
卷耳詩序云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
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
敬而不遺之以拜非善教深明能取是於民哉
去謂伐去其樹也獨誠拜字義異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
王夜二
其怨咨嗟歎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此詩之義以為后妃為使臣作者朱子辨之詳矣
綢直如髮者稍滑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己溫厚則下情得伸並毀
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邪不辟韓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請誠也

言花韡韡而萼則否為不致文於初之義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畏必有所試序之至也

人使我舍棄是人我且勿以為然或為言使我進人我則思其何所得焉如此則毀譽不行而在我為有試矣

簡畏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上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王氏一　四十

簡兮及君子陽陽詩序皆以為賢者仕於伶官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畜焉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子小子其新逆

伐柯詩箋成王既得風雷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新逆當作親迎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猶設九罭而後大魚可得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南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此十千以所取之數言故謂一成周頌十千以耦耕之夫言又有終三十里之文故謂一同也此以都鄙井里之制言周頌以鄉遂溝洫之制言

王氏　四十一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嚳

古說不以后稷為嚳之子但言其母配高辛氏帝嚳張子謂后稷生當堯舜中年則高辛之帝已沒生后稷者高辛之子孫嚳而詩言履帝武又言上帝不寧者蒙其先號而稱詩箋亦言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禋祀上帝於郊禖也二王謂高陽高辛氏也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繙因

得全體均正。偏。諭管蔡失道。反。諭周公誅殛。言衣豈不思
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
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先儒謂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故此以
常棣為文王之詩。又以國語詩序。皆以為弔管蔡之失
道。故又以為周公所加。蓋附會之說也、說室是遠而。亦
與論語之指不合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諭婚姻之得禮
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諭婚姻之失道者也
此解蝃蝀在東朝隮于西。亦似詩箋而為之說。不如朱
子之確也。
鶴鳴而子和。一曰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興隱顯也。不載者
與
易大傳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詩
箋云。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世亂則隱。治則出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也。自猶將退而依深

林而止也。
詩箋謂刺康公不用賢。而追敍穆公之時。賢人聚集。如
晨風之赴北林也。此所解意。又似以為勞而不得休者
之語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
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以三重為議禮制度考文者近是
耇造德降。則民淑和而厭。口。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
應也。
耇造、老成也。
九疇次敘。以貫以生。莫先天行。故首以五行。君天下必先
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合。故次八政。政不時舉
必乖。故次五紀。明倫得時。推謂中。故次建皇極。木大
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以微後
疑決。故次庶徵。稱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

爲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得適中而合義者也。故二德處

從來皆以大中釋皇極二字之義。惟朱子以皇爲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斯爲得箕疇之本意。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當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行之於疏之賢者爲必然。堯克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光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峻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注愈

此條大意。以親親爲主。言以尊尊權衡於親親之間。有家之常也。而以尊賢權衡於親親之間。則實爲治之要務。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任則準牧與義民。合德則俊民用微

官有賢能則爲民牧。不得在準牧之列。況於人乎

五曰。猶語辭也。方言之言也。

五德。五常之德也。

卜不習吉。言以官卜者。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合。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習其吉以當神也。

此以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爲未卜而預斷其必然之辭。故其說不習吉如此

行或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行或未分。言雖行其差忒於未然也。悔吝猶防之。則吉凶之大者可知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二祭爲六矣。諸侯不禴。其四享。與夏爲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

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
矣
張子此條皆仍注疏舊說而以諸侯闕 禘為不禘也
夏商時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并祫為五享周人改禘
為大祭則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并禘祫為六享矣夏商
諸侯廢時祭之禘只四祭周之諸侯廢大祭之禘又闕
時祭之一亦只四祭也王制云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
義應以一犆一祫為句而注疏以禘一為讀其云犆
一祫言諸侯於夏祭一禘之時則廢其祭犆行一祫之
禮而已張子蓋此以為諸侯不禘之證然王制明文又
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則疑
於諸侯亦禘者故又以為是作記者欲假此以見時祀
之數而諸侯當闕其一以通於周制耳乃不自知其文
之害意也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取以二氣
對互而言爾

王制禘為夏祭而祭義郊特牲又有春禘之文春秋禘
亦多在春故曰於夏周為春夏嘗秋祭三代同之而曰
於夏商為秋冬無考交舉者每對舉禘嘗也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則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
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
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祫
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
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蓋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
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分祫嘗）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
禘之時正為一祭犆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
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
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以享對嘗則禘即享也蓋禘乃享之大者也天子犆礿
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王制
注疏謂天子諸侯於春祭時為物薄不得祫祭故特行
一礿而已其餘三時天子則兼祫祭行之諸侯則廢禘

而只行祫至於烝嘗亦兼祫祭行之也又見記文於天子祫字在上諸侯祫字在下故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豈知一歲三祫是在夏商爲天子七享周乃八享祫之爲祭無乃多乎以祫字在上下分祭先後則禘字在上在下又是何說要之王制此條注家甚誤而張子因之後益以己意也○黄氏瑞節曰禘祫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往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今考以禘爲時

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二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天子植礿者春物未備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禘祫嘗祫烝者三時禮物阿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礿植秋冬之嘗烝祫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植焉或一祫焉也王制

所謂禘與大禘之禘不同○愚謂以禘爲時祭亦不獨見於王制祭義郊特牲中庸皆與嘗並舉也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見大傳及喪服小記故先儒以爲祭只二位亦未知是否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禰以父爲當祭也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注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己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宗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

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禮記疏云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

者也無後謂成人未娶或已娶無子而死者已是父之庶子所生之適子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己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己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廟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此言祖庶曾祖也此諸父昆弟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殤與無後此二者皆從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私家不合祭祖故無處食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己與祖為庶故謂己子為祖庶之殤己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子殤在於父廟也○愚按喪服小記此段注意疏解甚明張子亦是解注意而與疏頗有不同處如庶孫得祭殤子者以己為父適祭之父廟而張子云以己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若庶在殤而死則不合祭而張子云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皆似與注疏意微別。

祧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一無不遷也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其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干祫者不當祫而特祫之也 孔注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此似以王制為周制而以祭法為殷以上制也殷以上二祧為遠祖周二祧為文武祭法大夫祭至皇考王制則有大祖此周下有不祭高祖之文故謂周制亦是祭至祖考通稱謂之大祖耳祭法謂皇考而此謂之祖考亦通稱也

鋪筵設同几疏右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統疏云鋪筵設同几者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張子初意同几為右右几後下用注說

六祇禮五祀自神者以自神人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

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氏是後來分別，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之類，諸侯以字爲諡，竊恐論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誤解說，義理不通，如舜生嬀水，武王遂賜胡公滿爲嬀姓，即是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爲氏，因以爲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爲句，於是強解

藻。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歲朝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慕與

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齊命之通名，蓋三命乃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賜宮，使臣其屬也（自注，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宮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无生，致哀死
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注謂不幸知言而死者，畏壓而死者，溺而死者，皆不弔
之，謂其或非命而死乎，則謂別其可傷之甚，故傷而不
弔以異之，且欲使生者而詞反無所施，故不弔也。
詩侯善侯永而歌哭之也，雖服雖習於制數服逝之文也
已言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正蒙二　三

苗而不秀，與下不共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以篇首二字為篇名　今自為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舍天地則何以為氣也，而性為之言論其性之理則實語
其性之體則虛實者，言天之地之虛者，陰陽不測之
神，鬼神天神之乘於氣而有迹者也。鬼神之體物不遺。
即神之所以妙萬物而不測，性之所以體物而無不在
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今本有旁台非

天下之各

盡性則可以窮神，至命則可以知化。神者合一不測而
妙於虛，化者推行有漸而乘乎氣。知虛之即氣，然後神
化性命通一而無二。若其不知體虛空為性，不知以天
道為用，是不能知化矣，而又何知神之所為乎。自注謂

正蒙二　三

有感斯有象，明神之性之無象不二也。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
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
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此發明性字極精，明其有對而通為一，則天參之說，不
用可矣。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

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
為蕞然起見則有矣
天大無對故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非如人之梏
於形而交於物也其乾坤陰陽之自相感也所性然耳
有無一內外合（虛 聖 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
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 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
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
一故能合天地之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
謂性即天道也
此申上節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之旨人心之所自
來內外不合此性之德也其為蕞然起見者聞見之
引取而以聞見為心滿弘於性而不資於見聞以
虛受人而無所不感矣然非聖人之至也以萬物同
出於一之於天地萬物之大原也一物而體而自相感
然中而自然之不感物之性即天之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始之
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
物而謂之性
感者神也性者體也物之所以相感利用出入者道也
性本一故體物而不遺道本一故通之物衆而無閒神
本一故妙萬物而莫知其所以然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
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申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
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
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之性通極於無則性即命
也氣質之性特可謂之氣可君子不謂性也人之命稟
同於性則命即性也氣數之命特可謂之遇君子不
謂命也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蔽。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浮屠所以求免循環也，以人生爲妄也。以人生爲妄者，謂天於人，以爲形非天，人不相待而有也。孔孟本天以語道，釋氏本心言道，似也，而以情爲物游魂爲變，以爲輪迴，而人苦之，免則非也。聖學本天，故知天德，則天德知有生死，而聖人爲能不累矣。且知生死之非妄，而以數之常吾體矣。今釋氏以形爲累，而生爲妄，謂生死轉流，而欲得道以免，是離人於天，離天於道，謂之悟道可乎？其說熾傳中國，以其有鬼神生死之可畏，則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矣。以其有超悟之說也而駭之，則英才間氣亦冥然被驅矣。人[illegible]在世則言治，在身則[illegible]。天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至乎有[illegible]。並乃一倡[illegible]不習，則人[illegible]難精一自信，不知所用[illegible]，守世俗，雖有大過人之才，故能[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爲己任，有所以防其流，以是非可明，有所以稽其弊，而得失可辨矣。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陰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異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中上條之意大學當先知天德天德者誠而已矣誠之中萬理具備至賾而不可厭也釋氏亦語實際疑與夫誠相似矣而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贅疣欲厭棄之不暇雖使其果誠也而已惡明矣況誠明相爲體用既無明所謂誠者又安在乎因明致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故致學而可以成聖因誠致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故得天而未始遺人致廣大而盡精微是其所以曲成而不遺也極高明而道中庸是其所以旁行而不流周物而不過也此則天人合一儒者之學也彼語實際雖與誠相似然既惡明而殊其歸則亦非誠而與我異其本矣本末既異是非固不可同詖淫邪遁之詞知言者展卷立辨而已吾儒所謂天德者性命也欲知性命知聖人知鬼神必先通乎晝夜陰陽之道而知晝夜陰陽者易也易即天道也浮屠徒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則語寂滅者與徇生執有均耳安能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乎誠者物之終始鬼神者誠之不可揜者也捨易而言誠捨誠而言鬼神非誣妄而何哉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謂非拒其問也言能知生則能知死矣。正所以直告之
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
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
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
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神無方易無體此道所以兼體而不累也。程子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亦此意也。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
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
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
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
混然人不見其殊也
其體虛故其為德善應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者也當其散一體者存當其合萬殊者
具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此兩條義相足
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
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俗本連上通為一條然義雖相貫而語意當自發端蓋
申指游魂之變為輪迴之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
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
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誠則有本而不窮故其益無方。無本而窮。則必助之長
矣。是設也。
持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
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學則不固蓋重則疑於固知學則其德日新而不固矣
厚重而進於學忠信而取善改過皆交養互發之道也。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

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
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
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
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
甚焉

言動之戲者有心之過也乃自以為出於無心而欲人
之不己疑曰吾聊為戲可而不知戒其出汝者是之謂
長傲言動之過者無心之失也乃自以為當然而欲人

之己從曰吾誠欲如此耳而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是
之謂遂非凡此者皆不能思省檢察之過故曰不知莫
甚焉○此章即東銘也東銘本曰砭愚西銘本曰訂頑
程子改之蓋愚則不智頑則不仁觀其所謂不明自誣
而言之以不智則所以砭其愚者切矣所謂濟惡不才
而本之於悖德害仁則所以訂其頑者至矣西銘為此
篇之首實正蒙一書之體要故自可狀皆有章以下統
論神化性命人鬼死生皆括全書之意以申西銘之義

其以東銘終篇乃初學之門也故益物必誠及修己厚
重二章實以見進學之本於誠而其要在於持重改過
以起東銘之指○持重而無戲言戲動者主敬之事也
改過而無過言過動者從義之事也長傲則不敬遂非
則害義不敬無義而初學之本失矣愚謂此銘雖本論
語重威章之意為初學之門然究其極則直內方外夾
持而上天德者實在於此蓋如此則言有教動有法而
所謂晝為宵得以至於息養瞬存者皆自此而充之聚

之顯雖不能如西銘之徹上徹下一以貫之然下學上
達之序則又安可以偏廢哉